

卷首语

笔下文字的惬意

我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心中的思绪随着手上的拙笔写出永恒。

这一段时间，我渐渐发现文字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喜笑哀怨、娴静躁动间生成篇篇动人的文章。才明白只有经常与文字对话，解析文字的意义，把握文字的内涵，挖掘文字的潜质，释放文字的美丽，才能使文章熠熠生辉，馨香迷人。

文字的深奥，深邃，深刻，唯美，忧伤，令我感动。

其实，一直以来，我只是会将一个个方块字进行拼凑罢了，渐渐地，我才深刻意识到了文字的美，我不由得对文字加深了爱慕。

看到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得到许多读者的佳赏，心中不知是有多么的开心。我，记录点点滴滴，随随意意，简简单单，书写文字，过着惬意的文字生活，使我更加对文字产生了爱意。朴实中流露真情的文字是美的。默默倾诉，娓娓道来，如三月的春风和煦的光晕里拂过蛰伏一冬的杨柳，敲开五月初夏的门炎热的阳光催促大地盎然竟放生命的绿色，慢慢推向秋天的实景硕果累累，自然平和透着淡淡幽香，多么的美呀！

婉约凄清的文字是美的。好似微凉的夜色中那一轮皎洁的月儿，总是散发着淡淡的幽幽的氤氲，让人心生怜爱的情愫。

清新优雅的文字是美的。宛如夏日里淙淙流淌的一眼泉水，饮一口甘冽沁脾，舒适惬意。

激昂浓烈的文字是美的。掷地有声的铮铮言语，是作者感情在文字上的爆发，千年的陈酿般浓烈火热，酣畅尽致。

富于哲理的文字是美的。总是悄悄地传播着人生的真谛，给人们以启迪，引领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动脚步。

我心仪那些优美动人的篇章，我羡慕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我品味那些富有哲理的小说和柔美的散文。有时候，我想，或许文字真正的美就在于它那朴实无华与内心情感真实的表达吧。

我需要学的还很多，在这里，我只是一只菜鸟，却受到领导和广大读者喜欢，我真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有了这样的支持，我相信，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可能另有一番收获。“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白纸黑字，让我去记录漫漫人生路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记录在建设美丽的矿山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的最可爱矿工的点点滴滴，我的平淡生活因文字而精彩。

静谧的夜晚，任思绪心中涌动，文字在笔端跳跃，使我尽情畅游在文字的海洋。愿我的文字在笔下生花，在每位读者的心中升华。我的道路，由文字给我分叉一条小路！

西山企业文化建设平台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任：刘志安
副主任：李宝光 梁建明
 武秋明 耿晋萍
主编：耿晋萍
副主编：梁建明 赵克诚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小君 王建祥 王树文
 王福喜 刘成祥 刘富强
 张 鹏 李学勇 赵克诚
 赵怀信 郝明喜 傅澍乾
 蔡兴武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马小君 王树文
美术设计：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芳草地

- 62 | 王宝的创业故事
64 | 挥手讲台 情系兰台
65 | 以步当车动起来
67 | 老教师采访手记
77 | 那山，那水，那人
78 | 用智慧引领生活
- 白元杰
高 洁
王培清
陈士琴
黄 艳
张来香

绘景园

- 79 | 北欧掠影
85 | 古镇润城自驾游
87 | 把心境放在青山间
- 武 兴
马小君
张宏霞

心语角

- 89 | 阳光心态
90 | 致青春
90 | 假如我是一首诗
- 孟有贵
窦 成
阴丽娟

曲艺苑

- 91 | 庆七一 夸矿建（群口快板）
92 | 人说西山好风光（相声）
94 | 班前说安全（快板）
- 郭跃忠
毛国华
韦忠会

评论台

- 95 | 洒满矿山的阳光
- 马明明

简 讯

- 45 | 西山戏友协会成立
66 | 西山武术队在『傅山杯』全国传统武术赛上获奖
88 | 西山乒乓球队参加焦煤『乒协杯』巡回赛（霍州站）获佳绩
- 冀中石
科 文
王 强

西山职工文艺创作园地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25号
(西山工人文化宫)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 6212154 6215415
6215376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目 录

● 卷首语

1 | 笔下文字的惬意

● 纪实篇

4 | 走近身边最美后勤人
——记公用事业分公司物业中心室外下水清掏工李国华
——李 晓 鹏 李 太 华
9 | 平凡岗位上的追梦人
——记职工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鲁丽君
——张 雪 娟

● 墨玉韵

13 | 爷爷的足迹
——牛 未 生
14 | 太古高速感恩(外一首)
——寇 佩 芳
14 | 记忆
——张 珍 晖
15 | 庙泥底、庙泥底(组诗)
——邓 兰 锁
16 | 写在外孙照片上的诗
——范 立 光
16 | 母亲，请叫一声儿的乳名
——王 颖 剑
17 | 福建行(十首)
——白 存 环
18 | 狐爷山怀古(二首)
——赵 凡 成
18 | 看海(七律)
——阴 丽 娟
18 | 三上五台山(五首)
——李 彦 斌
18 | 绝句五首
——康 强
61 | 永远的长安(外一首)
——潘 洪 科
96 | 沁园春·太原吟
——赵 克 诚

● 小说林

19 | 姐妹花(中篇小说)
——马 文 秀
39 | 停薪留职
——寇 佩 芳
44 | 淡淡的幽香
——丛 峨
46 | 鱼死网破只是个成语(中篇小说)
——张 文 清
57 | 再回首
——魏 洲 睿
59 | 最美的风景(外二篇)
——邢 兴 平

走近身边 最美后勤人

——记公用事业分公司物业中心室外下水清掏工李国华

□ 李晓鹏 李太华



今年春末，在“榜样山西·最美劳动者”评选活动中，西山公用事业分公司矿区物业管理中心室外下水组组长李国华的先进事迹，在省城各大街小巷纷纷传颂，一时间矿区后勤“服务明星”李国华成了中央驻晋新闻单位和省城许多新闻媒体的焦点人物。我们一行几人约好，要深入他的工作岗位，走进他的心路历程，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亲身感受一下他在日常工作中的动人场景。

清掏管道的“活电脑”

事先，我们与建北物业管理处段主任进行了沟通，约好在李国华的工作休息处进行采访了解。第二天早晨，我们如约而至，来到他的工作地点。段主任指着三四间老式的小平房说：“这就是他平时工作休息的地方。”他边说边喊，“李师傅，在么？”室内没人应声，我们一起走近屋前。

门是虚掩着的，段主任轻轻地推开了房门，见屋内没人，便说，“可能是巡查现场去了，我们在屋内先等一会。”只见房间有十来平米，正对的墙上挂着一块钟表，表下面是一张大大的“南北寒地区物业分布示意图”。在左侧墙角处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头边上放着几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本红皮的党章，左面墙角边挂着一块小白板，走近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河南四巷8号楼下水堵。425小区6号楼三单元下水不通”……

当我们询问李国华的先进事迹时，段主任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道来。李师傅生于1957年，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曾任老家农村的妇联主任，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从小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为人忠厚老实，做事认真踏实。1975年，他插队于农村，经过五年半的时间，在农田里练就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1980年5月，他被分配到太原染料厂，连续几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1985年因父母年迈多病，为照顾老人，他调回西山矿务局修缮队水暖组。上班第一天，在师傅的带领下便开始从事清掏、疏通下水管道的工作。谁知这一掏，就掏了28年。28年来，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成了我们这里最受尊重的老同志。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大月31天，小月30天，月月出满勤，天天干满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只要领导安排的事，只要矿区职工家属有需

求，他如同医院的“120”随叫随到！

现在，我们物业管道维修工作人员少，任务重，可他从未吱过一声。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企业的发展，他管辖的范围也逐年在增大，检查井由原来的3000余个增加到5000余个，排水管道由原来的10公里增加到近30公里，化粪池由原来的100余个增加到150余个。但不论原有的还是现在新增的，李师傅对所有管道的走向、井池的大小，个个都了如指掌，连其他工种的施工人员遇到问题都向他请教，矿区人称他为“活电脑”！

爱岗敬业的清掏工

段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床头边放着的那几个笔记本，说道，“这是李师傅多年来的工作记录，每次干完活，都会在这小小的本上将清掏、维修污水井和管道的过程简单的记录下来。”我们好奇的从他手里把这几个本子要过来，随手一翻，上面写道“2012、11、19，425小区2号楼化粪池进水口堵塞……”

段主任凑过来一看，开始向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李师傅从不向领导提条件、讲理由、找借口，在他身上有一种后勤服务工作者乐于奉献，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优质服务的优秀品质。”

2012年11月19日早晨，初冬乍冷，寒气彻骨，李国华和往常一样正要吃点早餐准备上班，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一位居民在电话里说：“425小区内有一个污水井，井里往外溢水，路面很滑且有股臭味”。放下电话他二话没说，急忙穿上棉衣准备出门，这时，他的爱人拦住门说：“你先吃完早饭再去，现在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不误事。”他看着妻子爱怜的眼神，又想到小区居民，一种责任感没容他再犹豫，他下意识地把手移开，冲出门外说：“今天天气特别冷，如果不及时控制跑水，路面结冰后会滑倒小区居民，摔伤他们怎么办？”

险情就是命令，他立即骑上电动车直奔425小区，进行逐一排查，发现2号楼旁边的化粪池进水口堵了，致使该区域整个污水系统排水不畅，污水和粪便从污水井盖处乱溢。看到眼前这一情景，他第一反应是尽快控制污水蔓延，将居民出行不便的时间缩短到最低。想到这里，他立即采

取措施，组织小组其他3名同志展开了一场污水大战。先用汽油泵从污水井里排水，可排出的污水不能在小区内排放，为了不污染小区环境，他们几人人用桶挑着污水一桶一桶地往虎峪河内排放，排水工作从上午一直排到下午四点才将污水排完。此时，他们几人已经累的筋疲力尽了，但李国华心想，如果今天不将化粪池堵塞物取掉，明天污水还会从污水井里溢出。想到这里，他一马当先脱掉外套，穿上那身连体的橡胶衣，系上安全绳，下到了化粪池内，开始一点一滴的清掏。由于天气寒冷，池内许多地方都结了冰，他便使出钩、铲、除、捅浑身招数进行清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水泥管道内的堵塞物仍然无法彻底清除。此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身体也有些寒冷，肚子也不时地“叫”了起来，因为中午他为了抢时间，只用几个饼子充饥，体力开始不支，血压有些升高，此刻他已顾不上身体的不适，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疏通管道，让小区居民恢复正常生活。在执着的信念下，他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清掏，管道终于疏通了。当他从化粪池内出来时，身上、脸上都不同程度地沾上了粪渣等污垢，但从他面容表情中看，他虽然身体疲倦，但很开心。

段主任又拿起一本，随便翻开一页指着说道，“管辖区内室外的下水维修是李师傅的本职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分外的事情也同样尽心尽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李师傅呀，还乐于助人，特讲诚信，回了家也歇不下。朋友们、邻居家里有啥活儿，他也一准儿就到，就算不认识的人，也要给人家干好了。”段主任动情地说。

有一次，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我们单位，一进大门，就说要找领导。看着老大爷激动的情绪，我们急忙把他扶进办公室坐下，给他端了杯水。谁知，不等我们开口问，老大爷就激动地和我们说，一定要我们表扬表扬李国华师傅，并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

原来昨天，老大爷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满屋子跑的都是水。可家里只有老大爷一个人住，儿女工作在外，都不在身边，而且正是中午十二点多，去哪找个会修理的人呢，老大爷急得满头大汗。后来听邻居说，有个在矿区后勤搞服务的李师傅，是个好管道工，老大爷便试着找上了门。

敲开门，李师傅正在家中吃午饭。老大爷说明事由，热情的李师傅就立刻放下吃了半碗的饭，跟着老人去了。经过检查，是自来水的进户主管线底部漏水，需要挖地面。看着老大爷着急的面孔，李师傅急忙回到他的工作间带上工具，来到现场大干了起来。他一口气干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修好了漏水的管道，并把挖开的地面修复平整了。临走时，老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到李师傅的手里，李师傅却说什么也不要，感动得老大爷直道谢。

憨厚朴实的后勤人

他做的好事呀，多的说也说不完……段主任正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时，门外从电动车上下来一个身影，穿着一身工作服，带着安全帽，正侧着身子停放一辆红色的旧电动车。不用问，这一定就是李师傅了。一米七左右的身材，偏瘦，小平头，发间有少许花白，但整体看上去很硬朗，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个好几岁。

段主任冲着门外的李师傅说，“李师傅，干活回来了！这是咱们公司宣传科的三位同志，正想和你聊聊。”扭脸又对我们说，“得，今天你们可赶对时候了，要平时呀，在南北寒地区的下水井里得找半天了！”我和俩位同事连忙走出了办公室。李师傅拍了拍身上的灰，摘下安全帽，抬头冲我们憨憨地笑了笑，和我们打了声招呼。

“李师傅，你这电动车上怎么别着铁钩子？”一位同事问道。“哦，外是用来勾路上井盖的。”李师傅操着一口太原话，并不多语。“你们不知道，李师傅平时去南北寒地区的大街小巷工作和上下班，都骑着电动车，路上要是遇到什么井盖歪了，他就拿这铁钩子把井盖盖好，要是井盖裂了坏了，他就搬些大石头或树枝棍子放井口，给来往的路人和车辆作警示。那个电动车已经是他骑的第五个车了，先前骑坏了两个自行车和两个摩托车，都是赶时间，怕耽误工作自己掏钱买的。”一旁的段主任插起了话。

李师傅说道，“都是应该的，咱就这人性，由不得。”说着，进了办公室，在门口洗脸架上的盆里洗起了手。他先拿肥皂打了浸湿的手，然后拿着尼纶清洁球仔仔细细地刷起了指甲缝，换了一次水

后，又打了遍肥皂。

“李师傅，我们刚才听了您很多工作的事儿，您自己也讲讲吧。”我不禁问道。李师傅嘿嘿一笑，“说甚了，这是本职工作，咱后勤单位的人都是这样干了。”

“那干了这么多年，您就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么？”我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李师傅揭开杯盖，喝了一大口水，又是一句话，“不累，不累，咱就是干活的，都习惯了。”说完，他就把脸扭向段主任，“主任，今天有甚活了？”

“李师傅，今天你抽时间去426小区跑一趟，看看11号楼的下水井。不过，现在十一点多了，下午再去吧。”段主任看了看手表，体贴的说道。“行，我现在先联系兄弟们哇，下午一上班就去。”李师傅说着便从裤兜里掏出了手机，三言两语之后，又对我们说他先换一下衣服……

段主任又打开了话匣子，“你们别看李师傅身体硬朗，其实他经常带病工作，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去年单位体检时，发现了高血压、糖尿病等六七种病了，只不过他这人特能忍。尤其是经历了2006年8月那次事件后，对他的身体影响了不少。当时，432小区的一个下水井堵塞。在排查过程中，李师傅被涌出的沼气熏倒，差点失去生命。



多年关心、支持他的老婆和女儿，在医院第一次向他提出要他换工作的想法，但他硬是克服困难，挺了过来，继续干起了他的工作。他说，这也是个技术活，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不想就这么扔了。”

话说完，李师傅换好衣服出来了。“同志，不好意思呀，我这人也不咋会说话，你们采访采访咱后勤的其他同事吧，他们个个干得都比我好，应该多宣传宣传他们，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李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搓了搓双手。看来，要接触了解不善言语的李师傅，还真是费劲。“对了，你老丈人咋样了？”段主任打破了一时的尴尬，问道。“还是外，人老咧。老婆不赖，我老子和我妈在的时候，我忙，家里家外都是她一个人伺候的。多亏她了，现在咱也该好好伺候她家老人哇。”说这话的时候，李师傅的脸上显现出一丝柔情……

我们看着他那表情，不忍心再继续打扰他，决定下午去现场，切身体验下他的工作。

李师傅不好意思地跟我们道别，说要赶去医院看护老人。说完，骑上他的电动车，一溜烟儿就走远了。

肃然起敬的劳动者

下午两点半，我们准时到达426小区。打老远，就看见戴着安全帽的李师傅和他的兄弟们从一个小平车里往下卸东西。

待我们走近时，李师傅开始穿陪伴他无数辛苦的连接橡胶衣。呵！我离着一米远，就闻到了刺鼻的臭味，令我反胃，我忍不住了憋口气，把头往外探了探。李师傅却和没事儿人一样，继续穿着厚重的连接橡胶衣。也许他早就习惯了，闻不出来了吧。

井盖已经打开，我走近井口，伸出头向里面看了看。好熏！井口直径有80公分，离井口大约一米五左右的井里面，有一些黑乎乎的辨不出类别的混合物，靠近井口的井壁上，还能看到扒着许多不知名的小飞虫。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

李师傅穿好了连接橡胶衣，又系上了安全绳，叫其他三位师傅把他和一只大塑料桶慢慢地放到了井里面。我凑过去一看，他的腿已经陷进了半米

深。等李师傅俯下身，熟练地用两只手一捧一捧地往桶里面装污物时，我这才感觉到，这个80公分宽的井，对于一个干活的人来说并不宽敞。它狭窄的空间，也就只能容得下一个偏瘦小的人和一只桶，其它铁锹之类的应手工具压根儿派不上用场。

看着他就那么半跪在污物里，用他的双手一把一把不停地捞着，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我无法想象他在三伏天，冒着满身的汗雨，怎样去忍受这种恶心的味道；也无法想象他在三九天，怎样伸出冻裂的双手，去一点点的抠管道里的堵塞物；更无法想象他一次次去掏公厕时，污物溅到身上、脸上甚至嘴里，还欣然的表情……他已经快六十岁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在李师傅挖出了七大桶污物后，我们终于看见井里的水流开了。李师傅穿着那浸了半身污水的连体橡胶衣，从井里吊了出来。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滴黑泥，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满脸微笑的美。

“李师傅，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内心话。

“哪有。”李师傅直了直腰。“这个活是最简单的，井又不深，堵的也不厉害。”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补充道。

“管子弄通了，我心里头也就通咧。”李师傅总算主动说了一句话。“现在条件挺好的，单位挺重视我们管道工的，也挺关心我的，给我们配了一万多的呼吸机和疏通机。不费力还省时间，好干多了！”

“李师傅，我们应该向您学习！”一位同事由衷地说。“不，不要向我学习，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向傅昌旺同志学习！”李师傅忙摆摆手，谦虚地说道。

整理完工具，李师傅和他的兄弟们交待了几句，就又扣上了他的安全帽，麻利的骑上电动车，赶往了下一个现场……

尾 声

看着他的背影，我肃然起敬，这就是我们身边最美的后勤人，这就是我们身边最美的劳动者！大锤、铁锹、撬棍、管钳、疏通机是他每天得心应手的伙伴。一身灰、一身泥、一身粪、一身水、一身臭味是他每天最真实的写照！

当我们结束采访后，他那朴实的情感、平凡的事迹、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我们不得不为之所折服。一句“把本职工作干好”的口头语，却折射出他28年来坚守在基层一线，从事污水清掏，整日与粪便为伴，不嫌脏、不怕脏，不惧别人的白眼、放下世俗的偏见，把群众的满意放在首位、个人的面子抛在脑后，用自己勤劳的汗水，真诚的服务，维护矿区职工家属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建设全国最美矿区贡献了一个后勤人的可贵力量。

二十八年来，在他的工作日志里，没有节假日和双休日，也没有分内分外的事，只要矿区职工家属有需要，只要有利于矿区老百姓的事他都会主动服务、优质服务和周到服务。

二十八年来，在他的工作历程中，共清掏化粪池336个、清掏污水井56000个次、维修管道11200米、疏通下水管道126888米、清掏公厕13440个次、更换井盖1680余套。

二十八年来，他多次被公司和集团公司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先后被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山西焦煤服务标兵、集团公司特级劳模和敬业奉献模范。

荣誉对他来讲，只是一种鞭策。因为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而本职工作也离不开他，矿区的居民更离不开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后勤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职工家属忙碌的身影；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后勤工作者勤勉敬业、任劳任怨的朴素情怀；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后勤工作者恪尽职守、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后勤工作者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主人翁精神。他用无言的行动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书写着一名普普通通后勤服务工作者的人生真谛。

（作者单位：西山公用事业分公司）



平凡岗位上的追梦人

——记职工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鲁丽君

□ 张雪娟



她曾经是那个军医大院里梳着两条牛角辫的小丫头，她曾经是那个在家门口盼着爸爸归来抹着眼泪的可怜虫，她是对医院恨之入骨、又对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美丽少女，她是爱上医疗就再没放开的追梦人。

她就是那个在西山职工总医院被称为“铁人”、在患者中被奉为“神人”，在内分泌专业里属得上“名人”的鲁丽君。她头上顶着无数的光环：西山职工总医院“十佳医生”，西山职工总医院抗击非典“个人一等功”，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技术比武能手、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劳模标兵、五一巾帼标兵、文明和谐标兵，西山卫生系统优秀医师，山西焦煤集团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太原市“双百优秀医护人员”，太原市劳动模范，太原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但她却平静得如一泓湖水，永远是那一袭白衣，永远是那一张笑脸，永远是那么平和，永远是那么亲切。她更像是一位耐心倾听的知心大姐，更像是一个嘘寒问暖的患者亲人。

命中似乎注定她是要当医生的，她出生在一个军医世家，爸爸是军医院中响当当的外科“一把刀”。她的童年是在军医大院中度过的，亲切的白大褂、熟悉的来苏味充斥着她的整个童年，军医爸爸随时会被叫走，很少有时间陪她。她总是独自游逛在军医大院，总是望眼欲穿地等在家门口，所以童年的她恨透了那个叫“医院”的地方，因为它总是和她争夺爸爸。可她又是那样崇拜着穿白大褂的爸爸，她常常看到痛苦不堪的患者被抬进医院，经过爸爸的治疗后气色红润地走出来，她觉得太神奇了，爸爸成了她心目中的大英雄，医生成了她向往的神圣职业。

长大后，她顺理成章地报考了吕梁卫校的医疗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山矿务局总医院内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医生。在这里，遇到了那个对她影响至深的第一位长辈——周敏主任。

刚毕业的她有着满腔的热情，有着使不完的劲，可现实很快给她浇了一盆冷水，在一次病历书写中，她将体格检查中的“肌张力”写成了“肌紧张”，受到周敏主任的严厉批评后，她羞愧难当。常常听着周主任传授深厚的理论知识，看着周主任夜以继日忙碌的身影，她深感自身的不足，暗下决心：继续深造！接着开始了漫漫的求学之路，报考了山西医科大学，从大专到本科，她像一块汲满了

知识水分的海绵，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实践，实践——学习，她迅速成长起来，稚嫩的脸庞遮不住她博学的耀眼光芒。当她拿着医师资格证被医院科科长张主任向华北煤炭医学院推荐时，曾遭到婉言谢绝，校方负责人说：“我们要的是高级别、资历深的讲师！”她提出来先讲一课，结果这一课讲完，校方人员当场拍板：“就是她了！”就是这一节课让她有了病房外的另一个舞台，另外一个身份——教师。她成了华北煤炭医学院聘用的最年轻的教师，这个舞台让她兴奋不已，这个身份让她乐此不疲。后来的结果让校方暗自庆幸，差点错过了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她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课堂上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各科知识融会贯通，从最初的基础知识“病理学”“生理学”讲到博大精深的“诊断学”“大内科学”，学生们都说：“鲁老师不是在讲书，而是在‘传经’”。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造就了这样一位学生眼中的传奇老师。可谁又知道上课从不带一本书，讲课从不用一张纸的她，拿下一本本厚如词典的理论书时，曾流下了多少汗水？记录过多少本笔记？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光？放弃了多少休假的机会？至今，她所讲过的课本仍能倒背如流。

婚后的她一直坚持暂时不要孩子，不是她不爱孩子，不是她不想做母亲，而是她强烈地感觉到时间不够用，她有那么多的知识要去学，有那么多患者等着她，有那么多学生盼着她，她再分不出精力去给孩子了。1990年，她再一次赢得了深造机会，被选派去山西医科大学进修内分泌专业，就此开启了她对内分泌专业研究的大门，同时也遇到了对她影响至深的第二位长辈——贺国芬教授。

从贺教授身上，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一位“医生”的魅力。身为全国医学界内分泌权威专家、山西医科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贺教授对学生耐心细致，对患者和蔼谦躬，课堂上贺教授所传授的大量前沿理论令她耳目一新，为了更好地学习，在山大一院实习期间，她干脆搬上铺盖卷吃住在医院。一次在独立值班时，遇到了一个糖尿病肾功能衰竭、急性左心衰的患者，当她犹豫不决时，还是及时请示了贺教授，没想到贺教授马上赶到现场，指导她顺利完成抢救治疗。看着贺教授没有一句怨言，只有对患者的认真与负责，只有对学生的

耐心和认可，她彻底被这位医学前辈折服了，她坚定了目标，要做一个像贺教授一样的医生：博学而谦躬、博大而沉着。

进修归来的她像是个被赋予无限能量的超人一样，在病房中、门诊部、会诊室不倦地忙碌着，忘记了自己是一位母亲，忘记了自己是一位妻子。女儿的出生没有拦住她前行的脚步，三次手术与病痛的折磨没有浇灭她工作的热情。她开始大展身手，开办了糖尿病专题讲座，与科主任及科室同事团结一心，成立了糖尿病友协会、高血压病友协会。她身兼数职，既是组织者又是讲课者，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讲好每一节课，她学会了制作幻灯片，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使听者堂堂受益。并且数十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通过她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西山矿区糖尿病危重患者明显减少。是她开启了西山矿区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先河，成为远近闻名的医师。

她及时掌握国际新医学动态，通过参加国内的高端会议，掌握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在省内率先开展《DPP-4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观察》课题的研究。经过两年多临床实践，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1、全部患者的血糖控制理想（个体化），2、大部分患者的血糖在短时期内达标，尤以肥胖者显著，3、部分患者胰岛功能得到恢复，二甲双胍用量减少，4、无体重增加，5、低血糖发生率大大减少。她参加了2010年由山西



省医师协会主办的“应用DPP-4抑制剂治疗2型糖尿病”新机制、新体验研讨会，她在会上的发言受到省内内分泌专家的高度评价。她被省医师协会推荐，代表山西省参加了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全国应用DPP-4抑制剂治疗2型糖尿病”新机制、新体验的比赛，评委都是国内知名专家，参会者是各省市分泌专业的专家。通过十五分钟的演讲，回答专家提问，她获得了铜奖。糖尿病患者随着病程的延长，血糖血压不达标，导致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为了延缓疾病进展，她制定了《应用培哚普利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临床观察》课题，通过近两年的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蛋白尿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特别是处于微量蛋白尿期的患者效果更为显著。她在危重及疑难患者的抢救中能打破常规，根据患者的特点，制定个体化的诊治方案，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

她率先在科内开展了《住院糖尿病人群中高同型半胱氨酸的普查》课题研究，发现发生率高达90%以上，针对性地制定了《应用叶酸联合甲钴胺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课题研究，获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目前还开展了《应用GLP-1类似物治疗2型糖尿病临床观察》课题。在繁忙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撰写医学论文数十篇。《生脉注射液治疗108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疗效观察》发表在国家级《中国药物与临床》杂志。《2种抗甲状腺药物短期治疗对Graes病患者P波离散度影响比较》《不同剂量的维生素E对糖尿病大鼠血糖的影响》均发表在省级《临床药物实践》杂志，《糖尿病足36例临床分析》发表在省级《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均为独著。

由于疾病的折磨，使糖尿病患者视力模糊，记忆力极差，反应迟钝，部分合并多虑症，给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工作中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她没有一丝懈怠，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患者讲解糖尿病的饮食治疗和运动治疗，包括注意事项，服药的方法，特别强调磺脲类要饭前30分钟服用，双胍类可饭前、饭中、饭后服用，糖苷醇抑制剂要和第一口饭嚼服等，同时指导他们注意脚的护理和卫生等等，一遍听不懂，两遍、三遍，直到听懂为止。她还将注意事项写到纸上告知患者家属帮助记忆，辅助治疗。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主要并发症之一，由其所造成的截肢率和致残率极高，所以对糖尿病患

者的足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记得有一位本院的退休老职工,糖尿病史近20多年,由于不慎,踩伤脚但未引起重视,逐渐破溃,自行在家中换药长达一年,最后发展为足部坏疽。他曾多方求医,均被告知需要截肢。他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鲁丽君,打开伤口一看,一股恶臭充满整个病房,通过仔细检查足部,发现色泽青紫,皮肤温度极低,足背动脉摸不到,小拇趾骨关节暴露,周边有深达3-4厘米的窦道,可见大量的脓性分泌物溢出。看到损伤这么严重的脚,她心里没了底。但她看到患者期盼的目光,她不能放弃。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了治疗。首先控制血糖,每当血糖升高或降低时,她都要亲自询问进食量,进食种类,情绪,伤口疼痛的程度等,并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使血糖很快控制在理想水平。因为血糖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伤口愈合,是伤口愈合的重要基础。在伤口处理上大胆地采用国内新技术,根据湿性理论基础应用新型敷料每日换药一次,每次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常常白衣被汗水浸透,可她根本顾不上自己,只顾着密切观察伤口中分泌物的量,气味,色泽、肉芽组织的生长情况等,并详细记录,当药敏结果和实际不相符时,根据临床经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每日查房时,针对患者思想负担大的特点,开展心理治疗,进行床旁谈心,及时了解患者内心的动态,及时与患者家属沟通,解除患者思想上的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在她的精心治疗下,伤口逐渐愈合了,免除了患者截肢带来的痛苦,患者对她感激不尽,送来了“华佗再世”的鲜红锦旗,她说那是对她最高的评价和最大的信任,她开创了职工总医院采用新型敷料治疗糖尿病足的首例成功病例,这意味着将大大减少糖尿病足的截肢率和致残率。

她每周两次出专家门诊,不管是休息、下夜班,不管多么疲倦,从科室成立至今十多年来从未间断,特别是今年因尾骨骨折不能落坐,出诊时她就站着为患者看病,每次出诊总面带微笑,耐心细致,有问必答,从不厌烦,常常是看完最后一名患者已是下午一两点钟。时常右手酸困麻木,写字发抖无力,长期劳累导致了疾病的加重。但她更知道,患者对她的期盼,他们为了能挂上她的专家号,天不亮就要动身前往医院排队。她没有因为患者是一位领导干部而多加照顾,没有因为患者是一个拾荒者而嫌弃厌恶,对任何一名患者,她总是耐

心地接待,细心地治疗。

曾有位大妈拉住她的手说:“鲁大夫,不瞒你说,我家门口就有医院,但大妈不愿意去,每次看病要从家里走到这里,就是因为你态度好,医术高,大妈信任你。”听到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语,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她告诉大妈:“您只管来看病,把挂号的钱省下来坐车用吧。”她知道自己扎根在了矿区,她已成了矿区的女儿,矿区人民需要她。

医院内分泌科专业人员队伍比较年轻,人员少,资深医师少,她作为一名主任医师,肩负的工作繁重,承担了科里大部分的工作。在科室中,繁忙的她主动承担起传帮带的工作,充分发挥“教师”的优点,对待下级医师耐心细致、不厌其烦。查房必讲课,危重患者必指导。特别对下级、初级医师等从基础抓起,如在体格检查、病例书写、技术操作等方面严格要求,手把手传授,认真修改,使他们打下了牢固的专业基础。

荣誉与光环没有让她得意,鲜花和掌声常常令她热泪盈眶,高薪和优厚待遇没有令她放弃矿山,我问她:“你不累吗?”她笑着说:“我不累,因为我真爱我选择的事业,我真爱这群追随我的患者,我真爱医生这个职业!”这就是那个当年军医大院里梳着两条牛角辫的小丫头,这就是那个在家门口盼着爸爸归来抹着眼泪的可怜虫,这就是那个对医院恨之入骨、又对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美丽少女,这就是爱上医疗事业就再没放弃的追梦人——鲁丽君,平凡中透着伟大,质朴中泛着美丽!

(作者单位:西山职工总医院)



爷爷的足迹

□ 牛未生

走过了昨天的沟沟坎坎
才知道今天的舒展平坦
经历了曾经的艰辛苦难
才懂得现在的幸福美满
看过那昔日的莽原荒山
再看这如今的葱绿江山
看过那昨天的阴霾雾沉
再看今天的色彩斑斓
无不呈现出如今的祖国
日新月异，变化万千
云蒸霞蔚，紫姹红嫣
我的爷爷，受尽苦难
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深渊
是那惊雷闪电
使他睁开了沉睡的双眼
是那红舫的一点星光
照亮了自己的心田
是那燎原的一点火种
把自己的希望点燃
红缨枪，儿童团
稚嫩中透出些成熟勇敢
汉阳造，民兵班
机警中露出些无畏与彪悍
驱日寇，青纱帐里游击战
斗蒋匪，东南西北运动战
艰辛的岁月，更加坚定了不变
的信念
战火中锤炼，锻造出一名坚强的
共产党员
看着冉冉升起用鲜血漂染的红旗

听着领袖那掷地有声的铿锵宣言
心情激动地深深感叹
眼睛里迸射的是那万语千言
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边
一个全新的社会绽放着全新的火焰
燃烧吧！
在燃烧中坍塌的是那腐朽的三座大山
燃烧吧！
在燃烧中炼狱出的是辉煌的金殿

爷爷放下光荣托着信念
走在那大革命建设之间
三面红旗，高歌向前
为此摇旗呐喊而无悔无怨
自然灾害，今古空前
为度难关而把裤腰紧拴
为建成大寨县斗地战天
披星戴月把余光奉献
是信念
支撑着走过急流险滩
是执着
完成着党员的坚强信念
是那年的真理实践
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观
农民手里有了田

日子越过越甜
酒一盞
品尝着政策带来的幸福源泉
肉一嘴
细嚼着党给农民送来的温暖
爷爷的脚步
不再蹒跚
爷爷的精力
返老还童，力量频添
每一天早上
不顾汗水摔成多少瓣
喜悦地收拾着属于自己的空间
每一天晚归
不顾有多少的苦累抽一袋烟
盘腿把光景估算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春，耕种着希望
秋，收获着欢颜
幸福把爷爷的双脸溢满
甜美滋润着爷爷的心尖

爷爷在土地里把眉乐弯
爷爷在土地里把背舒展
爷爷在沧桑中慢慢地回味
回味一生的曲折坎坷苦累酸甜
爷爷在幸福中慢慢地品味
品味是党给我们带来了阳光明媚前景无限
爷爷在回味中带着信念
回归了属于他的地头田间

爷爷在品味中带着微笑
魂归了战斗生活一生的黄土高原
爷爷临走的话语一直缠绕心间
“孩子啊，党给我们政权
党给我们定盘
党给我们甘甜
党是我们走向富裕的最好领班”

我寻觅着爷爷的足迹
寻觅出
一座丰碑把社会变迁深篆
我翻阅着爷爷的历史
翻阅出
一篇描写社会变化的伟大文献
让我们
延续着爷爷的足迹
跟好领班

徜徉在建成小康社会和谐局面
十八大把美好愿景绘圈
党中央集体站在最前沿
十三亿中国人万众一心 奋勇
当先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金城公司工会)

太古高速感思 (外一首)

□ 寇佩芳

听说你要从峰岭乔迁至坦途
我的眼泪顺着手指滑落到胸间
这眼泪来至遥远的心底
压抑和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期盼
我的眼泪终于在礼炮鸣响的那一
瞬间爆发
我多么怕这沉重的哭声纷扰了剪
彩的进程
我多么怕太多的泪水模糊了你清
晰的视线
我多么怕欢呼的声音惊扰了你专
注的神情
我又多么怕刚刚与你牵手
转眼间又与你失之交臂
太古高速 我来了
你多么像我久别的情人
用一条宽阔的隧道将我们彼此的

理想并行
站在历史与新纪元的时空路口
我再也不堪回首那条令人心碎的
坎途
我要用你鲜艳的旗帜抚平我淌血
的记忆
我把着你温热的脉搏
似乎感受到你心跳与呼吸的声音
你说你全程只有二十一公里
驾车只需十五分钟就能穿越
你看着我用心在丈量着你的尺度
你看着我曾经的梦想变成了如今
的现实
你笑了
你那是一双深邃的令人心醉的
眼睛
从我的眼睛望出去

是你繁花似锦一片
从你的眼睛望回来
是煤海桑田成群
党和政府的睿智啊
让三晋儿女尽享天下富庶

暮夜

暮夜
凭窗极目远眺
暮霭将小城收入幻境
苍穹倒影着海市
灯火销魂 霓虹铺就
扑朔迷离 亦真亦幻
倾无数文人尽写华章
每一扇窗述说着每一个故事
或恩怨情仇
或悲欢离合
暮的心动将昼的风华浓缩
宁静将喧哗极致升华

(作者单位：古交生活公司)

年华，逝水无痕
回首，驻足细品。
曾经，你是冬日里的一米阳光，
我倾尽一生等候。
曾经，你是梦魇中的一抹微笑，
我散尽温情守候；

风华过后，渐渐领悟：
幸福需要淡泊，爱情需要沉淀，
心伤过后，渐渐明白：
你是人生中一段特别的留白。

记 忆

□ 张珍晖

相逢相爱的点点滴滴，
剪碎在岁月的时光里，
小心翼翼的包扎伤口，
你依然是心头不变的暖。

人生如梦，恍若遗世千年，
千回百转，转的是浮生一梦。
将一腔痴情郑重封存，

流转在回忆的故事里。

不打扰，是我致予你最大的温
柔，
亲爱的，愿你一如既往的安
好……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业公司)

庙泥底、庙泥底（组诗）

□ 邓兰锁

庙泥底：前南峪村的前身。因村西高坡上有一座不知什么年代修建的白龙庙，故名庙泥底。登临此庙，全村及周边一览无遗。

庙泥底之歌

庙泥底 是故乡土得掉渣的
乳名 被几个老态龙钟的树洞
蔽帚自珍地储存

几只麻雀在窃窃私语
揣测着我的身份和来意
浸泡着孩提时的槐树林
也在灰飞烟灭中飘零

村中偶尔荡出的犬吠
爱憎分明地对我发号施令
蹑手蹑脚的大花猫
走走停停好奇地注目着我的举动
只有香如故的微风 还和从前
一般
掂着脚从我身边轻轻走过

短短的几十年寸金
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冷清
花枝招展的房舍也变得矜持起来
只好在蹉跎的伤感中
打捞我走失多年的稚嫩童真

流淌在胸中的小溪

行走与飞扬跋扈河床的沙砾上
无意间的一个跟踉
惊醒了小溪童年的尖叫
庙泥底脚下的这条飘带
荡出湛蓝的天 雪白的云
还有清晰柔波里浣纱村姑
更兼呕麻农夫和嬉戏少年
微风吹拂的午后
溪畔草丛间的鸣虫此起彼伏

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竞相争妍
骄阳盛夏中的白杨和绿柳
把一个草长莺飞的五月
粉饰得绿荫点点
多年后，飘带不知吹落何处
也无栖身之所的溪水
只有和我胸膛中的忧伤为伍

杳晃里的石磨

踏着庙泥底熟悉的经络
瞥见杳晃里的石磨
蜷伏墙角脸上满是沧桑
曾经空灵的白砂石 此时
委屈地把娴熟藏匿
人 驴 磨和谐意象
轰然倒塌在时间的深处

沿记忆河流溯源而上
欣喜又见深秋道场
一圈一圈地转 转出五谷清香
一遍一遍地碾 碾来农家欢畅
不再方言的颗粒在吱嘎吱嘎作响
杳晃中的节奏就是乡村的节奏
石磨的青春就是庙泥底简装的
台历

土墙中的鸡穴

泥土站立
手牵手肩并肩心贴心
把老宅 亲人 邻居
还有我的庙泥底
卫戍起来 俨然一座城堡
母鸡幸运地被宠爱 被礼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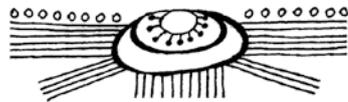
墙体中辟出一个个雅间
红白相间的鹅卵石夸张着鸡民的
骄傲
也收获着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的快乐
咯咯旦 咯咯旦的高音
翱翔在庙泥底的头顶

袅袅炊烟复活着城堡的空灵
汪汪犬吠跳动着山村的祥和
瓷罐中的空间越挤越少
鹅卵石胎盘越来越高
渴望油盐酱醋茶的韵律
能轻松一点 也更清脆一些

土 楼

在见到我的那一刻
影子就潜入我身体空白处
沐浴百年晨昏
土楼的钙元素开始流失
臃肿 溃瘍时时纠结
不屈的只有高昂的头颅
失去饮烟血色后
衰竭成为唯一的放逐
突兀的地基也在一寸寸的下坠
当称谓也开始麻木时
它就逃到我干净的稿纸上
让我用笔把它高高地抚举

（作者单位：和顺县文联）



写在外孙照片上的诗

□ 范立光

一

这里盛开着一个绚丽的年代
夏季为你戴上最耀眼的光环
四岁，我好玩的小外孙
快乐成长，这就是姥爷的心愿

二

看着你神气的“擎天捧日”气概
我不由地想起武林大侠的风采
我想你会让未来的世界证明
今日这横空出世的情怀

三

你成长的每一个过程
都会成为我喜欢的风景
你的每一个笑容
我都在感应着美好的心情

四

我愿把整个夏季的灿烂
全部收藏在你留下的美丽瞬间
让我在即将写满寂寞的隆冬
也会记忆你童年闪耀的光彩

(作者为原古交指挥部退休职工)

母亲，请叫一声儿的乳名

□ 王颖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我们是一群奔波、漂泊在异乡的游子
只有在疲惫、失意、彷徨、无奈、寂寞时
才会想起故乡泥土的芳香
还有那白发苍苍的母亲 望穿秋水的泪滴

是您，将我带临人间
教我一路如何迈过沟沟坎坎、曲曲折折
如果我是一支飞天的风筝，您就是那根永不分离
的相思线
如果我是一条无助的船，您就是那座永远闪亮的
灯塔

公元62年，两千年前的一天，
意大利庞贝古城在瞬间被维苏威火山火山熔岩吞
没
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人们被一尊雕像般的情景深深震撼
一座古屋内，一位母亲拼命向上撑开身躯，
紧紧怀抱着一个幼小的婴孩
最后一线生机 留给孩子
这就是母亲 在生死关头最本能的抉择

两千年后的唐山 一对母子被埋在废墟之下
八天，整整过了八天
当救援人员发现她们时，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安然
无恙

一根红色的毛衣针，
母亲的每一个手指 都扎着一个小孔
在那阴冷、无水、窒息、绝望的环境中
是母亲用鲜血般的乳汁延续着孩子的生命
直到生命 最后一滴

红尘世界 尔虞我诈 物欲横流
其它一切也许都可能是假的，空的
惟有母爱是纯真的，永恒的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母爱是清凉的风 遮雨的伞 滴落的泪
是甘愿付出血与肉 不求任何回报的爱

母爱就是一首田园诗，幽远纯净，和雅清淡
母爱就是一幅山水画，素面朝天，清新自然
母爱就是一首无言的歌，浅吟低唱，遮风避雨
母爱就是一世和煦的风，吹去朔雪苦寒，带来春
意盎然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飞鸢在天 花开花落 云展云舒
青春不再 白发似雪 踉跄蹒跚
挚爱与挚真 宽广与无私
隽永亲情 舐犊深情
母爱是时代逆子、天涯游子的最终归宿

一束康乃馨，母亲
是您，教儿女自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是您，教儿女自爱，进退有据，高低有时
是您，教儿女自强，奋发有为，天道酬勤

朝如青丝暮成雪
君不闻 子欲养而亲不待
子欲孝而亲不在
母亲 请叫一声 儿的乳名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作者单位：太原选煤厂)

福建行 (十首)

□ 白存环

一、鹭岛行

翠鸟欢歌绿影春，
木棉花艳溢清芬。
斜阳沉醉红霞染，
碧浪熔金醉客心。

忧国忧民达者风。

注：抗战时期，陈募捐抗日，曾到重庆、延安考察，受到蒋介石、毛泽东的宴请。在参加完毛的宴请后，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二、登胡里山炮台

胡里山头设炮台，
匠心独运别新裁。
天然锁钥用兵地，
人造长城壮我怀。
甲午风云民族恨，
和平岁月引金牌。
神州虽靖须兢慎，
风雨彩虹相伴来。

五、浣溪沙·鼓浪屿漫游

绿树成荫雨送凉，
波涛阵阵海茫茫。
花香地净似仙乡。

别墅寂寥期始祖，
石墙斑驳忆沧桑。
书声琴韵绕芸窗。

注：朱子即朱熹，他曾在天游峰下、九曲溪畔讲经授徒，著书立说。

三、乘游轮眺金门 (新声韵)

冰释前嫌扫战云，
茫茫碧峡望金门。
三民主义烟云远，
两制一国思想新。
大炮声息生锈迹，
游人蜂拥噪乡音。
风平浪静扬帆竞，
百舸争流两岸春。

六、仰郑成功雕像

独木成林榕自强，
春梅争艳溢芬芳。
郑公石像参天立，
不死英雄护海疆。

注：春梅指三角梅。

四、访陈嘉庚故居

筚路南洋实业成，
捐资办学最关情。
中餐两桌辨良莠(1)，

七、览华安土楼

雨过天晴村野秀，
舒心一睹二宜楼。
青山环抱田园美，
绿水萦回古宅幽。
生土夯墙凝智慧，
楹联映井阅春秋。
如云访客啧啧叹，
独领风骚耀九州。

八、漂流九曲溪

茗香玉润武夷奇，
欣喜泛槎九曲溪。
碧水轻柔山谷静，
舫工幽默客身怡。
青峰掩映宜朱子(1)，
翠鸟翻飞唱绿枝。
沉醉遐思浑不觉，
解衣上岸意迟迟。

九、鹧鸪天·雨中登天游峰

梅雨如丝山雀啾，
伞花朵朵引群猴。
杜鹃默默路边艳，
溪水潺潺石上流。
访北闽，览天游，
鸿儒理学耀千秋。
先贤圣迹添情韵，
不死国中奇趣稠。

注：武夷山古称“不死国”。

十、谒林则徐纪念馆

三月闽都春色浓，
心存敬畏谒林公。
烟枪肆虐家山暗，
鸦片横行国库空。
领旨禁烟何所虑，
削官革职亦从容。
抚今应记列强罪，
追昔犹怀志士功。

(作者单位：古交多经分公司)

狐爷山怀古 (二首)

□ 赵凡成

一
 万古双峰峻，
 千秋四季青。
 侧成弥勒佛，
 横看马鞍山。
 绝巅埋忠骨，
 危峦耸故陵。
 至今敲墓石，
 清脆响高音。

二
 懿范垂三晋，
 忠风拂古今。
 生前明大义，
 死后享高名。
 庙矗马鞍山，
 魂升玉帝庭。
 千秋香火盛，
 永护四方宁。

【注】狐爷山原名少阳山，俗称马鞍山，位于吕梁山脉中段，在古交市西南30公里处，主峰西仙岭海拔2202.7米。因春秋时晋文公重耳将其外公狐突葬于此而得名。据《左传》、《史记》记述，狐突“教忠不二”的思想比儒家的“忠义”理论提早了200多年，因而狐爷山被视为中国古代“忠”文化的发祥地。2003年被国家森林总局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作者为古交市诗词楹联协会会员)

三上五台山 (五首)

□ 李彦斌

一、东台

久仰东山筇路苍，身飘仙境享清凉。
 群山四面盘陀路，翠霭祥云五色光。

二、西台

蓝天白月不沾尘，古刹惟迎有缘人。
 我也清心来打坐，归一洗净污秽心。

三、南台

青山影里隐红墙，圣境灵台寺庙光。
 青烟随云朝日去，沧波一望是佛乡。

四、北台

幽岨清溪映树林，滔滔滟潏淌琴音。

嶙峋峻峭泉千丈，伟势雄山妙道深。

五、中台

霏色泠泠瑞气生，莲花四射梵铃声。
 甘露碧滋佛光照，漫步台怀细雨情。

(作者为西山总医院退休职工)

七律·看海

□ 阴丽娟

绿桐金波系晚霞，
 劈波快艇逐风斜。
 开心美女啦啦队，
 醉犬蒿沙碰碰车。
 几缕乡愁留海角，
 一杯往事付天涯。
 轻翔梦影同心醉，
 昨晚月光笼翠纱。

(作者单位：西曲矿)

绝句五首

□ 康强

诗话太湖

太极失意碧仪凝，
 缘自千秋陨铁倾。
 不羨洞庭生牧草，
 争游百舸化飞龙。

一梦庄

春水汲汲月泛江，
 东风经略乱新裳。
 采石矶下群鱼掠，
 蝶舞春秋一梦庄。

碧妆

日近清明昼渐长，
 山溪涌水谷风凉。

斑驳沟壑藏新意，
 柳探春分换碧妆。

春寒

蓓蕾初开玉屑沾，
 凄凄瑟瑟任春寒。
 逢春谁料还逢雪，
 落叶而今赏落胭。

送流光

鳞波轻抚风千啭，
 满面桃红映柳黄。
 隔岸老农惜寸土，
 一川晴水送流光。

(作者单位：西曲矿)

(中篇小说)

姐妹花

□ 马文秀

A

夜幕徐徐拉上了，边城矿渐渐安静下来。

暮色中鳞次栉比的南山无数间小平房家家炊烟袅袅、饭菜飘香。罗民生下班回家，老婆姜小花已经把晚饭做好了，正准备坐下来，家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门板撞在墙上又狠狠地弹回来震得山响。

“好你个姓罗的，竟敢睡我老婆！”隔壁的张申怒气冲冲闯进来，冲着罗民生就要打。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姜小花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但她见有人要打自己的新婚丈夫，那可不行！猛地窜过来挡在张申面前：“有话好好说，打人，你试试！”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壮实的女人，张申瞬间少了许多蛮横，他气咻咻地说：“你问他，”他指着罗民生，“昨天晚上他咋睡到我床上？”

“咋回事？”姜小花有些愠怒，转身问罗民

生。

“误——误会，天大的误会。”罗民生紧张得有些口吃，赶紧解释，“我、我是——”

“姜小花，管管你家罗民生，不要生着法占别人家的便宜。”张申的老婆章采花随后跟进来，说。

“章采花，不要说得那么难听，究竟咋回事？你说！”

“我哪知道咋回事？反正半夜醒来见旁边睡得不像张申，细看果然不是，吓我一大跳，我赶紧起来，就喊——”章采花说。

“我是半夜跑肚到茅房，回来走错门。我都跟她说清楚了，她还这样——”罗民生有些委屈地赶紧辩解。

“半夜你是咋进了她家的，爬窗户？”姜小花问罗民生。

“没有，她家门没锁，咱们排房各家的门窗

一模一样，我才误以为是咱家，要锁着我咋能进去？”

“你家咋地黑夜不锁门，老张呢？”

“张申不在。”

“我明白了，章采花，你该不会是趁老张不在，半夜不关门等相好的吧？”

“你——你！”章采花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姜小花你不讲理，我到公安科告他去，就说他强奸了我，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

说心里话，姜小花一百个不相信自家的小罗会干出这种事，但半夜里他终究还是跟人家章采花睡在一张床上，人家老汉还正好不在，百口难辩。这事如果闹得满矿风雨，自己咋地有脸呆在这里。

“罗民生，说实话，你欺负人家来没有？”

“哎呀，老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了解我，借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呀！”活这么大，罗民生还没有受过如此不白之冤，急得脸红脖子粗。“昨天夜里我跟采花都说清楚了，我是半夜跑肚拉稀回来摸错门，我什么也没干。”

“干没干，谁知道？”章采花气鼓鼓地说。

“章采花，天底下还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盼着别人强奸自己是吧！好，你不怕丢人，我们陪着。”

说不下个长短，章采花两口子气呼呼地回去了，把家门重重地关上。“姓章的，不要脸，你是不是给谁留门子，让老子戴绿帽子？”一进自家门，张申指着章采花就破口大骂。

“放屁！你个王八蛋，你说出去一会儿，到哪里快活去了？我等你没回来，自己睡着了。”

“那他没把你——”

“看你说的，罗民生那么老实，给他也不敢。”

“那你刚才要告人家，邻里邻居的干啥？”

“我是生姜小花的气，自家男人有错，也不说道歉，还胡说八道。”

姜小花和罗民生刚搬到这里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档子糗事，心里挺郁闷。晚上睡下姜小花问罗民生：“究竟咋回事？也不告我一声。”

“我不敢告你！”罗民生说：“前天下班，几

个伙计非拉我去吃饭，说我重色轻友有了老婆忘了弟兄。就在路边小摊，不知道吃上啥了，半夜里突然肚子疼，我赶紧悄悄爬起来上厕所。黑咕隆咚我摸着回来，推门进屋睡下，睡得好好的，突然听到一声惊叫，迷迷糊糊地看到地下站着一个小女人，不对，我打了一个激灵，一骨碌爬起来。流氓，你怎么睡在这里？流氓——她大声喊！别，别喊！采花，大姐，误会了，误会了。我跑肚拉稀回来摸错了门，对不起。我赶紧求她别喊。定了定，我问她，你家黑夜咋地不关门？她说，等张申回来。我说，误会，误会！没事——我回去了，真的对不起！我转身要走了，她喊住我，等等，你——你真的没有动我？哎呀！老天有眼，我要动你，你能没感觉？她无语——回来我又悄悄睡下。我以为没事了，谁成想打上门来了。”罗民生诚惶诚恐地如实详细地说了一气。“老婆，我绝无半句谎言。”

“我信你。”姜小花说：“睡吧！”

他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一个是红二排2号，一个是红二排3号，两个门只隔一堵墙。

不过俗话说的好，不打不相识嘛！

B

一溜红排房出了两朵花，一个粗壮豪气，一个玲珑俊秀，都是普通矿工的老婆，却在矿山长成两朵美丽的奇葩。

姜小花出身在晋西北的穷乡僻壤，农村的日子只靠地里的那点收成，一亩地打不下三百斤，年景好只够吃饭，落不下钱，日子过得挺紧巴；年景不好，吃饭都成问题。近些年年轻人开始到外面打工谋生，姜小花爹妈不让她出去，怕她在外面惹事生非。她爹说，“小花天生就是一个野孩子性格，从小就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耍，隔三差五就惹事，不是她打人家就是人家打她，有时弄得头破血流。早晨起来她娘给她梳个小辫子，不一会儿就给她舞弄成一头炸毛鸡窝，没办法干脆剪成小平头。就这，谁敢让她独自到外闯天下。

初中毕业连技校也没有考上，就在家帮爹娘

干些农活。她力气大，肯卖力，倒是一把好帮手。

姜小花只有一个姐姐，早些年就嫁到省城郊外的一个煤矿上去了。在农村家里没有男丁，爹娘又体弱，免不了要受到一些人的欺辱。有一年，为了一点地垄之挣，相邻土地的兄弟俩把她家的一片庄稼苗给铲了。姜小花拿着铁锹就冲过去，老爹硬是没有拉住，一场混战，兄弟俩都趴下了，姜小花也是伤痕累累。最终，村委会判定，兄弟俩有错在先，赔偿小花家二分地禾苗，医药费各自处理。村里人私下议论，小花也够愣的，多少年了谁敢招惹这兄弟俩，这下好了，杀杀这股子邪气。

眼瞅着小花不省心，想把她早些打发出去。刚过十八岁，爹娘就四处张罗着给她找对象，介绍人家。村里的小伙子总体对小花印象还不错，是个本分姑娘，但家里的大人都觉得她不像个女人，太厉害，说心里话，内心发怵。将来在一起过日子，锅碗哪能不碰勺把子，这姑奶奶要是恼了还能有别人的活头？一句话，没人敢要。

后来，邻村也见过几个，有两个小花看不上，他们家比自个儿家还穷，土窑都快塌了。倒是有一家大人看上小花了，觉得她是个好劳力，能受苦不吃白食，小花也觉得小伙子可以，但是没成。后来才知道，男方家托人到村里打听，说小花太厉害，女方这么强势，男方家打了退堂鼓。

一晃几年过去了，爹娘为她成天唉声叹气。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她在村里活得很没有颜面，她决定跟小姐妹们一起外出打工，一来赶紧逃离这里，二来挣些钱孝敬二老，她不想让多病的父母再为她操心了。

可是，爹娘还是不让她出去，听说外面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没有亲人管束着，那是要出事的，你要有个好歹，我们可咋活呀？说到这里，她娘还掉了几滴老泪。

小花性子虽烈，但她是个孝女，她不会跟自己的爹娘拧着来。

后来，还是老妈说了：“村里不愿意呆，找你姐姐去吧！那里兴许有你的安生之地。”

于是，她来到边城矿，投靠了姐姐、姐夫。

刚来，姐姐没少唠叨她：“这么大的姑娘了，安份点，不要惹事。”姐夫也劝她：“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我又没有尾巴，夹什么夹？真是的！”小花有些不快。不过她还是听话的，一段时间没事，耐心地等待姐夫给她找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工作还没有着落，她有些烦了，在街上瞎溜达。本来人地生疏，她并不想管什么闲事，更不想惹什么麻烦，她只想在矿上能有个临时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这么大个单位应该有希望吧，姐姐姐夫都答应了。只是成天呆在家里百无聊赖，白天，他们上班去了，外甥上学去了，她才出来转一转。

其实，这么多年她听说煤矿发展不错，安全效益也有好转，只是环境面貌、职工居住条件变化不大。初中毕业那年她来看过姐姐。将近十年了，山坡上自建的小平房七高八低，一片又一片，还是那么破旧零散，还是那么脏乱不堪，远不如农村的房子宽敞明亮。只是红砖红瓦的一排排公建小平房还凑合。沟底的马路旁还是那几栋楼，已经显得有些褪色，不是先前那么漂亮了。晨曦微露、暮色夕照中到处是氤氲缭绕，气味扑鼻。在山坡小路，在马路两侧，她常常看得到是人们行色匆匆或无事悠闲的脚步。在农村她见过老家的小煤窑，相比之下，这里当然是现代、繁华、热闹。

一天下午，她散漫地游逛着，想着到商店买支牙膏，家里的所剩不多了。快到商店门口，看见一个小伙子在殴打一个中年妇女，从店里追到店外。妇女矮小，一边用手臂护着头，一边喊：“你偷东西还打人！”

“老子就打，妈的！”

没几下，妇女就被打倒在地，口鼻已经出血。路旁围了许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里面还有许多青壮男子，她不理解城里人这是咋地了，铁石心肠，没了同情心。

光天化日也太嚣张了。本来不想管闲事的姜小花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几步冲上去，一只手紧紧抓住打人者的衣领，使劲晃了几下，这么大的手劲，

小伙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镇蒙了，几下就被制服了。

回到家，姜小花悄悄揉了揉被咬疼的手臂，好歹没有咬破，只是几个红牙印，就跟没事一样。但没两天，这事还是被姐姐知道了。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把她骂了一顿：“你也太不让人省心了，不行，就滚回老家去吧！”

“姐姐，那小子也太可恶了。”

“矿上可恶的人多了，靠你能管过来？就你能！”

姜小花低头不语。“爹妈不放心，才把你放到这里，你可倒好——”

“我——”姜小花还想辩解什么，但她没有说出来，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好了，姐姐知道你委屈，知道你做得对，只是怕你招惹赖小子，吃亏。”

“以后注意，人家有110，有公安。”姐夫说。

她低着头，一直到吃饭都没有吭一声。

后来矿上知道了，还表扬了姜小花。不久，在矿福利楼给她落实了一个清扫卫生的工作。姜小花很珍惜这个机会，不迟到不早退，认认真真地搞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大家对她印象不错，特别是知道她那件好事以后，更是对她称赞有加。因为她块头大，都亲切地叫她“大姜！”。

姜小花时刻提醒自己，工作中千万千万注意，不能再管闲事，不能再耍愣脾气，如果再闹出些什么事来，那可就要丢掉这来之不易的饭碗了，闹不好又得回到贫穷的老家，也对不起老爹老妈，对不起姐姐姐夫。

可是有一天，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年轻人，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吃香蕉，把皮随手扔到地上。姜小花正在清扫楼道，见状走过去把香蕉皮捡起来放到簸箕里，那个年轻人一边走一边继续扔。

“小伙子，能不能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那人待答不理地说：“不能，我都扔了要你们干啥？”

“保持干净，人人有责。”

“责个屁，老子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还扔香

蕉皮。

矿上怎么还有这种人？缺家少教的。姜小花控制住火气跟在他后面，把香蕉皮拣起来，准备放到垃圾桶里。

“跟在老子后面干啥？看你长得五大三粗，跟男人一样，二尾子货。”年轻人不耐烦地回头吼道。

太欺负人，太侮辱人了！一句话把她一再控制的闸门冲垮了。她追上去，拦住他怒目圆睁：“你再说一遍？”

“咋了，老子再说十遍咋了。二尾子货！”

砰的一声，冷不防一只大拳头狠狠地砸在那人的鼻梁上，血红四溅，眼冒金花。“叫你小子长个记性，再侮辱人，还打！”

“打人啦，打人啦！”那人捂着鼻子，跑了。

围观的几个人高兴地说，“打得好！”一个姐妹悄悄告诉她：“坏了，你惹麻烦了，那小子是后勤田矿长的小舅子。”果然，第二天姜小花就被开了。

姐姐骂她：“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哪像个女人？这辈子谁敢要你？”

“没人要，就当尼姑呗！”小花心里不服气。矿长就可以不讲道理？

姐夫是矿上一采区的技术员，壮着胆找到田矿长好说歹说，赔礼道歉。

“再不对，也不能打人呀！”看来田矿长还是余气未消。

“是我们不对，是我们不对！”姐夫点头哈腰。

“不过，小舅子有错在先。算啦，让你小姨子回去上班吧，以后注意点。”

“谢谢，谢谢！”姐夫千恩万谢，退出门外，出了一脑门子汗。

赶紧给她找婆家吧，好有人管有人疼。姐姐和姐夫商量着也是四处张罗，见过几个，一个也没成。除了小花不愿意的，其他几个意见惊人地一致，她，不像个女人。

不行，继续找。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我就不信

对不上一个象。姐姐心里想着。不久，别人又给介绍了一个。

又一次相亲见面了，就在小花姐姐姜大花家。此时，春日温暖的夕阳斜斜地洒进了小屋，满地金黄。大花环视着两个刚刚见面又低头不语的年轻人，笑着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俩还这么拘谨。来，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在矿服务队工作。”她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姜小花。回头又指着坐在对面的人说：“这是罗民生，在安装队工作。都是一个单位的，知根知底，你俩岁数都不小了，好好谈谈吧，我去给你们洗水果。”

姜小花从老家来投奔姐姐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工作了，她执意要住到单身宿舍。她算这里的半个主人，自然坦然一些。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绕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罗民生转了半圈，低头细细地打量着。一个女孩家家的头一次见面，就这样毫无顾忌地瞅着男方，也未免有些太那个了吧。罗民生仍低着头，嘴上没说心里却这么想。

从一进屋，姜小花就感觉到她和这个男的在许多地方应该颠倒一下。她站起来一米七几，体重一百六十多斤，膀大腰圆。脸上虽不说有横肉，但长着几颗青春美丽豆，说不上难看不难看，关键是缺少点女人的贤淑和颐静。而罗民生呢，天生的眉清目秀，白俊脸庞，身高一米六多点，体重顶多一百斤。应该说他属于小白脸，关键是缺少了一些男人的粗犷和气魄。刚才进门时，姜小花还以为是谁家的大男孩走错了门。

说白了吧，她和他都属于人生寻找伴侣的困难户。在经过了挫折、失落、失败、甚至羞辱之后，她俩撞到了一起，上天是否长眼，困难之困难将会是咋样的结果呢？

其实，从进屋到勇敢地瞅了姜小花几眼，罗民生就发现他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的，有点眼熟。虽然是一个单位，但这是万人大矿，连同家属好几万人，大小单位几十个，每个人的活动圈子就那么点，弄个眼熟也不容易。

哎，想起来，他努力地从小脑库存里搜索

着。好像是去年秋天，他下了早班一个人没事在外面闲逛，远远地看见商店门前围了一大堆人，他走过去想看看有什么热闹，人太多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他个子小看不见，他索性低头弯腰从人缝里钻进去。看到一个身高马大的女青年一只手紧紧抓住一个小伙子的衣领，一边说：“你偷人家的东西，还打人？”

那个小伙子个子也不小，只是略显单薄一些，看样子只有十六七岁。一边使劲想挣脱，一边吼到：“又没有偷你家的，用球你多管闲事！”

“就要管，咋地！太不像话了。”

“小心老子给你放血！”

“来呀，来呀！”

这年头还有人敢管这些赖小子，还是个女的。罗民生顿生钦佩之意。好家伙！她的手劲还真大，那个小伙子怎么使劲也挣脱不了，脸被憋得通红。突然，在两人的扯动当中，小伙子低头咬了女人的手臂。“你还敢咬人？妈的！”女的顿时怒发冲冠，只见她伸出另一只蒲扇似的大手，一个耳光打过去，小伙子应声倒地，来了个嘴啃泥，双手捂着血红的脸，痛苦地扭动着身子，不敢吭气了。

“好——”人群里一阵骚动、轰笑、鼓掌。不少人喊出了心里话，就得有人管管这些泼皮了。

公安科把人带走了，人们陆续散去。店主人四处寻找那姑娘，想道声谢谢，但已经不见了踪影。就是她，没错。哎呀，是谁不长眼，怎么给我介绍了这么一个凶神恶煞。我要找下她，这辈子哪有活头？罢了，罢了！罗民生心里已经有了些许发怵。

沉默片刻，还是姜小花打破僵局：“小罗，你家是哪儿的？”

“晋西北，神池的。”

“那咱们还是半个老乡，我家是偏关的。”

“离得不远。”

看着眼前这个小男人，姜小花觉得还挺顺眼。在世俗的眼光里，应该是男大女小、男高女低、男强女弱。但是约定俗成就一定有道理吗？作为男人，他的尺度确实小了一些，但小巧玲珑，还挺可爱。小品里的潘长江不是有句名言：“浓缩了的，

都是精华。”他可比潘长江顺眼多了。这几年为找对象，姜小花伤透了脑筋，也伤透了她仅有的那么一点点自尊心。

其实，罗民生来矿也已经好几年了。岗前培训班结束分配工作，领导看他身小力薄，就把他分配到安装队，一半井下，一半地面，只是工资低些。几年过去了，同来的年轻人前前后后大都成家了，或在农村或在矿区。只有罗民生成了剩男，成了老大难。孤苦伶仃一个人，老家什么也没有了，父母早亡，他成了孤儿。在老家找吧不现实，那就在矿上张罗吧。队里的干部、队里的老师傅们都挺关心，觉得这孩子可怜，可是，介绍过好多个一个也没成，个别说他工作不好，绝大部分嫌他人小，不像个男人。现代的青年女性不管自己长得咋地、条件如何，也许自己只有一米五几，要求男人一定得高大威猛，最好有权有钱。罗民生没戏，后来，他干脆不找了。一次次的失败让他心灰意冷，男人的那点点自尊心被耗损殆尽。他想，看人家电影《少林寺》里，和尚不也活得潇洒、愉快，干嘛要劳神费时。好长时间别人给他提亲他都拒绝见面。

一个人好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下班没事，他常常叫上人喝酒，隔三差五喝得酩酊大醉，闹得第二天不能上班。他还学会了抽烟，一天半包、一包、两包。说心里话，罗民生嘴上这么说，自比《少林寺》和尚，但他真的潇洒、愉快吗？个中滋味他最清楚，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寂寞难耐。他心里难受他心里苦啊！看来，但凡俗人当婚当嫁这条铁律是不能轻易违背的。

后来，队领导反复教育开导他，人不能破罐子破摔，那是自己作践自己。慢慢地他又好了一些。这次，队长让他跟一个叫姜小花的女人见面，罗民生没有拒绝，悄悄地跟上人来了。

来的路上，罗民生就想自己没有条件挑选，只要人家愿意只要是个女的就行。可是，进屋见面，看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姜小花，他的心还是通通直跳。好家伙，这哪是个女的，简直是打手，看那丰满肥臀，看那圆盘大脸，气血也太旺盛了。娶这个女人自己能受得了么？能把自己压瘪，要是再不

讲理，那可就有好日子受了，成天挨打受气、鼻青脸肿还能行？看来，自己原先的想法也太幼稚了。

看过罗民生，姜小花开始也心有不甘，姐妹们都说，女人喜欢找大男人，一个就是年龄大，一个就是块头大。大男人能保护自己，一辈子有安全感。可眼前是一个小男人，不过据了解，罗民生除了个子小一些，其他都是优点。为人诚实、性格温和、工作踏实。不行，处处看吧。她不想再这么相来相去，不想无休止地耗神费时，浪费精力、浪费感情。

相处一段时间，姜小花愿意了，罗民生一直犹豫不决。姜小花亲自找到罗民生。“小罗，咋样？”

罗民生满脑子想的都是商店门前的那出戏，苦笑地说：“小花块头是大了些，那倒没啥。只是怕她发脾气打人，我可就一辈子没活头了。”大花听了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说得些啥话，我妹子脾气是直，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欺负过好人，自己的老汉，她疼还疼不过来，她舍得下手？”说得有道理。

总算成了，喜事新办。矿上在南山红排房给他们分了一间小平房，外带一个小厨房。正好赶上原住户刚刚搬走，机会不错。要不搞一间房并不容易。

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建筑群，红砖红瓦一排溜十户人家，前后三排；这是边城矿南山稀有的一块平地，四周上下左右散落着许许多多的自建小平房，构成了矿区特有的井下工人能够带着老婆孩子享受天伦之乐的居住小区。

姜小花、罗民生住在中间一排左手的第二家，左面第一家是老两口，不咋出门。右面住着两口子比他们大，有个女儿已经高中，只是时不时听到屋里闹“地震”。

小两口日子过得和睦幸福。姜小花在服务队，分上下午班，中午能回家。罗民生倒三班，有时还要下井，比较累一些。姜小花宣布，家里的活她全包了，买粮买菜，挑水担炭，还隔三差五地给罗民生炒几个好菜，慰劳慰劳下井归来的有功之

臣。“老婆，你真好！”每当美滋滋地享受着盘中的美味，罗民生都会言不由衷地赞叹。

“小罗，想跟你商量，要不你把烟慢慢戒了吧，抽烟对人体不好，特别是将来对孩子不好，花钱倒是其次。”

“行，我听你的。”

“酒，以后咱也得少喝点。”

“行，没问题，都听你的。”罗民生答应得挺爽快。结婚以后，他已经注意了。他觉得小花是持家的一把好手，没有理由不听人家的。

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C

章采花和张申好像上辈子就是一对生死冤家，结婚都十几年了，就这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今天不知为啥又干起来了，邻居们听得也面识皮烦、习以为常了。可是，突然间矛盾升级，听得锅碗瓢勺撞击破碎，章采花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能不过去了，姜小花站起身来，罗民生说：“夫妻吵架越劝越糟！”

“今天这架不对，看来是动手了。两口子总这么打闹很伤感情。”边说边走过去。

“你问问他，昨晚上夜班，他去哪里了？”小花刚一迈进采花家门，披头散发两眼含泪的采花就急切地搬救兵。

“老子玩两把，不让？”

“不上班，你吃屎去吧！”

张申又要冲过去打老婆，被姜小花拦住了。“你不对，还要打人？”

“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章采花发了疯似地喊。

“离就离，谁怕谁呀！”张申一点也不示弱。

“你俩呀，不是小妹说你们，急了不要说这些伤感情的话。十几年了，离得了吗？两口子过日子总这么打闹，不好！今天我要多说说张大哥，男人不好好上班，咋地养家，特别是有那么聪明漂亮的女儿，上学要花好多钱，男人肩上担着山啊！”已

经说到这份上了，张申自知理亏，低头不吭气了。

章采花在矿运输区拣矸队拣矸石，临时工收入挺可怜。姑娘学习那么好，她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姑娘考上大学，好改换门庭。所以，她对张申的上班很计较，对张申的工资也管得挺紧，尽管有时管不住。静下来她常常想，实在不想跟张申过了，但一想到姑娘，她心里就暖暖的，一丝丝满足一丝丝骄傲一丝丝希望在心头，再苦也得这么过下去。姑娘很懂事很争气，小学中学一直名列前茅，听学校老师说，根据孩子一贯表现，可能保送到北京医科大学。唉！苦命人也有了盼头。就为了那点可怜的临时工钱，只要上班她就拼命地干活，多拣多挣，有时身体不舒服了也舍不得请假。她是个好母亲，应该说也是一个好妻子。

章采花是矿工的女儿，她父亲在边城矿下了一辈子坑，五十刚出头煤矸肺就把他折磨成半口气，长年嘴唇黑紫、脸色铁青，处于严重的缺氧状态，没办法提前病退，尽管矿上很关心他，让他住院疗养了好几年，但刚刚六十就命归黄泉了。

母亲是家庭妇女，一辈子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章采花下面有一个弟弟，但没有成人。据说她父辈有血液病传男不传女，只要是男丁，一辈子不能有大磕碰，一旦破了，流血不止，不及时抢救，就会危及生命。她弟弟就是小学放学回家路上被自行车碰破了血流不止，等同学们告诉家长再送到医院，一切都来不及了。要是一般孩子也许根本没事，顶多包扎一下。这就是命，凡人一筹莫展。

上小学时，章采花学习还很好，但上中学就越来越不行了。父亲是毛泽东时代教育下的老一辈煤矿工人，为人老实本分，工作任劳任怨不挑不拣，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在采煤工作面回风巷超前维护，这里工作量大、危险性高、粉尘浓度大，领导专门给他们配备了防尘口罩，但他们常常嫌憋气，把口罩扔到一边，升坑时一个活脱脱的包文拯只能看到红眼黄牙。就这种工作环境父亲一干就是十几年，从来没有跟领导提过任何要求，直到发病休息。父亲年年是劳模标兵，采花有时好几天也见不上父亲一面，母亲有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还有个弟弟，她得帮母亲一把。后来，弟弟出了事，

家里成了一锅粥，她的学习就一塌糊涂了。她退了学，不到十八岁在矿上找了临时工。

章采花天生丽质，十五六岁就出落成一个大漂亮的大姑娘，从学校到社会都不乏追求者。不到二十岁远近求婚者络绎不绝前仆后继，这里面有大学毕业生、个体小老板，还有当官的子弟。还有的许愿可以把她带到北京、上海，还有什么深圳。她体会不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也体会不到外面世界的无奈，煤矿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她活这么大没有离开过煤矿这个圈子。她没有想过到外面是好活难活，她只知道不能离开多病又有失子之痛的父亲母亲。

后来，她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张申。

张申比她高两届，也是矿中的学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直接到坑下当了工人。在学校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但没有说过话。张申细高个子也算一个帅小伙，主要是采花的父亲和张申的父亲是老伙计老哥俩，都是老辈的煤矿工人，知根知底。采花家接连遭遇不幸，后来只剩下她母女俩，张申受父亲之托，多次到采花家帮忙，采花心存感激。不久，母亲也病故了，孤苦伶仃的采花嫁给了张申。

婚后他们的生活也是甜蜜的幸福，不久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过了两年，一个很神秘的晚上，他俩睡下了。张申悄悄地跟采花耳语：“咱们得要个儿子吧。”

“如今计划生育抓得这么紧，你就不怕矿上开除了你？”采花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个想法，如今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没有敢生二胎的。

张申说：“不怕，咱躲回老家，不让人知道。”

采花说：“生娃能不让人知道？看把你能的！”

“我妈说了，张家几代单传，不能到你这里断了香火。”

“都啥年代了，还这么老脑筋。”说罢，给了张申一个后背。

张申急，采花不配合，俩人的矛盾从性生活开始发展到全面战争，这战争一打就是好多年。

其实，章采花内心有一个心结解不开，她们章家祖传的血液病传男不传女，让她对生男孩心存疑虑，要是生一个儿子像弟弟那样半路没了，咋办？

那样的失子之痛她不想要也受不了。与其那样不如现在坚决不要，其实，她跟张申说过她家的事，可张申不听也不信那一套。

章采花的不配合让张申很是恼火，他开始夜不归宿，他半宿半宿地打麻将，在搓麻声声、烟雾缭绕中发泄自己；他开始找人喝酒，经常喝得五迷三道，采花劝他少喝点，酒多伤身，他说别猫哭耗子假慈悲，老子来世一遭连个儿子也捞不上，活得没意思，喝死了算了，采花不搭理他。后来，有一年张申得了急性酒精性肝炎，在矿务局医院传染科住了一个月。住院大夫说，以后不能喝酒了，你的肝已经肿大，肝细胞受损，出院后多注意休息，熬夜对身体不好，特别对肝影响较大。那时张申还年轻，病很快控制住了，出院后注意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旧病复发，只是较过去的疯狂稍稍收敛了一些。

有一天，张申应该上早班，但是他一夜没回家。平时，再争吵，只要张申早班下坑，采花头天都会让他早早睡觉，她半夜四点多就起来，给他做吃的喝的，男人下坑吃不好咋行？

这一晚，张申又到牌友家打麻将，临了只在人家沙发上眯了一小会儿。一早就昏昏沉沉地跟上工友们下坑去了，结果，滚帮煤下来，别人都及时躲开了，他迷迷糊糊被压在了下面。抬到医院，腰椎骨裂，下肢瘫痪，手术做了几个小时，回天无术，神经坏死了，从此坐上了轮椅。

他痛不欲生，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这还算个人吗？他用头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他不吃不喝。他知道他们夫妻关系不好，说不定哪天章采花就飞了。他成了残废，老婆肯定不好好伺候，起码大小便这一关就过不去，裤裆里成天臭烘烘的，自己连个猪都不如，猪虽然脏还能跑能跳。他不能细想，他万念俱灭，他后悔当初没有听老婆的忠言，尽管许多时候是逆耳。

为了方便照顾张申，矿上决定让章采花当专职陪侍人，不要去拣矸队上班去了，每月给她相应的待遇。

突然从天而降的噩耗，章采花确实觉得天塌下来了，两眼一抹漆黑，在众人的劝导下才慢慢地缓

过神来。一开始，她从心里确实怨恨过张申，怨恨得咬牙切齿，不听劝告，老天终于报应了，怎么没有把你砸死，你要死了就一了百了了，现在成了这样，叫我——今后日子可咋办呀！可是，从医院到家里看着眼前这个不争气但挺可怜的丈夫，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神情呆滞、目光无神、面色苍白，采花有些心痛了，毕竟十几年的夫妻，虽然打打闹闹，但终归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尽管张申有诸多毛病，但平时他上班还算正常。每月的生活主要指望他的工资，她确实不知道他每月究竟能开多少钱，但她觉得他还是把大部分工资都交给了她。她没有搜过他的衣服口袋，也没有到单位查过他的工资账单。她觉得女人不能把男人箍得太紧了，应该给些空间和自由，男人嘛，身上怎么也该有些钱，要不到外面太没有面子了。

她想，每天给他做些顺口的饭菜，让他身体慢慢恢复起来。同时，慢慢开导劝慰着点，让他逐渐摆脱眼前无望的精神桎梏，也许能慢慢地振作起来。现在光说些空的道理，一点用也没有。

她精心做好他最爱吃的打卤面，热气腾腾地端到他跟前，“他爹，趁热吃吧。”她和颜悦色。

“告诉你，不吃！”他态度坚决。

“不吃咋行？你已经遭了大罪，不吃，身体就垮了。”

“垮了好，早些死了，你就省心了。”

“看你说的，咱老夫老妻的了，过去都是我不对，我没有照顾好你。”采花诚心表白。老汉都这样了，我得顺着他些。人类的秉性决定了大部分人特别是男人大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要态度不好我就跟你死磕，就跟你对着干，哪管什么讲理不讲理；你要跟我和风细雨，我就跟你沐浴春风。

“采花，这么多年都是我不好，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现在成了这样，还得拖累你。”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张申说这话时眼窝里潮乎乎的。

“人们都说，上辈子是冤家，下辈子作夫妻，这是缘分。你成了这样，我能不管吗？那我还算人吗，别人不得戳我脊梁骨？”采花动情地说：“看在咱女儿的份上，吃饭吧！你没了，孩子就没爹了。”说着，两行热泪涌出美丽的眼睛。

沉默良久，张申端起了饭碗。

在章采花的精心照料下，张申渐渐地好起来，人也胖了一些，面色比先前反而红润了。

一天，日头高照，天气很好，采花把张申坐的轮椅推到院子里，让他晒晒太阳，自己去市场买菜去了。

前排房的一个工友刚下班回来，路过看见他，就过来，跟他说几句话。告诉他，听说局里要涨工资，坑下一线涨得多。这是一个好消息。

“像我这样，就没戏了吧？”

“你在坑下干了十几年，刚刚工伤，关系还在，肯定有！放心吧，我听他们议论过。”

张申心里挺高兴。“伙计，去跟我们队长说说，别落下我。”

“放心吧！”工友答应着，眼瞅着张申欲言又止。

“嗨，张申——”工友凑到他跟前，压低嗓门，很神秘地说：“你现在能不能跟你老婆干那事？”

“咋啦？”

“我问你呢！”

“不能，我都这样了，肯定不能。”

“那你得看住点你老婆，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人又那么漂亮……”

“尽瞎说，我老婆可不是那种人。”

“谁天生是那种人？你长期不行，人家凭啥为你守活寡？”

张申低着头，半天没有言语。

工友看张申这样，感觉说过头了。赶紧说：“就算老哥胡说八道，不要当回事。”

来人走了，张申突然感到一股寒风袭来，身上冰凉冰凉的。

半晌午时，章采花手里提着菜嘴里哼着歌回来了。张申老远就听到了，也看到了，他记不清采花平时是咋样，有时也偶尔哼哼几声，但今天听得格外刺耳。我咋就没有操这个心呢？没有留心她在外边干啥，跟谁接触多，是不是跟哪个男人好上了。他的心突然焦燥起来，一股热潮涌上心头。

“出去遇上啥好事了，这么高兴？”章采花刚

走到张申跟前正要问他用不用推他回屋，张申就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你咋啦？”

“没咋！”

“那你没头没脑地横出这么一句。”

“我看你是高兴得过了头吧，啥事？能不能跟我说说。”

“嗨，告诉你吧，还真有好事。刚才在市场我碰到矿工会李部长了，他说职工涨工资，坑下涨得多，我们临时工也能涨一些，这不是好事？”

“我当是你——”

“你当我是——”

“没事，没事！”

采花把张申推回屋里，自己做饭去了。做着做着她觉得张申的问话是话里有话，咋回事？她莫名其妙，嗨，管他呢！

以后章采花出去，张申总要不厌其烦地问，去哪里？干啥？多会儿回来？这是咋啦，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采花想，心里不高兴。有一天下午，采花要出门，张申又问，采花终于爆发了。“你烦不烦，我每天家里家外地伺候着你，还要咋？我就不能出去转转，你就不怕在家里憋死我！”

“看你急的，我不是关心你吗。”

“少来这一套，一辈子你关心过我吗？”采花说着说着委屈地眼泪掉了下来。“我知道你的小心眼，告诉你吧，没有，你不用操心，有了，你也管不住。”

自从张申工伤以后，关心章采花的人似乎多了起来。虽然她早已青春不在，但姿色犹存。以往就有一些人揶揄着、暗恋着她，有意无意地想套套近乎，或者撩逗上几句下流话，满足一下心底深处的那点点龌龊。章采花人比较爽朗，也能体察到他们的意思，知道他们想干啥，但她觉得这没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在街上看到帅小伙不想多看几眼，只是女人天性比较内敛，不事张扬不易被人察觉。自己虽然算不得多漂亮，但在边城矿芸芸众多矿嫂矿妹中自我感觉还是颇好的。有男人这么关注自己欣赏自己不也是一件挺幸福挺满足的事？这些男人没错。

但是不能习惯他们动手动脚占小便宜，那就不是爱美之心，那是狼子野心了。有一次她和邻居姐妹相随去早市，迎面走来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其中有两个认识。“采花，买菜去呀！”

“老刘大哥，刚下班？”

“采花，看你近来越发好看了，脸嫩的跟鸡蛋剥了二层层。”

“滚一边去！没正经。”

“想你身上一定更白吧。”说着顺手摸了她的脸一下。

拍地一声，章采花甩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你不要脸。”

“跟你开个玩笑，倒翻脸了。”那人摸着脸。

“谁跟你开这玩笑。”采花怒目而视，几个男人落荒而逃，“这女人好厉害！”

这一记耳光好像活广告，从此，再没有男人敢跟她动手动脚。

章采花的父母都是本分老实人，从小对她进行的也是传统教育。改革开放了，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陈规陋习少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无拘无束地谈恋爱找对象，亲吻拥抱同居，哪像自己从恋爱到结婚之前，连手都不敢碰一下。她向往新生活，她跟了张申不后悔，尽管他有许多毛病，自己就没有吗？她从骨子里鄙视讨厌流里流气见了女人就走不动满口流哈喇子的男人，张申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毛病。

日子越过越沉重，生活的压力常常让她喘不过气来。

她们住的排房建在南山半坡一块不大的平地，周围是无数间杂乱无章的自建小平房。这儿距离山坡下的粮店、商店、菜市场通过蜿蜒的山坡小道要走好几百米。平时习惯了，也没觉得啥。但天气不好时，比如冬天的冰天雪地路滑，夏日的暴雨泥泞，都让这里的人们吃尽了苦头。

其实，附近的一些热心人跟矿上要过水泥沙子，再混合些炉渣，几年时间不间断地修过简易路，但往往一场大雨就会被大量的黄泥土掩埋了，有些地段或被雨水冲刷成大小不等的沟壑。

自从张申工伤后，外面的一切都落在采花一个人身上，她发过愁，但没办法。是热心的姜小花第一时间站出来，她对采花说：“你身单力薄，以后你家的体力活我包了。”小花拍着胸脯。

“哪里哪里，哪能让你全包了？”采花赶紧推让。

“客气个啥，远亲不如近邻嘛！别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

其实，张申队里派人来过，但平时用不着，关键时刻又找不着，根本指望不上，倒是有些男人想帮她，都被她一一婉拒了。她不清楚他们的热心里面还窝藏着啥。

姜小花借自行车买粮，顺便给采花家驮回她要的白面大米杂粮。有时用平车拉炭，人手少了不行，姜小花就趁罗民生白天休息的时候，或叫上采花，三人满满地拉上一车，够两家用两三个月。每每这时章采花就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姜小花就笑呵呵地说：“那就什么也不说了。”

事后，章采花常常自各儿想，老这么麻烦人家小花也不是长久之计，落这么多亏欠咋办？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她常常不由自主地长吁短叹，看得出来几个月时间她的头上生出了根根白发，面色也憔悴了一些。其实，张申也能猜得出来也能体会得到采花的压力，一个柔弱的女人人家。

今天拉回煤，再一簸箕一簸箕整到自己家小炭房里，她真的累得有些直不起腰了。直起身使劲捶捶酸困的腰背，还是不见轻松，再看看自己浑身的煤灰和非洲黑人般的双手，她从来没有这样过，此时她真的很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本来卸完煤小花要帮她往家里整，她绝绝地谢绝了。人家两口子从那么远的煤库啃啃拉回来，自己只是熟练地多拣了一些炭，一路七拐八上地都是人家两口子使劲，自己只是爬坡时稍稍帮一帮，再让人家往家里整就太没有道理了。

晚上睡下很困很乏，可是身子比白天还难受，辗转难眠。张申感觉到了，说：“老婆，要不咱花钱叫人送炭吧！看把你累的。”

“你有钱吗？孩子上次交学费还跟人借了不

少。”采花没好气地说。

“都是我没用，拖累你了。要不咱给人家小花送些钱吧。”

“不行，小花肯定不要。就那脾气，弄不好还得骂你半天。”

“给钱不行，那就给她家买些礼物吧！”

采花没有接话，静静地望着昏暗的房间和窗帘缝间撒进来的一丝月光。这日子到啥时才是个尽头，章采花从心底里真的犯愁了。

两天了，采花没有出门。一来是没什么需要买的，二来是天气阴沉沉的，弄得她情绪很不好，懒得出门。第三天雨淅淅沥沥地下来了，她本来还不想出门，一看没菜了，就拿着雨伞出了门。

市场里人不多，她拣便宜的多买了一些，省的老出门。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她在小路上东一脚西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忽然，一脚踩在稀泥上滑了一下摔倒在地，雨伞和装菜的篮子也扔了出去。这么大的人了还摔跤丢死人了，多亏附近没人看见。她想赶紧爬起来，但膝盖剧烈地疼痛，试了两下没有起来，挣扎了几下浑身反倒沾满了泥污。我这是过得啥日子，她哭了，本想忍住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从后面伸出一双大手，把她连拉带抱地扶起来，“大姐，这湿泥地对身体不好。”说着帮她把伞和篮子捡起来。

“谢谢你，大兄弟。”

“不谢，这路不好走，小心点！”

“谢谢，你先走吧！”

年轻人走了几步感觉后面没动静，回头一看，“你怎么啦？”他看她满脸的痛苦。

“没事，我的腿可能被下面的石头磕了一下。”

“我扶你吧！”

“不用，不用！”章采花强忍着，想自己迈步，结果又趔趄了一下。

“要不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

他扶着她艰难地往前走。

眼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小伙子，眉清目秀穿

着工装，看样子比自己小不了多少。艰难的泥土路一帮一扶，采花身上的泥污染到了人家干净的工装上，她有些过意不去。

“看把你也弄脏了。”

“没事，回去洗洗就成。你家在哪里？”

“我家就在前面红房第二排。”采花用手指了指。“马上就到了。小伙子，我从没见过你，你要去哪里？”

“我是矿工会的，这种连阴雨天气，矿领导就让我们分头下到居民区，看看是否有漏雨的，是否有危房，是否有滑坡、泥石流。”

“你们领导还真关心老百姓。”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我不是领导，我是个小事。”

“在我眼里，你们干部都是领导。”终于到红排房了，“到家了，进来洗洗吧。”采花谦让着。

“不用了，我还得到其他地方看看。”

“不好意思，帮了半天还不知道你贵姓？”

“我姓杨，叫杨一，就叫我小杨吧。以后你们有啥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到工会找我。”说罢，很快消失在蒙蒙细雨中。站在那里，淋着雨的章采花一直望着渐渐远去的杨一，想想世上还是好人多。

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扔下雨伞和菜篮子，揉着红肿的膝盖，章采花大哭了一场。她也不知道哭啥，只是心里不舒服，想哭！

看着浑身泥污的老婆，张申知道她在哭什么，吓得一声也不敢吭。

过了几日，雨过天晴，章采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到矿工会找到了杨一。“想跟你反映一个问题，我们排房左侧的排水沟，我看有问题。那里有些地段已下陷，最下面的几间小平房已经裂缝了，住家户也搬走了，再塌陷就会影响到上面的一大片，那可是几十户人家。”

“你说得很重要，我们早先也察觉到了，已经给矿上打了报告。”

“那就太好了，我替大家伙谢谢领导。”

“应该的！”

“我还想说，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那条小路修一修，多少年了，山上人很不方便。”

“其实，我们也反映过，只是觉得那是一条小路，矿上需要办的事情太多了，排不上。没有专款动不了工，只能小打小闹，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以后再努力争取吧。”

“好，我走了！”从办公室走出来，采花觉得神清气爽，我一个家属也能跟领导说上话了。

这年秋天，八月十五中秋节，矿上慰问工伤病号。矿工会副主席领着杨一他们好几个人带着米面油和五百元慰问金，去了张申章采花家。当亲手接过这些慰问品时，章采花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后来，采花觉得矿上对自己家这么好，咱们也得为矿上做点贡献。她找到小花和跟前的几个姐妹，听说人家其他居委会都到坑口为井下工人服务，缝缝补补，送饺子送绿豆汤，咱们也不能落后。采花还专门去了几趟矿工会，跟杨一汇报此事，给予肯定。“放心大胆地干吧，这是好事，有啥具体困难找我们。”

年底，他们南山小区被评为先进小区，采花和小花双双成为先进个人，每人还得了一条鲜艳的大红牡丹花缎被面。

这样一来二去，采花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了。“老汉不行了，真有本事，都搞上矿上的干部了。”

“就是嘛，谁让人家天生一张好看的脸蛋。”

“嗨，张申真可怜，还蒙在鼓里呢。”

“那姜小花也常去矿上，咋样？”

“小花不行，去了也挂不上。”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但传来传去越传越多，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像真的，连许多细节都描绘出来了。某天下班，采花单独去了杨一的办公室，天黑了还没有出来。这事终于传到张申的耳朵里，他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有问过采花一句，只是冷冷地对采花不理不睬。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没有能力落实这些事。从心底里他还是相信老婆的，她不是那种人。但工伤以后他没办法相信了，一个年轻女人长时间得不到爱，是不可想象的。他注定这辈子给不了了，也不想让别人给，但他能管得了吗？过去他听人们闲谈笑话时讲过，一个妇女正在和面，两手沾得满满的面粉，她突然说要去上茅房，就让老汉给她解开裤带，她到外面邻家跟一

个相好的亲热了一会儿，回来继续做饭，老汉全然不知。所以说，男女之事全凭自觉。

这话不久也传到采花的耳朵里，她淡然地笑了一声，“无聊！”她准备着张申问她究竟，也准备着张申跟她大吵大闹，甚至闹得鸡飞狗跳。但是，家里却出奇地安静，静得让她心里有些发慌。张申的冷漠让她没有想到，吵闹了半辈子，这样反倒让她不适应。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万籁俱寂。两人都睡不着，采花一会儿翻一下身，张申说：“睡不着，有心事吧！”采花没反应，停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坐起来，拉着灯跟张申说：“最近你没有听说啥？”

“听说了。”

“那你怎么不问？”

“问有用吗？假的真不了，真的没办法，我都成这样了。”说着低下头，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采花一万个没有想到，张申会哭。会从心底里哭得这么伤感，这么痛彻心扉，这么可怜恹惶。哭得采花内心也是翻江倒海、五味俱全。她用手臂抱住张申，拍拍他的后背，“别哭了，好吗？相信老婆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老婆，其实我能理解你、体谅你，这么年轻就守了活寡，我也不能太自私了。”张申直盯着地看着章采花，“要不你到外面找个相好的吧，我忍着，慢慢地就习惯了。”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说姓张的，你个王八蛋，你简直是在放屁。”采花恼怒了，破口大骂。“你还是个男人吗？”

“老婆，你骂得好！刚开始听到你的闲话，我气得爆跳如雷，老子还没有死呢，你就受不了了。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如果换过来，老婆瘫了，自己会咋样？慢慢地我想通了，只要这个家不散，只要咱女儿不缺爹少妈，外面有个相好的，也许对家对你未尝不是件好事。只要你好，我也就心安了。所以，我对你的事早有思想准备。”面对恼怒的老婆，张申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不肯轻易出口的心里话。

“张申，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要不我哪儿

也不去了，就呆在家里，守着你，省得——”

“别，别价！矿上领导还有邻居小花她们对咱这么好，咱总得对得起矿上和大伙吧。”

采花爱怜地摸着张申的脸，“还是我的老汉好！”

后半夜了，章采花心乱如麻，听得张申均匀的鼾声，她还是辗转难眠。作为一个健康的年轻的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要让自己活得心静如水，那是胡说八道。多少个漫漫长夜，她就这么等待着、煎熬着。生活中遇到难处，她可以硬撑；日子艰难，她可以苦度；钱紧张，她可以一分掰两半花。但是，情感的荒漠呢，该怎样耕云播雨？自己的后半辈子就这样荒废、这样枯萎、这样老去吗？想一想，自己的后脊梁骨都会冒出阵阵凉气。

自己文化低，连高中都没有上，参加工作总感觉比人矮半头。但十几年过去了，劳动中自己并不比别人差，拣研石计件工自己挣得比谁都多。每当行走在矿区街头，或跟张申到市里上街，在花红柳绿的男男女女当中，自觉并不比哪个差。论相貌、论身段，在同龄女人中虽不说是上等起码也是偏上等。慢慢地她的胸膛挺起来了，眼睛也抬高了一些，脸上露出了淡淡的自信。她虽然瞧不起那些贼眉溜眼的下三滥男人，但当他们瞅着自己时，有时也会得意，不是哪个女人都能赢得这么多的回头率。

自从张申工伤以后，她全身心挑起家庭的重担，拒绝了外界的一切诱惑，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她就是要把自己封闭在这小小的圈子里，心无旁骛。女儿在市里的重点中学，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小住一天。这是她最快乐的日子，她给女儿买许多好吃的，给女儿洗衣服，给女儿零花钱，她常常远远地看着女儿，女儿大了，跟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么好看那么让人待见。女儿高中了，学习很辛苦，她不敢打搅她。女儿是她期盼希望的全部。

可是，自从那天认识了杨一之后，她对自己过去的想法觉得那么可笑。三十多就这么混一辈子，行吗？看着杨一那青春阳光的面孔，仿佛自己也年

轻起来；看着杨一不辞辛苦地下基层，认认真真办公务，她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在杨一面前自己变得有些猥琐，不值一提。

通过几件事情的接触和交往，杨一在她的心目中渐渐地丰满起来。每每夜晚当自己独处的时候，杨一的音容笑貌都会不经意间闯入自己的脑海，久久不肯散去，有时，自己都觉得脸红心跳。一个有家室的人，这样想入非非另一个男人，总归是不应该的。

有一次，从坑口班前送温暖回来，她到矿工会报送她们小区参加人数和做好事件数。填写完报表后，杨一给她倒了一杯水，请她坐一会儿：“大热天中午辛苦了一个多小时。”

“不辛苦，应该的。”采花客气了一下，低头不语。其实，她早想找机会跟杨一说说话，但人在跟前了，反倒没话了。

“最近你家老张咋样？”还是杨一打破了沉默。

“还好，就那样！”

“听说跟你闹了点别扭？”

“多少年了，都这样，没啥！”

“多关心着点，他心里一定挺苦的。”

“我会的。嗨，杨一，你今年多大了？”采花突然话锋一转，问道。

杨一没有想到采花会问这，一咯噔，想了想回答：“属兔的，今年37岁。”

“我一直以为你比我小，闹了半天你比我还大一岁。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人生得嫩。”采花发出感慨。

“你也挺年轻，还挺漂亮的。”杨一顺口说道。

“看你尽笑话人，我都快成老太婆了。”采花红着脸，“你家在哪里，老婆也在矿上？”

“不在，在市里上班，我每天跑家。”

送走采花，杨一想，她怎么想起问我这些。

晚上睡下，只要闭上眼睛，杨一的影子总在采花的脑海里，亲切温暖。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采花心里想。她有心驱赶走这个念头，但常常

心有不甘。现在她才体会到想念、牵挂一个人也是幸福的。过去没有，现在她体会到了。当然，她也知道这是单相思，听说人家是大学生，怎么会瞧得起你这个家庭妇女。

有好长一段时间采花不去矿工会，更不好意思去找杨一。有事非得去，她就设法让别人去。她好想好想见杨一，但她又好害怕见杨一。有几次，采花去早市买菜，专门躲在矿工会对面的马路后面，远远地望着矿工会门前，希望能看到杨一的身影，但常常失望而归。

有一次，她终于看到了。远远地杨一陪着好像是上级什么领导，一行五六个人，从面包车上下来，走进工会办公楼。杨一在她眼前只闪了一下，她回到家高兴了半天，连蹦带跳。张申说她发神经，她说，可能吧！

夜里，她梦见了，梦见了和杨一在一起——早晨醒来，下面湿糊糊的。

章采花就这样在情感的虚幻世界里折磨着自己，痛苦得不能自拔。每个人也许都会有深藏在自己心底里的秘密，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跟任何人讲，但采花的这个秘密让她自己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实在憋得不行了，她悄悄地跟小花说出这个心事，你说我该咋办？挺丢人的，可是没办法。

听得采花这么说，小花有些犯难了。从道理上讲，千不该万不该。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不能被亘古不变的道理箍死。如今是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老封建。“要不这样，”小花说：“你可以找机会跟张申暗示一下，万一事情明了，也好有个交待。要是张申反应强烈，就要小心或者不为，以免出事；要是他还能理解你，就适可而止，人还是要活脸面的。”

“唉！好我的妹子，我好苦恼我活得好累。跟你说说，心里就敞亮一些舒坦一些。我也只是想想，我不会迈出这一步的。张申再不好，我也不想背叛他，杨一那么好，我更不能毁了人家。”

“这就对了！”小花拍拍采花的背，高兴地说：“我的好大姐，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好好地活着，就算为了咱女儿。”

D

矿务局要举办职工篮球比赛，边城矿男队很快组建了，女队却迟迟搞不起来。煤矿女职工本来就稀少，早先的两个主力队员一个刚生完孩子，一个已是准妈妈。

不行就算了，放弃吧，有人提议。要是得个倒数一名，那太丢人了。给局工会领导汇报，答复就两个字，“不行！”。职工比赛重在参与，重在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怕争不了名次就不参加，搞什么搞！

到哪里找人呢？工会文体部的人绞尽脑汁，还是杨一跟他们说，“我到南山小区见过一个大个子女的，起码一米七几，膀大腰圆，常到坑口服务，还来过咱工会。”

“是不是抓小偷的那个女的？”有人想起来了。

“对呀！好像在服务队上班。可她是个临时工。”

“临时工咋啦，临时工也是工人吧，也是咱边城矿的吧，竞赛规则哪一条规定临时工不行！”

“我看光个子大未必行，我估计她连篮球也没有摸过，怎么上场？”

“那不怕，抓紧训练，只要她站在后防线，像一堵墙一样挡住对方，就是大功一件。”没办法，只能这样将就凑合了。

还真没有说错，当文体部的人找到姜小花让她打篮球时，姜小花愣愣地说：“篮球我没有打过呀！”

那个年代，姜小花贫穷的家乡哪顾得上体育，那里怎么能有篮球场地篮球比赛。六零年国家困难时期，老百姓的肚子都吃不饱，有许多学校的操场都种上了庄稼，就是现在她们村里也没有篮球场。村里的学校连课桌都置办不起，哪里有闲钱搞这些。到了矿上有人打篮球，姜小花连瞅都不多瞅几眼，她对那个没感觉。

“一群人抢一个，不怕打起来？”听几个来人

介绍篮球后，小花冷不丁冒出一句外行话，逗得几个人都乐了。见大家笑了，她的脸立马红了，“我真的不会打呀！”乡下人真是老实疙瘩。

“没关系，我们会训练你的，和其他女队员一起。”

“我还得上班呀，不上班没人给钱。”

“不怕，我们会跟你领导说，不少你一分钱。”

“那就试试吧！”小花倒是挺爽快。

距离比赛只有十几天了，她们训练得很辛苦。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第二天，浑身肌肉骨头关节都疼。原以为人多在一块儿好玩，闹了半天比农村地里的活儿还累。

每次训练回到家，她浑身就跟散了架一样，一头栽倒在床上起不来。自从到篮球队以后，姜小花家里的秩序被打乱了。

罗民生晚上下班回来，往日的热汤热饭没有了，女儿叫采花接走了，渴不着饿不着，这他倒放心。被老婆伺候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一下闹得他有些措手不及，看看冰箱里还有两个馒头，热一热，再煮包方便面，连小花的也有了。老婆太累了，也该自己表现表现了。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老婆能到矿上篮球队总归是一件露脸的好事。当他第一次听到时，还真高兴了一阵子，说不定老婆表现得好了，还有机会转成正式工，一个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

“笃、笃、笃！”他正准备开火，听得有人敲门。

开门，是采花。双手还端着一个双耳锅。小女儿从采花身后跑过来，叫了一声“爸爸！”进屋了。

“大姐，你这是干啥？”罗民生问。

“小罗，就让大姐站在你家门口？”

“快、快进来！”罗民生转身喊小花，“采花大姐来了。”

“别叫，让她再休息一会儿。”说着，把锅放饭桌上。

“小区姐妹们知道小花到了篮球队，能为咱们矿咱们小区争光，都高兴得什么似的，都争得想为

小花做些什么，大家商量了，你家近期的饭我们包了。我说：别争了，我家离得最近，我全包了。我吃啥你们吃啥，我多做一些就是了。今晚是鸡蛋花片儿汤面，还有几张油饼。”

听得说话声，小花起床了。“采花姐，麻烦你了。”

“看你说的，平时我们麻烦了你们多少？现在正是我们立功表现的机会。”说得几个人都笑了。“其实，这还是张申的意思，总觉得对你们的帮助过意不去。”

终归是年轻人，身体很快就适应了。短暂的训练，姜小花初步了解了篮球的比赛规则，进攻、防守、运球、投篮，还有什么盯人、联防，还有合理冲撞——等等，还有好多好多，慢慢学吧。“好，有合理冲撞就成，我一个个把她们都撞倒了，叫她们赢！”一次，教练现场讲解时，小花又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小花呀，小花，真有你的！”

比赛在各矿轮流进行。今天傍晚七点，就在边城矿灯光球场。比赛双方是边城矿男女篮球队和李家沟矿男女队。

入场式，双方队员在各自半场相向站立。广播里一一介绍队员，人们看到边城矿女队中央站着一个铁塔似的女人，那不是抓小偷的那个姑娘吗，有人认出了姜小花。哈哈，果然不一般，真是鹤立鸡群，再看看对方，有一个个头也不低，但人跟豆芽似的，没有一个赶上姜小花的。

场上的姜小花显得有些紧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突然要面对四周吵吵嚷嚷的几百人，她的脸有些苍白，她的手在微微发抖，细心的人发现了。好在比赛开始了，跑动起来就好了。只是，场上的小花还是显得笨了一些，跑步、转身总比别人慢了半拍，投了两次篮都没有投中。但她在后场的作用却不可或缺，只要她站在篮下挥动着长长的双臂，晃动着庞大的身躯，对方的球员就仿佛面对一堵铜墙铁壁，就有些慌神，进球屡屡失误，进攻常常无功而返。

每当姜小花抢到球，场上的观众都会发出狂

热的声浪。“姜小花进一个，姜小花进一个！”这喊声震耳欲聋，喊得姜小花手足无措更不知该咋办了。上半场快结束了，姜小花断得一个球，你们非让我进一个，我就进一个给你们看看。远投进不去，咱没那本事，干脆带球到篮下，她带着球连拍带走，结果根本顾不上看前方，就像一辆装甲车，把对方的两个球员顺便都带倒了，而她也踉跄了几下，重重地摔倒到地上。中场哨响了，她还没有爬起来。看台上球迷们笑得前仰后合，拍掌嚎叫不绝余耳。一场比赛几乎成了她一个人的表演。

中场休息时，小花跟教练说：“太吵了，太吵了，吵得人头脑发胀，不知东南西北，怎么打球？”

看着单纯可爱的姜小花，教练拍了拍她的肩头说：“小花，这你就不懂了，比赛就应该这样，这叫比赛气氛。咱们的职工家属太好了，制造了这么热烈的氛围，能够有效鼓舞双方球员的斗志，使比赛取得好效果。”

“哦——我明白了，就是比赛场上越乱越好。”

教练看着眼前这个体态壮硕、神情憨厚、满脸还是汗水的年轻人，没有吭气。她对篮球比赛的许多还是懵懂的，但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只要好好调教。

说到球迷，球场看台上有一人特别惹眼。她特意穿了一件大红上衣，还专门组织了南山小区几十个妇女，统统穿上大红褂子，并拉了一幅大红标语“边城矿必胜！”，这个女人就是章采花。自从得知小花要比赛篮球后，她一直在想咋样帮帮小花，她知道小花从小就没有摸过篮球，这么短时间训练能顶什么用，要是不行，很容易产生自卑，以至于影响全队，最后只能一败涂地，这绝不是大家想要的。自己不能上场替小花，但从侧面敲敲边鼓。对！组织一个家属啦啦队，从气势上压倒对方，鼓舞自己的队。她把把这个想法告诉杨一，杨一很支持。让她多组织些人，到场上喊、到场上唱、到场上叫，不要怕喊破嗓子，不要怕跑了调子，不要怕丢了面子。就是要支持咱们的篮球队特别是女队，鼓舞队员的气势，就是要让咱们的职工家属高

兴，这就是咱们企业的业余文化生活。

今天，边城矿的妇女啦啦队很卖力气，在章采花的带领下，看台上的那片红云跟着场上的姜小花随时翻涌着阵阵红色波浪，掀得整场比赛波涛汹涌。

比赛赢了，35:32，只赢了3分。这是超低水平的得分，但效果却是超水平的发挥。

场上姜小花成了边城矿的明星，而场下红衣女人也成了边城矿的新闻人物。人们发现，每每汹涌澎湃的声浪都是那个漂亮的红衣女人指挥和发动的。她今天的关注率和回头率都是空前的。有些人不理解，这个美丽女人平时冷面素身，今天咋地发飙得近乎疯狂了。

历时半个月，矿务局篮球赛结束了，边城矿男队获第二名，女队第三名，双双获奖。领导满意，群众满意。总结会上，工会主席特地表扬了姜小花，说她有潜力，还能进步提高。同时，也表扬了红衣啦啦队和那个领队的红衣女子。他们告诉领导，那个女子叫章采花。“看来咱们矿是两花争艳、双花齐飞。”主席高兴地说。

总结会一结束，姜小花抱着奖品直接去了章采花家，采花没有参加总结会。在采花家小花非要把奖品——一把不锈钢茶壶送给采花。那场比赛中休息，她看到了采花，那么惹眼仿佛人海里的一朵红玫瑰鲜鲜的亮亮的。后来才知道，她是专门为自己为矿上鼓劲才组织的。小花很感动。可是，采花怎么也不收，说：“这没道理，你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才得到，哪能给我？应该留作纪念。”

“采花姐，明年比赛肯定还有奖品，不用留念。我主要是看到你家茶壶早就破旧成那样了，而我家才买了不长时间，还新着呢，用不着。”推来推去，采花还是留下了这份感动。

E

二十世纪末的一个盛夏，这是一个注定让边城矿人无法释怀的日子。

这年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也热得多，六

月份已经是赤日炎炎了。人们过早地在酷热难耐中煎熬着苦度着。要是能有一场透雨，该有多么的好啊！人们虔诚地期盼着。可是，天空不管是蓝盈盈的还是灰蒙蒙的，始终漂不来几朵乌云，雨在哪里呢？

谁曾想八月初，老天突然变了脸，仿佛把先前没下的雨全部集中起来飘洒而下。专家说，这是“厄尔尼诺”现象，是地球人不注意环境，过度开发，破坏自然，惹怒地球引来对人类的报复。老百姓所认识的老天爷本来就是喜怒无常的，俗话不常说“天有不测风云”吗？

八月三日，天空变成了大海的漏斗，雨就这么淅淅沥沥地下着，虽然不大，但始终没有停下来过。

八月四日，星期六，大多数职工都休息在家。半下午，后勤矿长带着一干人马来到南山小区，杨一也在里面。踏着泥泞他们查看了小区的角角落落，还特意到了红排房西侧的沟壑。此时的排水沟里汇聚了来自南山四面八方的雨水，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洪流，而两侧的坡体被山水冲走了不少泥石，形成了比平时宽许多的沟。部分山体还在垮塌，原先沟底的几间小平房已经不见了踪影。险情就在眼前，后勤矿长当即下令，立即动员小区职工家属让险情户、危房户紧急撤离，先撤到矿工会二楼会议室，那里矿上已经做了安排，准备了毛巾被、毯子、水、方便面、饼干等应急物资。杨一赶紧找到小花和采花，还有其他社区积极分子，分头到各个危险户动员。

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工作，她们跑了一家又一家，一些人根本不为所动。“看把你们慌得，我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哪年夏天不都这样？没事，我们这里离沟还远着呢。”好话说了一箩筐，就是不听你的，对于这些人她们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实在不行了再想办法。

采花和小花又去了离沟壑较近的一家，这里看上去已经很危险了，沟壑离他家只有几米，必须赶紧撤离，不行了叫人强制执行。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了。

开门的是老两口，约莫六十来岁。“大爷大妈，知道让撤离吗？这里太危险了。”小花说。

“知道了，我们等儿子回来。”老大爷说。

“他几点能回来？”

“十二点。”

“不能等了，”采花抬手看看表，跟小花说，“现在才八点多，不能等了。”她转身跟老两口说：“要不我们帮你们撤吧，赶紧把你家值钱的东西拿来，外面有矿上的工具车。”

“唉，看这家能有啥值钱的东西，就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攒下点钱，都在老伴裤腰带里。咱拿上些吃的喝的就成。”

“不用，那里什么都有。”

“把娃儿的那个包包拿来，里面兴许有他用的东西。”老大妈叮嘱着老伴。

看来大妈的腿脚有些不方便，出门时，大爷给了大妈一根拐棍。“唉，这老天爷真不长眼，就是欺负咱们平头百姓，你说说，再穷再不好，它也是一个家呀，要是真没了，可咋办呀！”说着，老太婆泪眼婆娑。

“别难过了，过了一时说一时。”老头爱怜地拍拍老伴的背，脸色也是冷峻的。看得出来，就跟逃难似的，老两口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是难以名状的。采花、小花看着眼前的一切也是五味瓶打翻——不是滋味。房子再破旧加上里面的东西，那也是一个矿工多年的心血，老百姓都不易呀！

是呀，住在小平房的人，清一色是坑下单身工人，大多数是带着老婆孩子，也有没有找下媳妇的，就是爹妈来照顾。有的自建，有的购买，虽然不值几个钱，但终究是一个家。这里曾经有过他们的烦恼、不顺，也有过他们的艰难、困惑，但更多的却是欢乐和幸福。他们的许多人根本不会去想什么高楼大厦，那个离他们实在太遥远了。

“大妈，看你腿脚不灵，我背你吧。”小花说着蹲在大妈跟前。

“不用，不用！我挺沉的。”大妈不好意思，赶紧推让。

“我背一个大男人都没问题，来吧！”

背着大妈他们一行刚走出家门口没几步，老人家的儿子回来了。是矿上知道南山的险情，特例让住在这里的职工提前下班回来。小伙子看到这一切，面对着小花、采花连连点头称谢，“我早知道你俩的大名，你俩是咱们矿的名人，还这么辛苦，一点架子也没有。”

“说得啥话，咱不都是平头百姓。快进屋看看，还有啥要拿的？”采花说。

“没了，我看到我爹拿着我的包包，就知道全拿上了。”

小花、采花把他们一家送到工具车上，看着车慢慢朝坡下驶去，她们相视而笑，如释重负：总算又动员走一家！

深夜一点多钟了，采花、小花召集小区的几个积极分子汇总了一下，共动员走二十一家，还有五六家怎么也不行，就是不动，你不能生拉硬拽吧。赶紧回家休息吧，大家也累坏了。自己家也得多少准备准备，以防万一。但愿老天爷开恩，雨停歇吧，再多就成灾了，人们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要不我把你送到工会吧？”刚一进家门采花看到张申没有睡觉，就跟他商量。

“我不去！”张申回答得干脆。

“听话，着急了，我根本挪不动你。”

“急了，你就跑，根本不用管我。”

“那哪儿成？听话，快——”采花说。

张申没有接她的话，说：“刚才我把家里那张一千八百块的存折和九十六块五毛钱，还有你平时替换的几件衣服和一些零吃，全放在你那个提包里。”

“你这是干啥？”

“万一急了，拿上它，你和女儿不会一下子受制。”

“那你呢？”

“我、我没事。着急了，我有办法。”

“快别胡说了，我不会不管你的，咱俩现在就是一个人，一条命，掰不开了。”

“要不，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采花把张申弄到床上，自己也上床休息了。

小花进家时，罗民生和女儿都睡得呼呼的。

“这个没心没肺的，这么紧张了，也不说准备准备，都是我给惯坏的，家里啥事也不操心。她走过去，掀开毛巾被，朝罗民生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我顾不上，你也不说准备一下，要是万一……”

“哎呀，哪有万一，咱家离那条沟还远着呢，看你——”说吧，扭头又呼呼大睡了。

这倒也是，离这里还远一些，一时半会儿过不来。睡吧！

外面依然是漆黑一片，外面依然是哗哗的雨水声，往日的狗吠、蝉鸣都没有了。

不知啥时，突然一阵沉闷的连续不断的垮塌声把人们惊醒了。这种声音太揪心太令人恐怖了，仿佛大地都在颤抖。章采花第一个跑出来，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往日必须走到排房西头才能看到的沟壑，忽然就展现在眼前，排房西头的几间消失了，不见了！那里还住着人家，可她们忽略了，没想到去那里动员撤离。那里有老王家，小李家，还有——

正要叫，小花出来了：“快点，救人啦！快点——”寂静的夜空里，伴着雨声，这喊声传得很远很远。

一下子，出来二三十个人，有许多男人。采花喊到：“快到沟边，顺着往下找，一定有人，快——”她急得嗓音都沙哑了。

人们呼喇一声，分头散开，冲向沟壑坡下。

采花拉着小花也一起冲出去。突然，小花站住。“采花姐，你赶紧招呼你家老张去吧，留下他，咋行！”

“没事，一下子过不到咱们这里，救人要紧。”

“好，那你先去，我随后就到。”小花跑回家，告诉罗民生，看好女儿，顺便招呼好老张。返出来时，采花已经不见了踪影。

采花顺沟往下看，什么都是灰暗阴沉，夜色笼罩了一切，许多移动或不物体此时变得怪异、狰狞、可怕。沟壑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泥石流，有连根拔起的大树，有破碎的砖块瓦砾，有被

褥，有大量的烂泥石块。突然，她看到一根倒伏的大树下面好像有一个人头，在随树枝漂移。她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水中，先爬到树干上，再爬到那人跟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昏暗中，她看到了孩子惊恐的目光。

孩子见到有人，拼命喊：“救救我，救救我！”

“孩子，别怕。把手给我。”两只手艰难地握住了。采花使劲，但孩子在泥水中，拉了几下拉不动。还没拉了几下就没劲了，采花喘着粗气，咋办呀！好在有大树托着，他俩一时还没有危险。还好这里坡缓了一些，他俩随大树在泥流中慢慢涌动。

隐隐约约采花看到沟上边有几个人影，她使尽力气大喊：“这里有人！”

瞬间滑下来三四个，有男有女，小花也在里面。人们手拉手，形成一个人链，前面的已经够着采花了。小花喊：“采花姐，把手伸过来。”

“不用，先救那个孩子，他在泥里，我没事！”

还是人多力量大，几下就把孩子拉上去了。人们庆幸又救出了一个。可是，刚刚缓过神来，采花不见了。

“采花姐，章采花——”安顿好小孩，人们又四处摸索着朝下游追去。

在人们拉上孩子的时候，采花一高兴站起来，那泥流中的树干一拐一晃，她脚下一滑，掉了下去。她拼命地想挣扎出泥污，发现越动越往下沉。刚掉下去时，她觉得没事，一会儿就好了。现在，她有些慌了，此时，泥污已经没过她的腰身上部，她的呼吸开始有些困难。我不会就这么完蛋了吧，我一辈子可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呀。她赶紧展开双臂，她想起来有人说过，这样下沉得慢。听天由命吧，任泥流裹着她往下漂。他们几个离得并不远，咋地一个就看不见了。四周黑黢黢的好像将吞噬掉一切，吞噬掉渺小的她。这时，泥污已经拥到了她的胸部，她真得有些害怕了。再飘不了多远，她就可能被这股泥污吞掉。她虽然活得艰难，但她绝不想现在死去，她还有可爱的女儿，女儿还没有成人，她不能没有妈妈。女儿现在在学校里可能正在做着甜美的梦，女儿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她

还有张申，她们爱过，她们恨过，但现在更多的是相濡以沫，共度今生。张申有她伺候着，还活得不如意，要是自己没了，他可能真的活不成了。

两个她今生不尽牵挂的人。

不知啥时，一只大手从侧后面把她一把抓住了，像抓住水流中的物体，死死的。绝望中的章采花根本没有发现旁边有人。惊恐中，她使劲转身死死地抱住眼前的这个人，这个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救我，救我——”她本能地喊着，使劲抱住了这个泥流中的强壮的躯体。

这个人是谁，他惊得不轻：怎么会是章采花呢？她怎么会在这里？

险情发生后，矿上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把抢险小分队几十个人拉到现场。他们在下游泥流中已经救出了十几个人，还有一些财物。

刚才，杨一和几个人在泥流中救起一个，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老头看样子快不行了，呼叫都没有反应，人们赶紧用救护车把老者送到医院。他留下来继续巡视，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他等了一阵，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雨仍然不紧不慢地下着，不过好像这一阵子雨似乎小了一些。突然，他看到泥流中隐隐约约有一个模糊的黑影，他不能错过任何一点救人的机会，他赶紧冲向泥流。抓住了，使劲抓住，还没有看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小，他听到焦急的呼救声。“救我，救我！”像是章采花，一个女人的声音。就是章采花，这个声音他是熟悉的，尽管惊恐得有些变调，他还是听出来了。她怎么会在泥流中？是她家的房子垮了，不会吧，她家在红排房东头，沟壑不会冲到哪里。甭想那么多，先救了人再说。他使劲抱住惊慌失措的章采花，说：“别怕，别怕！你已经没危险了，咱们往边上走。”

浑身泥污的章采花，在极度绝望惊恐中一下子听到这世上仅有的天籁之音。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抬起头想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杨一，可满头满脸的泥污使她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她使尽力气问：“你是杨一吗？”她的声音尽管微弱，但杨一听得很清楚。“我是杨一，采花，别怕，一会儿咱

们就到边上了。”

确定了，是他，是杨一。那美妙悦耳的男中音，那个令她魂牵梦绕向往久已的梦中人，那个可望不可即想见又不敢见的那个他。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这样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他们居然在一起了，而且是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她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杨一，使尽全身力气抱住，仿佛生怕他突然跑掉一样，紧紧地不肯放松，紧紧地——

“没事了，没事了。让我看看你像不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杨一拍拍章采花的后背，想把她轻轻地松开，看看惊恐万状下的章采花，是个啥模样。他想跟她开个玩笑，希望能缓解一下她的紧张情绪。

章采花仍然抱着，紧紧地抱着。

“嗨，采花，来人了，来人了，快松开！”

“就不，就不！”

“叫人看见了，不好！”

“不管，不管！”

两人到水边地上，跑过来几个人要送章采花去福利楼，先冲洗干净，换了工作服，再到医院检查一下，这是应急预案里救人的必要程序。

但是，章采花一直不肯松手，就这么拥着、抱着——

（作者为官地矿退休干部）



停薪留职

寇佩芳

沈建平决定停薪留职，是因为他回了趟老家云南大理。

那天，他一回到家，父亲还没和他说上几句话，就拖着满腿满脚的泥水，急着从猪圈里逮猪，他家的猪似乎甘愿为他献身，父亲逮它的时候乖乖地让父亲束手就擒，没有发出太大的叫声，父亲边逮猪边说，这家伙通人性。

父亲逮住猪，用两腿把猪脑袋一夹，双手麻利地把猪绑了个结实，然后开始杀猪。

沈建平不敢看杀猪，他小时候就怕杀猪，那场景太残忍。父亲知道他怕，对他说：“你在屋里呆着，不要出来，一会就好。”

父亲杀好猪，然后就喊他出来用木火退毛。其实父亲退毛也不需要他帮忙，杀猪还不用他，

退毛更是小事一桩，只是父亲想让他跟在跟前呆着，这样父亲干活才有劲，退毛也格外认真仔细。

沈建平看着木火烫过的猪肉皮上，那星星点点火燎过的痕迹，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回家了，是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父亲把整个猪的头头尾尾都褪干净，然后开膛取下水，再就是劈猪头，剔骨头。做好这些后，父亲仍然不罢手，最后还要亲自将猪身上、腿最精、最瘦、最亮的肉剔下来，然后就稳如泰山地坐在凳子上仔仔细细开始做菜。把一切都妥当后，父亲就拉长声调开始吆喝母亲：“水开了吗？佐料做好了吗？”

母亲听到吆喝，就像听到一道御旨，接着就一拐一拐地小跑着把一碗喷香的佐料拿过来让父亲看。母亲的腿由于患风湿病，腿关节已经变形，所以走起路来总是不利索。父亲看到那一碗飘满辣椒油和芝麻粒的红色佐料，核桃似的皱纹里就又多了几分笑意。

看着一桌地地道道的家乡菜，当地老百姓叫杀猪菜，沈建平就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爱，一股纯厚的乡情。

以前妻子、儿子和他一起回来的时候，父亲也是照样忙个不停，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累。

现在，他看见父亲满脸的皱褶里藏着都是笑，母亲皱巴巴的脸上也挤满了笑，老两口不停地手忙脚乱着，心里就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既高兴，又惆怅。

让他惆怅的是眼前这三间破瓦房，是父亲三十几岁时盖的，如今已经快四十年了，房子的砖瓦、墙壁被风雨侵蚀得失去了棱角，屋檐下，能看到腐朽的黑黢黢的椽子，椽子与椽子之间的麦秸和泥土掉得七零八落。

这房子的容颜就和眼前的父母亲一样，显得那样苍老，那样弱不禁风，那样凄凉、零落。

村里像这样的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可是自己的父母依然还在住着。这说明他这个儿子当得很糟糕，很不称职。

他下定决心要给父母修房子，无论如何也得修，这样的危房实在不能让父母住下去了，再住下去会出人命的。

几天以后，他先前的想法又被自己推翻了。他想，父母现在年事已高，即使修好房子，他远在他乡，也照顾不上父母，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这房子不修了，索性把父母接到他自己家里来住，这样的话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一诞生，沈建平就豁地从院子里站起来，他走到灶火边，挽起衣袖就往灶火里添

柴。柴在灶火里“噼噼啪啪”地响，像过年人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沈建平觉得这声音太熟悉，太好听了，听得他心里痒痒的，此刻他仿佛又回到他的童年时代。

记得小时候他总是被这样“噼噼啪啪”的灶火声叫醒，起床以后母亲已经烧好水，做好饭，等他洗漱吃饭，他在这样的灶火声中上完小学，上完中学，直至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成家立业。

探亲假到了，临走时，沈建平没有一丝伤感，反倒觉得很高兴，他觉得回家做通了妻子的工作，就会回来接父母过去一起生活。

回到家，妻子正在做晚饭，沈建平迫不及待地把老家的情况说给了妻子，并把接父母过来生活的想法一并告诉了妻子。

妻子听着听着脸就由晴转阴了，妻子冷冷地说：“就咱这60来平米的房子，你父母往哪儿住呀？”

沈建平说：“可以让我父母住现在儿子住的小卧室，然后在客厅给儿子搭张床。”

沈建平的话音刚落，妻子就迫不及待的接着说：“儿子就要中考了，住在客厅影响学习又影响休息。考不上高中花几万块钱不说，耽误了前程怎能了得，亏你想得出！”

妻子说话的腔调里带了浓浓的火药味。

妻子说完，把煤气灶一关，将系在腰上的围裙往桌子上一甩，气哼哼地坐在凳子上一语不发。

沈建平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

最近几天，沈建平老觉得老家的那三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和那两位躬身窝背的老人和自己形影相随，特别是自己下班后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老想着父亲那满腿满脚的泥，老想着母亲那两条挪动不利索的腿，这些事情搞得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成了他心上的病，时不时地隐隐作痛。

沈建平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笑，一个大男

人家连这点事都扛不住！男人应该是拿得起放得下才对，可他怎么就因为这事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

经过他反复思考，一再分析，他认为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挣钱太少，如果自己有钱的话，不是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

好几个晚上，他都把挣钱的项目挨个在脑子里筛选了一遍，他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比在单位挣这点死工资强多了，比如开个小饭店，再比如开个洗车店，或者开个网吧，都是完全可以的。

真是久旱逢甘露，正当沈建平日思夜想，选择项目准备开店的当间，他接到高中同学秦亮的一个电话。秦亮说，他现在在广州做电子产品生意，已经做了好多年了，现在身边缺一个帮手打理生意。如果他能过来的话，年薪十多万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沈建平接了这个电话后，身体里立即像注射了兴奋剂，他身不由己地自言自语道：“贵人！真是贵人！这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他高兴、激动，甚至有些狂妄不已，他没有太多的考虑，就去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

停薪留职这件事情，按理说是件大事情，他原计划是和妻子商量后再做决定的，但他一想起妻子那天对他的一顿数落，想起妻子那天的冷言冷语、摔摔打打，他的心情就有万分的不快。

沈建平把一切都安顿好，在即将启程的时候才告诉妻子他去广州的事，妻子一脸的惊讶，问：“去广州？去那里做什么？”

沈建平说：“一个朋友在那里开公司，要我帮忙打理。”

妻子又急切地问：“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人家那里是说年薪，估计十几万吧！”

“啊？沈建平，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有能耐的朋友！年薪十几万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妻子一边说着一边就急急火火地给他打点行

装。

当晚，沈建平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火车上，他做着种种设想，当然想得更多的是挣钱以后的设想，挣钱以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现在住的那套小房子卖掉，然后买一套大房子，这样的话，父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过来了。

其次就是儿子要读省城最好的高中，他认为自己所在城市的学校，教学质量远不及省城的学校，他早想把儿子送到省城最好的学校读书，但是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沈建平越想越觉得前途无限光明，这毫无疑问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分水岭，这是上天在帮助自己，给自己这个极好机遇，自己一定得加倍珍惜。

他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不断向后移动的房屋、树木、山水，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美好，火车上乘务员的衣着是那样得体，声音是那么甜美，每一个乘客都似曾相识，像老朋友一样，他和周围的乘客无所不谈，从事业谈到家庭，从名家、老板、富豪又谈到钓鱼岛、奥巴马，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高涨过，他恨不得自己所乘的火车像飞机一样飞起来。

当他提着行李走下火车时，已经是中午12点23分了，正当他茫然地左顾右盼时，广州的朋友打来了电话，朋友的话不多，言简意赅：“下火车了吧，我已经派人在站口等着呢。”

出站的人熙熙攘攘，男男女女的肩上手手大包小包，摩肩接踵，沈建平夹杂在拥挤的人群中，上了一段台阶后，又下了一段台阶，绕了半天才走出出站口。

出了站口没走几步，他就看见一位衣着很讲究的年轻人手里举着写有“沈建平”名字的牌子，他立刻迎上去和年轻人握了握手，并说明自己就是沈建平。

衣着很讲究的年轻人说：“我叫王波，你叫

我小王好了，沈大哥，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就近吃点饭吧！”

沈建平说：“不用客气了，我已经在火车上吃了盒饭。”

王波没有再说什么，一把抢过沈建平手里的行李，拎到他自己手里。

王波拦了一辆出租车，然后表情似乎很歉意地对他说“公司的车今天都派出去了，大哥，你就委屈一下吧！”

他连忙说“没事，没事，出租车也挺好的。”

在王波的带领下，出租车七拐八拐就到了一个大楼门口，门口有一个保安，保安看到王波，就主动把门打开，他们两人刚进去，门很快就被保安关上并上了锁，他扭过头来看了一下紧锁的大门，又瞟了一眼门口的保安，心里蒙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

王波似乎很善解人意，说：大哥，你不要介意，最近有一批化缘的和尚，时不时地在门口等候筹集善款，说是修盖寺庙，谁知道是真是假，为了避免这些和尚进门影响工作，公司最近都这样。

陈建平跟着王波走进大楼的二层，他被王波安排在118房间。

王波说：“沈大哥，睡衣、洗漱用具、拖鞋都给你买了新的，你赶快换上休息一下吧！”沈建平看到整洁干净的房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刚才进大门时笼罩在心头不快的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他累了，他来不及换衣服，躺在床上就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还是王波给他送来了饭菜，包子、混沌，还有一碟小菜。他吃着王波送来的饭菜，感觉多少有点不太好意思。

吃过早饭，王波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说：“沈大哥，听我们秦总说，你是学经济管理的高材生，我们秦总很赏识你，相信你的到来一

定会使我们公司有一个大的发展。”

沈建平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熟悉。”

王波说：“很快就会熟悉的，这就是我们秦总给你安排的办公室，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彼此又是一阵寒暄，王波的话又切入正题说：“哦，沈大哥，是这样的，来我们公司的员工首先要交会员费的，你是高层管理人员，按公司的要求你要交风险抵押金6000元，年底要按这个风险抵押金分红的，你看，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就交一下吧！”

沈建平对交风险抵押金这件事情多少感到有点唐突，但也是能理解的，他知道，自己单位的领导就交的好几项风险抵押金，到了年底要发比职工高出好几倍的奖金，幸亏他带了钱来的，不然的话，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仅会给自己的朋友秦亮丢面子，还会让人家认为自己是土老冒，没有见识。

他当即满口答应，很快就跟着王波在刷卡机上刷了卡。

稍后的时间，王波又把他介绍给了另一位衣着讲究的年轻人。

此年轻人叫李睿，操一口浓重的广东普通话，他讲话语速很快，手里拿一个小本本，本本上写的密密麻麻，他先是低头看了看他手里的小本本，然后就对沈建平说：“沈大哥，我首先告诉你，做我们这个工作最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了，我们公司的经营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拉人头来实现收益，我们的销售情况是呈金字塔结构的。”说完李睿就用手里的笔在一张空白页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金字塔图标，李睿指着图标说：“你看，谁先来，谁在前面，那么收益数额也就是由加入的先后顺序来决定，就拿我来说吧，我来这里三年了，现在我账户上已经有七位数了，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沈建平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他感觉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这不就是平时人们传说的传销组织吗？

李睿还要继续往下讲，被沈建平大声制止道：“别讲了，把秦亮给我叫来，我有话要和他谈。”

李睿说：“哦，沈大哥，是这样的，秦总今天去外地出差，过几天才能回来，你有什么话，就对我们说好了！”

“说个屁……”

沈建平抖抖索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秦亮的手机号，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后，传来了忙音，接着电话里语音提示：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沈建平气得肺都要炸了，他自言自语道：“怪不得秦亮一直没有露面，原来是这样啊！”

沈建平一时不知所措，接着就大发雷霆说：“把我的钱退了，我要走人。”

“哦，沈大哥，是这样的，你已经和我们签了合同，这个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现在要退款的话，你是要交双倍的违约金的。”

沈建平彻底崩溃了，他万万没料到，自己用尽全部心思寄托的事业竟然是这样的，他一时急火攻心，感觉天旋地转，他靠在椅子上气得浑身发抖，这时不知从哪里又窜出几个人，轮番对他说着安慰的话。

沈建平对身边的人谎称自己一直有心脏病，现在必须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沈建平前脚走，后面立即就有两个年轻人跟着出来，去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沈建平心脏正常，血压偏高。

沈建平从医院出来，看到街上穿梭不停的车辆、人群；看到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看到商铺里卖水果、卖羊肉串的店主，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噩梦。

马路上，两个年轻人打了出租车，拉着他

的胳膊一再劝他上车回公司，他像没听见一样，一直往前走，这时。恰好有一辆三轮车从他身边经过，他急中生智叫住三轮车司机，飞身跳上了车，车子启动了，但是，他摔下来了。

他醒来的时候，在刚才检查心脏病的医院急诊室躺着，他身边站着三轮车司机，但跟他出来的两个年轻人早已无影无踪，三轮车司机见他醒了，就对他说：“你怎么……”

他说：“我是被人拉下车的，不是你的错，谢谢你把我送到医院。”

沈建平脸上、身上都是伤痕，牙齿掉了四颗，左腿粉碎性骨折。

他报了警，拿起手机毫不犹豫地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现在的处境。

单位领导来了，妻子也来了。

妻子看到他满身都是伤，扑到他床前，泣不成声地说：“建平，是我错了，咱回去就把爸妈从云南接来和咱们一起住，只要全家都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强……”

沈建平苦笑了一下，说：“唉……”

（作者单位：古交生活公司）



本期尾花均为 王玉荣

淡淡的幽香

□ 丛 峨

一早上，凤翔摆弄着那绿油油的油菜，心里说不出的欢喜。

说实话，那油菜早就被她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了，只是，看着绿得晶莹剔透的油菜，嗅着清幽的油菜香味，爱不释手。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女人走到了她的摊位前了。

“大姐们，这是刚刚起的油菜，你们看多嫩多新鲜呀！我家的油菜是自家种的，没上化肥，纯天然，绿色蔬菜，你们买点吧！”她拿着一把油菜，热情地推销着。

“哦，确实，你的菜不错。”一位大娘说。

“嗯，你们看，根小，菜叶鲜嫩。”又有一个女人附和。

凤翔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个胖女人，这个人就是剥了皮她也认识。

一周前，就是这个胖女人，买了凤翔二斤香菇，拿着百元大钞让她找钱，当时她正忙着招呼顾客，就没好好摸那百元大钞，匆匆忙忙找了胖女人钱，可是等胖女人走后，她发现那是一张假钞。凤翔风里来雨里去，一天也就是挣一百多元钱，一张假钞就是凤翔一天的收入呀！况且，凤翔的婆婆正在医院躺着化疗，一天就要花好多钱的，可是这个心狠的胖女人却坑了他。

两天前，胖女人又来到她的摊前挑菜，她将那张假钞拿了出来，找胖女人兑换，可是胖女人说什

么也不认账。凤翔气急败坏地从她的手里夺下菜，呵斥道：“滚吧！我的菜不卖给你！”

胖女人被凤翔夺了菜，心里不甘，临走还偷偷拿了她的两头蒜。凤翔在她后面骂：“不要脸！”

胖女人也不生气，扭头还冲着她得意地笑。

现在，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还敢站在她的摊前，摆弄她的菜，她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她手上的油菜道：“我的油菜绿叶像翡翠一样晶莹，身体像白玉一样洁白，不像有些人，长得胖墩墩的，一肚子坑蒙拐骗，肮脏得很。”

几个挑菜的女人，听出她话中有话，又见她用敌视的目光狠狠瞪着胖女人，目光就齐刷刷地看向胖女人。

胖女人脸上露着从容的笑意，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呵！这世界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就在这时，凤翔对面的摊前一阵骚动，凤翔抬头望去，原来是对面卖菜的老张不知什么缘故晕倒了。

有人惊呼：“快叫救护车吧！”

凤翔毫不犹豫地拨通了120，并报了具体地址。

救人如救火，再说老张在凤翔的对面卖了好几年的菜了，有时凤翔上个厕所，买个早点，都是老张帮忙看摊，凤翔不能不管老张。

凤翔扑到老张跟前，焦急地呼叫着：“老张，

老张，你怎么了？”

喊了老半天，老张竟没有回音，呀，莫不是……凤翔不敢想下去。

一会儿工夫120来了，人们将老张抬上了救护车，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冲着人群喊：“谁是他家属，来跟上。”

老张的家属根本就不知道老张晕倒了，而且现在通知也来不及呀，凤翔毫不犹豫地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医生说老张得的是脑梗，要是晚来一会儿就没命了，亏得送得及时。

老张的老婆握着凤翔的手千恩万谢。

这时候已是中午了，凤翔才想起她的油菜摊，同时也想起那个胖女人。哎呀，凤翔拍拍自己的脑袋，都怪自己走得急，忘了托付一个人给她看摊子。这回，那个胖女人又得手了，或许她今天摊上的油菜都被人哄抢了。

看来她今天又一次白忙乎了。

凤翔拖着疲惫的身子懒洋洋地向她的摊子走去，离的老远，她就看见她的摊子上没剩几棵菜了，而摊子前赫然站着那个她恨之入骨的胖女人。

又是她，人心不足蛇吞象，上次的账还没算，这次又来占便宜了。

凤翔气不打一处来：“你又在我的摊前干什么？”

胖女人还是那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她不温不火地说：“大姐，我看您跟120送对面那位大哥就医去了，就帮你将油菜卖了，你看，这是你的油菜

钱，你点点。”胖女人打开了摊子上放着的钱盒。

只见那钱盒里安静地躺着大大小小的钞票，凤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揉揉眼，又将目光投向钱盒，发现除了大大小小的票子，还展展地躺着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她狐疑地看着胖女人。

胖女人的脸上泛起了绯红，她不好意思道：“大姐，对不起，今天您为了送对面的那个卖菜的人连摊都不守了，所以特佩服您，想起上周的假钞事件，觉得自己做得太差劲了，所以……”

凤翔阴沉的脸一下子舒展开来，脸上荡漾起了灿烂的笑容。

她想起刚才对胖女人的态度，觉得自己太小家子气了，她紧紧握住胖女人的手道：“谢谢，谢谢！”

摊子上剩的油菜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淡淡的幽香，绿的更加清纯可爱，白的更加晶莹剔透。

（作者单位：万柏林区第七中学）



西山戏友协会成立

简

讯

经过前期筹备，西山戏友协会于7月29日正式成立。29日上午，西山煤电文联在集团公司工会会议室召开了戏友协会成立会议，会上宣读了集团公司文联《关于成立西山戏友协会的批复》，通过了《西山戏友协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武怀政当选为首届西山戏友协会主席。

（冀中石）

(中篇小说)

鱼死网破只是个成语

□ 张文清

1

一间还说得过去的餐馆，我把菜单双手捧给对面的美女，说：“你来，挑喜欢吃的，价钱好的应该都是不错的。”心里想着，别让这美女宰我个半死！美女对我甜蜜一笑，轻柔一推，就让给了一旁的梅，说：“还是大姐你来吧。”我也串杆巴结说，“也对，那就你来，千万不要客气，你再一客气我就老没面子了。”

算我多心了。其实，点的都是家常便饭。实惠而不贵，我特别要了白酒，可是这酒喝得渐渐别扭起来，那梅本来就对我不够客气，倒是对面的美女开始还频频举杯向我示意，后来——后来她们两个就抢着唠叨个没完，还咬着耳朵叽叽嘻嘻的，说什么她们公司的大美女秘书和老总擦上了——说什么办公室的苗主任给她老公弄了个副科级，哼，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照样还一天价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梅又继续说，“你好久不来上班就不知道，公司的花花事多得咬人。”美女说：“我自己的事情还泼烦不完呢，才懒得操他们那闲心，狼吃了羊也行，羊吃了狼也算。”让我听得云里雾里。值得庆幸的是美女的眼神还时不时忙里偷闲地在我脸上扫扫描，还算稍微给我留了点自尊。可是，这，什么呀！我知道你们老总总是吆喝什么的？羊啊狼的！全不把我的存在放在眼里，尴尬得让我极度愤慨。看来不给她们来点恶作剧，她们肯定会忘了是坐在哪里的了。我就开始拉盘子，一个一个都拉在我的跟前，拉到第五个的时候，

手背上被筷子重重一击，“干嘛呢你？”抬头看，两美女四只眼严重不解，我诡秘一笑：“你们那么亲热，我也想和盘子亲近一点嘛，反正你们也是不吃的。”大家都笑了，美女把梅爱吃的菜往过拉了拉说：“你好幽默，我们在等你说话啊，还以为你不善言语呢。”“那好，那我就说两句吧。我给你们说个段子吧。段子说：两个有钱的男人，在珠宝店同时买走了本市绝无仅有的两条宝石项链，付款后，一男人犯愁了，我是要送给情人的，可是让她怎么跟她老公说得清呢？另一男人说，巧了！我也是买给情人的，可你就没有我聪明，告诉他拣来的不就完了吗？这男人刚刚回家就接到情人的电话，哭诉因为项链的事让老公爆打了一顿！怎么可能呢？就百般地安慰一番。这时，老婆欢天喜地地回来说，老公——今天有天大的好事儿！你快看啊，我在街上拣了这么好的一条宝石项链！这男人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眼直直的，就欲哭无泪了！”美女又笑得咯咯的，说：“你还真会开心。”梅说：“听他瞎编，哪里就能有那么巧的？”这时间，梅的手机响了，她娇声嗲气地接电话：“嗯！真的想我了？嘻嘻，我和单位的姐妹在一起——”说着，就拉开门到外边发嗲去了。我向美女极其暧昧一笑，说：“这人挺有意思，其实，我和她这也是第二次见面，只是网上聊得多一些，所以不显生的。”美女说：“听她说过，我们是很好的姐妹，无话不说的。”我说：“我只是觉得她有些虚，不那么实在。”这时，梅就回来了，我打趣说：“是不是宝石项链的事情？”梅反问：“你说呢？”大家就又

开心一笑。

我坚持买了单，算美女们给男人一回面子。出得餐馆，发现老天还真不浪漫，什么时候开始把雨下得哗哗的。天色已经很晚，霓虹灯在急雨中闪闪烁烁。我钻进雨中逮回来一辆出租，把梅送到了她家的楼口，与她挥手再见。梅做了个鬼脸说：“你巴不得和我再见，我知道我是灯泡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招待，改天我回请二位。”

关了车门，的哥问：“二位去哪？”

去哪呢？读者肯定看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约会开始。我看着美女，意在征求意见。美女给一个模棱两可的微笑。这一笑，反倒让人没了主意，忽然又想，这本身就是个好的开端，如果她说各自回家吧，还能去哪？这不就没戏了嘛。不过，咱也得体现一下含蓄，不能让人说咱是没见过女人的主儿。看了看车外就说：“看看这雨闹的，我还是送你回家吧？”美女点点头：“也好。”车就在雨中弄出沙沙的声音。

此时，往后座上一靠就觉得略有些酒意了，心跳比原先快了许多。忽然觉得一阵香水的味道，先是淡淡的，后是浓浓地弥漫了一车。“向左——”，“向右——”美女不时地导车前行。人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吃了半天饭，说实在的，我只是穷于应付，对这美女的如何美丽，其实没有多少印象。如果就此分手，明天在大街上打个照面，真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直到这时才发现了一条粗而好长的大辫，在满街赤头红发的今天，这样正宗的中国辫倒是金贵一些了，况且又是这么的粗且这么长的。白皙的脸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憔悴，大大的双目也不能算是很亮，分明是写进了一些经历的。要说“美女”恐怕只能说是成熟美了。当然，这一套行头，特别是不留痕迹的化妆，还是很有档次的，起码是经济档次。最要紧，不知道怎么弄出来那么凹凸有致的曲线，才是人浮想联翩的风景。

美女说了一声：“好！”车“嘎”地就停在了一个胡同口上。计价器显示：九块五，的哥说：十块，我说：才十块？付款。的哥不怀好意地留下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那车一撅屁股，排出了一些气体，就不见影了。

六月天，娃娃脸，这雨什么时候就下的下的

不下了。在这盛夏的夜晚里，难得的凉爽。心情当然是特别地好了。其实，完成任务了，我应该搭车回家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下来。是应该把美女送到楼门口吧？还有，总觉得有些话是没有说完。就说：“走吧，送你到门口，晚上毕竟不是很安全。让我也有机会做一回保镖。”美女没有走的意思，倒是想说什么。我掏出一张片片递了说：“这是我的电话，你不会扔了吧？”美女笑了：“哪里可能？！正想问你要呢，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掏了手机照着片片拨号，“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你。”我的手机就兴高采烈地欢唱起来。“那，咱们再见？哦，对了，我该怎么称呼你？”我伸出手来，美女好像不太情愿地递手过来，我就轻握了指尖。真的，心里并没有其他感觉。美女说：“名字就是个符号，这里边没车，我也送送你，顺便咱们走走聊聊？”我说：“也好。”其实，这才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就并了肩往外遛。她一直在偷偷地笑，咋就感觉走得不很顺畅，一研究才发现我还牵着她的右手！就赶快放了，又和她的左手拉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反正别人看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儿情人。好在晚上，这胡同里，压根儿就没人。

“你不知道，萍姐把你说得有多完美。好像这个世界上——嘻嘻！”她说。

“萍姐是谁啊？”其实我想到了，她说的应该是梅。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和人家又见面又吃饭的？”

“哈哈，你说的是梅。这就是朋友和网友的区别。不过，网友有网友的好处，本来是真实的，可是往往有虚拟的感觉。比如两个不是很熟的人在一起面对面说话，就有许多顾忌。网聊就随便多了，也不大注意是谁，权当对方是个机器，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真实名字就很少提及。比如，在现实中，逮个朋友，就上去一吻，这肯定是不行的。在网络上，那代表亲吻的小红嘴飞来飞去，可是家常便饭。”

“那，你和萍姐也飞过？”她说完噗哧笑了。

我也笑笑说：“我说的是小年轻儿，像咱们一把年龄的人，就未必有那么浪漫，总是很现实，”

“哦。”她一下把手松开了。她可能觉得“现实”比“浪漫”更加危险。“说真话，我愿意和你说说聊聊，觉得很开心，可是，你得答应，不能骗我。行吗？”

“当然。其实，我也没有骗你的理由啊？比如，我有家庭，就不能告诉你我单身。再比如，我们是要做朋友，就不敢要说做夫妻。”

“我也没有说要嫁给你啊，我是说，既然相处，就要真心。不愿意可以不处的。”

“当然，我保证。”

忽然发现前面一片透亮，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大门口。愿意走的路总是太短。明亮的街灯自不必说，光是那穿梭的车灯，就照得人挺不自在。我从她的眼里读到了留恋，就说：“咱们回头走，我还是送你回去吧。”她说：“我常一个人走的，这样来回的送，恐怕就送到天亮了吧。”说是说，还是并了肩慢慢往回走。

“太晚了回家，你老公有意见，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嗯，我没事儿。是你没带家里的钥匙吧？”

“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夜不归宿是在忙事业嘛，女人就……比如说你老公——”

“我发现你好像对我老公更感兴趣。”

“也不是，作为个体的男人女人，我们都是自由的。但是作为老公老婆来说，我就觉得我有侵权行为。”我又故意拉了她的手，她并没有反对，倒是反而紧握了一下，我心里不能说没有感觉。

“那我就告诉你，我没有老公，我老公死了。”

“哦，对不起。可是——好好的老公怎么能够说没就没了？是——”

“想知道怎么死的吧？”她抬了头看着灰蒙蒙的天说：“是在一个晚上，也是这么晚，他喝了酒，开车，车上拉着小狐狸。那小狐狸发贱，他发烧，车就发疯。‘咚！’电杆，车，狐狸，老公，就全死了。”

我忍不住笑了。她还挺逗。她不笑。问：“你不相信？”

我没敢表态。说话间就又到楼口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松了手说：“回吧。再见！”她说：“你先走。”我说：“你先上。”她也没上，

我也没走。就做了个象征性的拥抱，很轻很轻。我想到了网络上的小红嘴，她羞涩地躲开说：“留给下次好吗？”我说：“好，谢谢！”

2

办公室的日子永远是无聊的。好像那个办公桌没人坐，就显得纪律性严重不好，我才必须坐在那里的。现在时兴集体办公，叫办公室就不合适了，我就笑称为“办公厅”，好处是避免了单间独室办公人员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甚至干出些儿偷鸡摸狗的不光彩事情来。这样一来，看起来热闹，其实一点都热闹不起来。稍一热闹，就感觉乱套。同事打招呼，更多用的是点头或者眼神，跟偷情一样，或者跟地下工作者接暗号差不多。与来办事的当事人比比划划实在理解不了，不得已就还得用言语交流，也是有分贝限制的，感染得当事人都会异常温柔起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有个姓郝的办公室女主任的结果。别人都这么叫，我不情愿这么叫，我在心里叫她监工或者特务。

我几乎没有具体任务。喝一杯淡茶，学习完当天的报纸，现在还可以偷偷地上网，我上网是特许的，因为我是查资料的，给了别人那就是聊天，是不允许的。剩下的时间，断不了写个广播稿，起草一些领导讲话，一年写几个工作总结。这本来是主任的买卖，可是她老觉得我写的领导就满意。也并不是说我写的就好在哪里了，才不好哩。再有的事情就是接电话。你看看，你看看！说电话电话就响了。但不是办公电话，是我的手机在响。响的也不是时候。主任正拿了一沓材料向我走来，是起草大会报告用的，我要求昨天就拿来的。主任就给我笑笑，很温柔，说：“接电话呀！”我说：“主任，你让我接，那我可就接了。喂？你好！……”

合了电话，跟主任说：“正好和领导请假，他们要让我下基层了解一些情况，就现在！你看？那报告我绝对会按时就交稿的。”郝主任不表态，看了我一会儿问：“男的？女的？”我说：“男的，要是女的咱就不去了，容易犯错误。”主任又别扭地笑了一下，边走边说：“我怎么听到像是

个女的。”

对桌的哥们一直低了头在办公，可是我知道他支棱了耳朵在听我和主任说些什么。这时候，抬起头来问：“准备去哪？”我说：“有大款请客，吃海鲜。去吗？”这哥们看了一下手机说，“还早嘛，刚十点多，十一点不到。”我说：“刚开的海鲜馆在市中心，晚了会没位子的。”哥们儿想了想问：“是谁请你啊？男的女的？”我迟疑：“你是吃海鲜，你又不是吃人！男的女的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哥们就把办公桌上的三角牌反过来，上面写有“公务外出”四个字。

溜下楼来，一辆崭新纯白的豪华轿车停在门口。一女士摇下车窗来，向我招手。珠光宝气，容光焕发！我近前来，女士说：“不会耽误你工作吧？就是想见见你！”那哥们儿拍拍我的肩说，“那什么——你忙吧，我找你办的事儿，不着急，你忙你的！”说着就走。我赶紧拉，却没有拉住，说：“我是要请你吃——”“改天，改天，完了再说！”他比兔子还快，就钻进电梯了。

上车，起步。她说：“你有事儿？刚才那男的——”我说，“没什么事情，一个要好的同事，本来想请他一块吃饭的。可是，你看——”她说：“你就笨！你们男女独处，人家掺合个什么劲儿？！怎么样？最近忙吗？网上少见你了。”我说：“我能忙什么！一天价瞎混呗。有时候连网都懒得，挂着也隐身。”

这是一个老网友，真名叫韩冰，给过我名片。原来是一政府人员，应该有些社会背景，十几年前就下海了。搞电脑网络工程。据说，资产应该靠近千万，混得相当不错。我给她搞过一个广告创意。她送过我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来也常常陪她跑银行，跑工地，在一起吃吃饭，喝喝茶。说到吃饭，就有一个很让我难堪的故事。认识不久，我就想请她吃饭，显示一下本人是个男人，她不表态，好像很为难。最后才说：“我不喜欢外边吃饭，咱们去喝喝咖啡，你看怎样？”能怎么样？吃喝吃喝，吃吃喝喝，差不多，反正是消费吧，咖啡就咖啡吧。于是就飞车前往。豪华极致的包间，五彩缤纷的果盘，叫不上名的哪国咖啡，高雅可人的服务小靓妮儿。玻璃人儿一样！轻音乐像水一样在

身边缓缓流淌。我还真不知道世间有这么好的逍遥之处！品着，吃着，听着，聊了好多轻松的话题。有些时间了，我就招呼服务员结账，服务员可人一笑：“先生：你应该说买单！”切！我没有那么高雅，不就是讨钱嘛？说：“我没有美元，人民币合多少钱一顿？”服务员轻轻说：“先生：五百八。小费没规定，看着就行了。”天啦！我口袋里满共也没有三百元的。但还是得掏，心想，这可是丢大人了！她却把服务员招了过去，说：“你这记性是真是的。你的钱放我包里了，还在那里掏个什么？”说着就递了卡给服务员，说：我是这里的会员，你去划一下帐吧。我为这事狠狠情绪低落了一阵子，甚至演化成一种嫉恨。她倒是没心没肺和我唠叨什么破生意，她那一摊子烂事儿，在我心里是门儿清，逼着我讨论一些经营思路，让我给她想一些办法，出一些点子什么的，生意人是不会吃亏的。今天来我附近的一个工地视察，应该是感觉孤单，就把我想起来了。

车一直开到“海世界”。是哪个有钱人烧的，把大海搬到这内陆城市里来。车停了半天，她却不下。专等迎宾过来拉门。我笑了一下，心里说，牛！顺着迎宾的手势进入这海肚里，大堂经理就慌不得站起来说：“欢迎光临，欢迎指导！”就有两小姐相随，一个在前指引导点，一个拿了点菜卡往上面划勾。我好奇，就冒了一句：“这哪里是餐馆？分明是水产批发市场嘛！”拿卡的小姐给我一个媚笑，又立即保持礼仪姿势。韩冰看看我，又看看小姐，没有说什么。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整个一层大厅，一排排，一架架，全是玻璃鱼缸，里面游的全是欢蹦乱跳的动物。你和哪个对上眼了，指头一指，这小动物的户口就迁移到点菜卡上了。我想逗逗小姐，就说：“给你们老板提个建议，应该备上许多鱼杆儿，让客人自己来钓，钓齐了，你就负责背到厨间。”小姐轻笑，没有作答。韩冰倒是接上话了：“你要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你来这里当经理的，这姑娘也不用背鱼篓，直接给你做秘书得啦！”一句话噎得我再也不敢说话了。她却和小姐说：“我的菜是预点的，8号雅间。”

不说啦，不敢说啦，这海鲜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除了壳壳，就是皮皮。老汾酒还是挺有劲道

的，结结实实一个瓷坛老汾酒喝得点滴不剩。这一次，我才知道，这女人喝白酒，也是有一手的，是不能小看的。韩冰真喝出一脸青春来，红扑扑的，像红富士。

从这海里出来，就一时燥热起来，大中午的太阳照例火辣辣地晒着，满街的车像没头的苍蝇制造着不堪的混乱。“你不能开车了吧？警察要管的！”。“没事儿！这点酒算得了什么？你说，去哪？”我说：“应该是回去上班的，你给我打电话请假？”她却发动了车说，“我算你什么人，开除了你才好呢！你也不像赚那两毛钱的人。”不由分说就置身于车流之中。

森林公园。真是个清静的地方。车是不能往里开的，门口有管事儿的。铺天盖地的老树，好像无边无际。凉格阴阴的。当然，花草都是有的。没有老虎，有鸟，吱吱喳喳地叫。游人寥寥，大都成双成对，很亲热的样子。我们没有权利亲热，就保持了距离，悠悠地散步聊天。忽然，对面跑来个小女孩，怀里抱了一丛的玫瑰。“叔叔：送女朋友一支玫瑰吧，这是爱情的象征！”我笑了。看看韩冰，也在笑。十块钱拿了一支。我故意双手奉献：“送你吧，这爱情我还是买得起的。”她接了，拿在嘴边抽抽鼻子，眼里就泛起了极度的兴奋，也不问我同不同意，就把我的胳膊就套了去！估计是酒精作用。前面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绿荫如毯，清风习习，有大款在那里舒腰张臂尽情地挥霍，她说：“我教你吧，很好玩的。”我说，“还是回车里歇着吧。”一旦碰个熟人，这可是花边新闻哪。回到车里，原来她没有醉，插了钥匙，就把车开到了僻静之处。打开空调，起了音乐，座位就自动倒下了，她说：“你困了？”我说：“想迷糊。”她说：“那就迷一会儿。”不经意，她的手落在了我的手上，我的手本能地移向了烟盒，取一支点了，心里起来一种莫名的慌乱。“你下车吧，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她忽然变得愤怒。只见她目视车外的远方，眼泪吧哒吧哒滴落。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伸手为她擦拭，却被她起手挡了回来，“别碰我！你走吧。”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知道我现在下车而去，不是我回不了家，而是从此就丢失一个朋友了。而且，

丢失的不仅仅是友情，恐怕还有人世间的内疚委屈尴尬甚至怨恨，就要留在这车里了。我有责任也必须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就拉了她的手，她抽了两抽就不再挣扎，很委屈地问：“我是不是很贱？就让你那么讨厌？”仍然透过车窗，看着远方。我说：“不是的，我们是很好的知己，很好的兄妹，其实，男女之间是本无有错对的。说心里话，我怎么会讨厌呢，只是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懂女人和你不懂男人一样。要说贱，男人才算贱，舍身破命地去追求感觉其乐无穷，追的要了命了也没有追着，才感觉是惊天动地的感情。一点没投入还接受施舍的反而感觉不好意思去拿的，征服与被征服，主动与被动，男人是雄性动物，你懂吗？”韩冰一脸不屑切了一声说：“拉倒吧你，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假眉三道酸不拉唧，实际点好不好？你那面子到底合多少钱一斤？有本事你养我啊，反正我不管，今天既然这样了，我就是买也要把你买下来！”拽了我一只胳膊抱在怀里眼睛一闭，睡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这车子的晃动给摇醒了。第一反应是地震！扭头一看，不是地震，是一对贴在一起的男女靠在了车侧。女的靠在车上，男的靠在女的身上，在死劲地靠。这车玻璃是贴了太阳膜的，从外边看里边，是一面镜子，除了自己，什么也看不见的。可从里边看外边，光明一片，可是清清楚楚的。这时，韩冰也醒来，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伸手去拍打玻璃，被我按了回来，在口边竖起了食指，示意她保持安静，又用手把她的眼睛蒙了。车子就继续晃动。

“呀！错了！这就不是咱们的汽车！”男的说：“不会吧？！这——”拉了女的就落荒而逃。女的又说：“好像里边还有人哎！”男的说：“不会吧！要是有人哪能就没个反应？”

韩冰坐起来说：“真他妈倒运！我这车子当他们的床了。这成什么世道？”我忍不住想笑，就笑了出来。韩冰说：“还笑？你能笑得出来？！”我说：“算你行善一回，要积德呢。你这车还又多了一项的功能哩！哎，你说，如果咱们也弄得这车不停地晃动，是个什么情况？”韩冰双手把头发往后拢了一把，说：“你倒是想晃，你晃得起来吗？”

你得有那个本事！”

唉，这些人！毛病就是说话总这么冲，真真一个没情调！

太阳有些偏西了。车里也不至于太热，可确实实是有些口渴，就四处翻找。“别找了，白找。想喝就自己买去。”我就开门准备下车。“傻不傻呀你，汽车没有你跑得快？”她一边着车一边笑说。我说：“这不一样的，我跑着去买，那是我为你买。开着车去买，那是你为我买。”她就把车停了下来，“那好吧，我就成全你一回。”“你还小看我不会走路了。”我就要下车。她笑着又让车子开了起来，“我就是看你有没有一句真话的！”

车停在了门口。我下去买了两瓶矿泉水回来，拧掉盖子，就是一顿猛灌。灌到一半，两人同时停下来喘气，傻傻地对笑。是笑这不雅的喝法？还是笑这本来就是一对傻瓜？不知道。笑一笑，举瓶儿再灌，一直到滴水不剩。渴了的时候，水比酒甜，这是一个硬道理。

“我下午五点还有个会议，送你回家？”此时，她头发一摔，俨然一个就是一个大老板的形象了。取包拉开了，想了想，又拉住，狠狠地扔在了另一边。

车在飞速行驶。我的思维也在飞速运转，好多难以理清的问题。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种失落的感觉。不能说不是一种很糟的心情。我就说，想一个人转转，不想这么早就回家。车就停了下来，她还是把那个包递给我，说：“我以前总怕你误会，其实，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的穷酸。人还是得实实在在的生活。你手头要紧了，就自己拿吧。”我说：“谢谢！我不紧。不过，你想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不愉快发生吗？就是你这样闹的。我天生一个贱骨头，我确实认为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她抢着话头：“你不就是见不得穷人过年吗？你不就是见不得女人起山吗？你还真是个虚伪的男人！我就是比你有钱嘛，我还是求上你了！”算了。我作真诚状：“如果我伤你了，我说，对不起！你对我的好，我记下了，我谢谢你！咱们再笑一下？”她还真得就挤出了一个笑。“好！拜拜！”

无聊的我活像一只丧家的野狗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大小汽车在不停地追赶，还有成群的

自行车像永不断流的河。好好可笑，他们都在忙活些什么？小巷里比较清静，我就晃了进去。有两个小孩蹲在地上弹玻璃蛋蛋，原来这里有出租的平房，这是民工的儿子吗？弹玻璃蛋蛋毕竟是有趣的游戏，我小的时候赢过好多好多的。就蹲下来，追着小孩弹出的玻璃蛋蛋运动。很好玩的！我说：“小朋友：加我一个好不好？”其中一个站起来往起兜兜裤子说：“你有玻璃球吗？”我说：“我没有，我可以买你的啊，五块钱，买你十颗，怎么样？”小孩想了想说：“不许耍赖！”我欣喜若狂：“当然！拉勾！”成交，钱货两清。三个人开战，就爬在地上弹了起来。有个漂亮姑娘看着我们嘻嘻地笑，我抬头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弹蛋蛋？”姑娘无趣地走了，并没有骂我神经病。不大功夫，我大获全胜。所有的玻璃蛋全归我了！那高兴劲儿，哈哈，不亚于写出一篇得意的小说！可是，小孩不高兴了。也不走，要翻本儿，和我商量：“我们买你的，怎么样？商店价，一毛钱一颗，怎么样？”我笑着把玻璃球平分给两个小孩，那小孩还要还我五块钱，我说：“钱是没有错的，对，钱没有错。你们陪我玩半天高兴，这钱就应该是你们的，没有错的。”

心情好了许多，就继续晃荡。有好热闹看！一个中年妇女在那里骂街，一会儿就围了好多的人。“你妈B了！谁把老娘辛辛苦苦收的破烂偷了，不得好死！生不了儿女，断子绝孙！”我不知道这女人有没有神经问题，反正觉得她骂得是没有水平，并且，不够文明！我说：“你停停，你这骂词不好，我得给你修改修改。”女人见我帮她，就说：“你改，你改，气死我了，怎么解气怎么改！”我说：“这是城里骂，比不得乡下骂，要用书面语言呢！比如：你妈B，不能说你妈B，要说：你母亲的生殖器！这女人瞪眼看了我半天，说“你一定是城里的大作家！”我问：“啊呀，你怎么就知道？”女人说：“就凭这句书面语言，准是！”我说：“很可惜，你还是没有猜对，大作家是不懂如何骂街的！”

旁边有人说，这下更热闹了，神经病又遇了个醉鬼！我听得真真的。就酒劲上来，猫腰就吐了一地。围观的众人鸟兽散。

醉意朦胧回到家里躺下，就遭老婆一顿没完没了的数落：“你刮哪去了？办公室影不见，家里踪不见，两部电话都打爆了，手机又专门关了，躲债啊你？别人为你的事着急上火，你倒没事人一样了？”我就问：“怎么？天塌了吗？咋咋呼呼的。”老婆说：“算了，爱咋咋，随便你讨吃要饭去！”说着就要走开，看样子是再不理我了。我赶紧站起来说：“不啊，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嘛。我哪里是关手机，没电了嘛。我是出去搞调查的，主任派的活儿，咱们不能不干啊，当事人请吃饭，咱们也不能不吃嘛，能好意思扒人家的面子？为干好这革命工作，难处也大着哩，这你也是知道的嘛。这阵势倒像真有什么大事情了？”老婆说：“可不是嘛，公司搞中层干部公开竞聘上岗，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能不知道？一天价脑子里灌的什么水！”我说：“是这事儿哦，我怎么会不知道？什么事情咱能不知道。你这么积极，是又想做官太太了吧。”老婆就笑了，这一笑还挺迷人，花儿似的。给我倒一杯水，继续说：“小高打过来不少于十次电话，杨主席也来了一个电话，都是找你说这个事儿的。人家扶你，你也不能当死狗啊，我已经约了他们晚上来家吃饭。我打电话把王总也请了。说你找他有大事。”我说：“你怎么能这样？王总是不敢随便惊动的。”老婆说：“怕什么？他们需要你抬轿的时候，你是随传随到。你有事了，也得给人家个表现的机会嘛。菜，我准备一下午了。你去买两瓶好酒，顺便借一副麻将回来，你们在麻将桌上的时间长，好好研究策划一下。”

呵！四大金刚，看来是志在必得了。

我得去买好酒去了。老婆在这方面一向是很有才能的。不过她请的这三头鸟人，确实是我死死的死党，也是官场上非常的活跃分子，很有些做官的技巧的。

先说小高，应该是个天才！初中毕业，农民出身，不知道怎么就搞了个铁饭碗。上午做徒工，下午就当材料员了。跑材料跑了几年，就当起副科级来了，管整整一个车间数百号工人的吃喝拉撒生

死存亡。帐面工资收入是我的几倍，其他收入我这么铁的朋友也是不能尽知尽道的。我们的交情是从替他代考党校，给他做枪手开始的。当然毕业论文也只能是我为他代作了。以致于后来官场上的一切书面文字都是由我代劳。尽管他不知道马克思是哪国人，可也是当当响的党校本科毕业生，那文凭可比花八百元在街上做的含金量高多了。《资本论》他恐怕读不下来，可他天生就会应用资本论。非常懂得投入产出，剩余价值。最让我咋舌的是他家年前雇了标签的礼包了。好家伙，我是数不过来、当然里面也有我一份。只是内容不同罢了。说良心话，这小高对我很铁，在我面前，从来就不像个干部。

再说杨主席和王总，都是我的大学同学。上下铺睡出来的。王总一开始就分配在总公司的办公室当秘书，小伙子挺帅气，能力也是有的。在官场中一熏陶，就出落了个秘书科的科长来。后来就两办主任。前两年，就去一个分公司干上了老总。正处级吧。最讨厌的毛病就是老骂我是个歪才，说我不务正业。我最让他欣赏的地方，恐怕就是能在报纸上胡说八道，一点都不带脸红。权当我是个夜壶，备在床下，是考虑也有尿急的时候。杨主席原来也不是杨主席，和我一起分配在现在这个分公司的工会做小干事，我都混成主任了，他还是个喽罗。我下海淘金去，赔了个底朝天，他倒混成主席了。我还乡团了，还是他给疏通安排在分公司办公室聊生。哥们儿还是很够意思的。

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我们都是麻友，我老打不过他们。有钱的时候，他们通过牌桌老鼓捣我发奖金。潦倒的时候，也不把我放过，直打到我掏不出来为止，还再损上我一顿。说我如何的没有本事，还尿得挺高！

我下楼转了一圈，买了一付麻将。好不容易老婆批准一回打麻将。机会不用，过期作废。其实，打麻将是很好的娱乐活动，那牌一摸一摔，天大的事情都是会忘记的。有助于养成认真专注的良好习惯。酒嘛，就算了买吧，估计会有好酒喝的。即便是没有了，家里有高粱白嘛，我就是这水平，还要咋地？爱喝不喝！

果然，小高提了两瓶五粮液就把门铃按住响

个不停。进得门来，还没有坐下，就变魔术一样，从怀里变出了一条中华烟扯开了包装。我说：“你来就来吧，你这是干什么？家里也不是没有！”他说：“王总要来的，不能让他看咱小家子气。”看了看厨房又说：“嫂子，我给你当厨师？”老婆就说：“完了，完了，这就完了！你们是要坐下说说话的，水自己倒上，烟自己点上！”我说：“你听听，你听听，说什么不好，一开口就是完了完了的，没个吉利话，你老嫂子她就是这水平！”小高这才笑笑坐了。我倒茶，他赶紧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我也笑：“你客气什么？倒好像我比你的官做大了几个级别似的。”他正经说：“我这芝麻官还不是你在背后给做的？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官啊，别以为我们不傻，也别以为我们是有良心的人。说正经事，你这机会来了，要东山再起，其他的忙，我帮不上，用钱的话，我拿！”我说：“呀！发了？”他说：“发不发的，借也得我给你借去！”

说着，就有汽车停在门口的声音。小高在镜子前上下照了照，把头发拨拉拨拉，就下楼接客去了。我倒是大开了门，叉了腰，像歌厅门口站了个警察。老婆解了围裙，用口红对镜子划了划，就把我推出了门外，倒把我的腰闪了一下。怎么这两人同时来了一对儿？我知道了！这是他们策划过的，一定是这个鬼小高的点子。点头。哈哈。老婆说：“欢迎光临！”闹得跟饭店似的，我就回头瞪了她一眼，老婆用不解眼神询问：我错了吗？王总拉了我的手摇个没完，说：“来你家一回，不容易呀！怎么就想起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我说：“看你说的！我倒是想请你天天来，还得有那个勇气不是？来就来吧，也不带点礼品什么的。”王总说：“好像你多会给我送礼品了。况且，我也没有那个习惯的！”小高在一旁傻傻地笑。我又拉了杨主席的手也摇，说：“老伙计！工作忙吧？”杨主席抽了手说：“你胆大了嘛，我这么大的领导，你敢叫伙计？肯定是比你忙的。你这不是又想忙了嘛。”我说：“都坐啊，跟房顶要塌了似的！”大家坐了，老婆一个一个递小高拿来的中华烟，杨主席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说：“听说你又想当作家了，有什么新作问世？”我说：“作家就那么好当的？

我要能当作家了，你们早就是著名作家了，包括我老婆！”老婆就一边上水果，一边嘎儿嘎儿地笑，好像她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老婆炒的菜肯定是没有饭店的好吃，可是大家还是一个劲地夸厨艺。我就觉得这是虚伪。就说：“见外了吧。你们敢跟我闹这个？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在哪吃出来的？难道这菜就比唐都好吃？赶明儿我就让老婆去开个唐都的。”杨主席说：“那你怎么就不去唐都请我们一回？”见我老婆上菜，又说：“我看你是想跪搓板儿了！”我说：“说点别的吧，你说这五粮液好喝，才是真的。这是小高拿来的，这烟也是，你们就便利。”杨主席说：“也不能亏你，一会打麻将赢的钱，全给你留下！”

这么好的酒，它就是不下。我也是中午刚刚喝醉的，喝着一点也不香，可是劝酒应该是主家的责任。我就说：“你们还拿捏个什么？这酒喝不完，我还有什么面子？想个办法吧，划拳不行，楼上楼下的，左邻右舍的，丢领导们的人！咱们学古人行酒令吧。”小高就反对：“这不行的，我没文化就是没文化，费那脑子干啥？咱们来个文明的办法，猜火柴棒吧，现在没有火柴了，这里有牙签儿的。四个人，一二三四，谁猜对了是要喝一拇的（是酒杯上一拇指的宽度）。”王总说：“你这是奖罚罚对啊！是腐败的表现。”我说：“就是腐败也得腐败一回，就这么猜，该谁喝，就必须喝，喝不了我要翻脸的！”小高说：“王总身体不好，你猜对了，我就替你喝了。”杨主席说：“那你也替我喝了！”小高说：“你那级别不够的！怎么能替你喝？”

有效果。两瓶酒看着就卖出去了。老婆上汤，在我肩头捏了一下，小高鬼机灵，就看在眼里，挤眉弄眼示意我去厨房。我叫了一声“拿汤碗啊！唉，还是我亲自拿吧。”就到了厨房。老婆低声说：“锣鼓敲得差不多了，怎就不见开戏？你说正经事啊！”我笑了：“看把你急的！还用说嘛，这些人是谁，一个赛一个的鬼，你一说吃饭，人家就知道是吃甚了！”老婆大悟，才把手里的小汤碗递给我。我大声说：“辛苦完了，就出来和大家一块吃吧，给领导们敬敬酒。”小高就喊上了：“嫂

子，别忙活了，我们留着酒要谢厨师呢！”

差不多了，王总用餐纸碰碰了嘴，点了一支烟，挺了肚子，抬头慢悠悠狠吸了一口，把烟灰磕在跟前的汤碗里。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打麻将以前咱们说点正事吧。”大家就严肃了，跟开会似的。“我不说，你们就一直打哑谜，上单位都是领导，来这里还都不是狗屁？又没有个外人的。作家同志（作家是我在校时候的老外号，他一直就是这么喊我的）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这样的人才不出来工作，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严重的损失啊！”我笑喷了：“你不是喝多吧？我怎么感觉你像念悼词的？”王总不理，继续说：“机会来了，我批准提拔。安排个合适岗位！才尽其用，才尽其用嘛！不过——好像我说了不算，这就是个事儿！我可以给你们分公司的老总打打招呼，不过，现在好像说说的效果也不是很大。”杨主席接上说：“我已经和我们老总打过招呼了，我不敢说能办成，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去见他，他不会不见。你毕竟还算个小名人嘛。”小高说：“搞那么复杂干嘛？这不已经成了嘛。直接定数不就行了？”王总说：“我说嘛，现在成这个样子！社会风气就是让你们这些人搞坏的！打麻将，打麻将！”

4

人是不能随便许愿的，没过几天的一个下午，没有告诉我名字的那个美女就把我约在了汾河公园，不使用夏时制了，下午五点半下班以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浪费。见面就说，在网上看了我写的小说，有意思，你好像写的是我啊。美女说，人家是有名字的，你怎么老是美女美女地称呼呀？我才不美女呢，你这是，这是糟蹋人么！美女还说，她知道小说怎么写了！把绵羊头黄牛肚蛇屁股大象腿鸡爪子安装在一起，就成恐龙了。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就是小说了。切！当时，气得我就想一把推她进汾河里喂鱼！不过，想是想，还是没有推。一个是怕出了人命违了法，再一个是有些舍不得，我还真的有些喜欢上她了。当然，喜欢不是爱嘛。就什么都不说了，她也还是个读者呢。那么，你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她就用右食

指在左手心上划拉，告诉我真名实姓。告了也是白搭，上网有网名，你这是要入书的，我也不敢把你这名字写上去的，你将来和我打官司，那我可就惨到家了！入书就起个书名吧。她没有回答，却靠了栏杆欣赏那汾河里游动的彩色鱼群。有了！你这姿势就是一个绝好的名字。凭栏观鱼！她捶了我一拳就大叫：“你有病啊？神经兮兮的！”又马上歉意地笑笑说：“不好意思哦，我习惯这样说话的。名字是父母给我的，叫这么多年了。你高兴叫什么就叫什么吧。你书里的那个人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哪有四个字的名字，多别扭啊。”我说：“这样好了。分我一半，你叫凭兰，我本来就叫观宇的。哎，还真好听的！说定了，我就这样叫你了。”她说：“随你，我无所谓。”我就试着叫了一声凭兰！她扭身掩口笑了，但还是点头嗯了一声说：“那我叫你观宇了？”我也夸张地应了一声，她就难为情起来：“多大的人了，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这番话是在汾河公园说的。我就给她讲这汾河的故事：这汾河公园本来就是有一番来历的。据传，金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元好问，游览汾河，路遇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你知道薛丁山射雁的故事吗？哦，不知道，这我就好讲了。不过，薛丁山是唐朝的，这农夫可是元朝的。农夫告诉他，今天早晨在河滩上网到两只大雁，农夫杀掉其中的一只后，另一只脱网逃走的大雁在空中悲鸣哀叫，始终不愿离去，最后竟然一头撞向地面殉情而死。听完农夫的诉说，元好问唏嘘长叹，向农夫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葬在汾河岸边，用石块垒起一座坟丘，称之为“雁丘”。呸，就是那个地方。就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雁丘辞》。我开始深情地朗诵：“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恨，来访雁丘处。”看来，在这里建公园实在是建对了，天生天化，这本就是个浪漫的地方！她呆呆地痴望汾水不语，兴许是想象那落雁的情景了吧，过了一会才有些伤感地说，这人其实

是比不上那雁的！这公园建了也就是几年的功夫，照你这样说，这里已经浪漫了大几百年了。这就说明，这就是文化。蓄水建公园，这也是当地一个文化人提出来的，对了，是一个学院的一名教授提出来的。在世纪之交，赶上了有一拨好的地方领导，说建就建起来了。说起汾河，这故事就多了，你知道有一首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吗？她说当然，我还会唱呢，就低声吟唱起来：“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水呀，啊——哗啦啦地流过我小村旁……”嗯，还真有点儿郭兰英的味道！这一唱，只见那水里的鱼，远的近的，大的小的，白的红的黑的灰的花的，竞相游来，欢呼跳跃。我惊叫：“快看！你这歌迷还真不少呢，我听见掌声雷动了！”她又举起来拳头，但没有砸下来：“糟蹋人！没看见那女孩儿往水里扔面包吗？再来时，咱们也背一口袋面包的。”我拿眼一看，是了，一对小情侣就在她的一旁嬉闹着喂鱼呢，就说：“走吧，和年轻人在一起，咱们太成熟了！”

在一片如毯的草地上坐了，柔柔地，软软的，就觉得一片温情。很舒服地仰天躺了一下，就想到这里是有草坪管理人员的，还是坐了。面对夕阳，眼前就一幅波光潋滟、水天一色的画面了。不远处，号称全国之冠的大桥，彩虹一般，横空东西，飞车穿梭。一旁的高压喷泉兴高采烈，撒落了一天的珍珠翡翠。轻轻的一曲《梁祝》，从相隔不远的隐形音箱飘出，弥漫了整个公园。

我继续讲这汾河的故事。汾河流水哗啦啦，她却打开手机让我看时间，说：“出来一下午了，该回家了吧？老公今晚要回来的。”什么什么？我噎了一下，说：“看不出来，你这人老厉害了！你不让我骗你，可你倒先骗上我了？你说过，你老公，还有那电杆儿——”她就想起她自己说过的话了，忽然间笑得前仰后合，只是没跌到我的怀里，“你不是喜欢幽默吗？我和你开玩笑的，你就能信了？”我扮个生气的样子说：“不和你玩了！”她眨了几眨眼睛，又噗地一笑说：“你能相信吗？你才不信呢！你从哪看出来我像个没有老公的人？我是有老公的，我老公还很有钱！只是，除了钱，我那老公有没有都差不了多少的。”她情绪一下跌落

下来，眼皮一耷拉，深深叹出一口气来：“这人有时真不如那雁的！”就给我讲老公的故事，“我和老公都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职工。结了婚，相亲相爱，过了几天很美的日子。老公很有出息的，在单位是一个技术员，后来施工员，后来自己拉了一杆子人马，就做起了小工头，后来，就成气候了。后来，就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了。阔吧？确实实是发了。说良心话，老公不能算是坏男人，所以，我也懒得上班了，老公给的钱真够我花的。可是，老公也真辛苦，真忙。忙得一年回不了几次家。老公忙，我是不忙的，我就去老公的公司去探亲。找到了，老公忙得不在，家里就有一姑娘，二十几岁吧，还真漂亮。姑娘就问我：你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他老婆啊，也就是说，他是我的老公。姑娘的嘴巴眼睛就张成了三个问号，停了一会，说，老婆？你是他老婆，我该是他什么人了？好在老公听说我来了，就急急赶了回来。不然，我们两个女人会不会打架？我不会打她，谁知道她会不会打我？三个人谁也再不说话。老公打电话联系了宾馆，我才知道了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家，是我老公的家。我说老公不是坏人就不是坏人，老公还是陪我住宾馆了。宾馆有空调，好暖和的，我的心却一片冰凉！人说，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这是真的？老公忙着给我买饭，放洗澡水。问家里的大人孩子好不好，前几天的汇款收到了没有。我说，是我不好，我不该来的。咱们离吧！老公倒是和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慢条斯理：说什么呢！离了你可就不是我的老婆了。我问他，我还是你的老婆吗？那那个女人又是你的什么呢？他就不说话，一支接一支抽烟了。堆了一烟灰缸的烟蒂，老公才说：什么也不用说了，你也看见了，我是和她同居了。就算我有三宫六院，你也还是正宫嘛。我说：可惜，你不是皇帝，就算我是正宫，这时代也不一样了，正宫的地位可是一落千丈了，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是人，有需要。你知道我也是人，也有女人的需要吗？他说：我知道的，知道的。我已经这样了。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也不反对你交交男朋友的嘛。总之，我们还是夫妻嘛。况且，我们还有个儿子的。我说：那好吧，我不离了，我还是做我的正宫吧！他就像

大赦一样，热情起来，说我老远来了，辛苦了，累了，好好休息。就要帮我脱衣服，让我洗澡，半年不见了，要陪我好好休息。我说：不用了，我今天没有需要了，你还是回你的家吧，我明天一早也回我的家了。那女人恐怕没有我这么好说话吧？他就摊了双手很为难，说：这怎么可能？我们还是夫妻嘛！我终于放嗓子喊了一声：滚——！

“嗨！回来慢慢想，其实老公说得也挺有道理。老公最终也还不是坏人，往家拿得钱更加多了起来，回家来呆上几天，表现还是真的很好。只是慢慢知道，老公在全国各地还有好几个家的，而且老婆们相安无事，还都过得不赖。

“我才三十多岁的女人啊，这闷在家里守活寡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上班吧？单位不景气，好好上班的人都轮着放长假，我又是主动老早歇下的人，能保留在册已经就很不简单了。好在我有钱，就把孩子托给老妈，开了一个小商店，赚钱赔钱就图个热闹。可是，热闹了也让人受不了，其他不说了，就原来很好的男同事，也是有事儿没事儿地往店里跑，好像我就是个不正经的女人一样。好像他们个个都是活雷锋，都有义务帮我消除寂寞一样。有一次，一个男人喝了酒，赖在我的店里，晚上两点还不走，本来一个单位的，也不好太什么了。好劝不走，翻脸还是不走，110警察来了，他说，那我还是走吧。没办法，烦得很！”

“就在这个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后生。说是小后生，其实也是老后生了，只是小我六七岁，我就说他是小后生了。小后生在这个街道上算是个刺头儿，刚刚从号子里出来。我不认识他，他却是认识我老公的。断不了进来买烟，也断不了说说闲话。那天见我烦得要命，就问我怎么了？我就有意无意地把我的烦恼说给了他。他听了，只说：你做你的生意，和那些无赖的男人少说话，就好一些的。后来，他就常常蹲在小店的门口，见了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说一些话不三不四的话，就进来卷了袖筒，把两手的关节捏得嘎嘎作响。那些人看看就走了，他也悄没声地走了。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天正下着暴雨，就远远地看见他撑一把雨伞急急走来，进来就问，没事吧？我说：没事。他就撑开雨伞默默回家去了。看着他雨中的背影，我开始心动了，其实，在这个雨夜里，

我愿意他留来说说话的。终于一天，我们还是好上了，一好就是两年。其实，我们也不忌讳别人说什么的，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说我，你离婚吧！我说，我不。他说，那我可要结婚了。我以为他开玩笑，就说，我得给你备份厚礼了。他真的结婚了。她老婆也好像知道我们的事，所以，他上卫生间也是不准带手机的。他从此失踪了！我才觉得我不能没有他，可是又不能长期占有他，我和他真的是有感情了，他又把我抛向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不干了，我把商店盘了出去，再也不想抛头露面了。直到前几天，他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老婆病了，想借点钱，我本来不在乎那点钱的，可我还是说：我没有！我以后生活中也许会遇到别的男人，但是我再不会投入那么深的感情了，真的。你又不想听了吗？

“我这故事，我的几个好姐妹都是知道的。你这就知道萍姐介绍你我认识的原因了吧？”

我无言，真的无言。这公园里人已经很少，灯光依然明亮，鱼儿越出水面，划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在慢慢地向外扩散。远处一对对男女在模糊中，或者拥抱，或者接吻，或者还干些什么。

“我什么都跟你说了。你如果认为我是个坏女人，现在可以走了。”凭兰望着我认真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把手轻轻扶上她的肩头，她就毫不犹豫倒在我的怀里。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官地矿）



再回首

□ 魏洲睿

二十一岁的许梦珂在生日那天许了一个愿：她想背着画夹独自到西藏写生。

和大多数这个年代的少男少女一样，她谈过几次不算轰轰烈烈的恋爱，偶尔翻翻曾经收到的情书，总觉得那些回忆与自己太遥远，像看一场场爱情剧，悲喜总隔着些许时光的痕迹。

星期天早上，梦珂独自在公园里写生。她戴着遮阳帽，身着蓝色背带裤，一副清爽的样子。正当她独自享受这片刻心灵的静谧时，喧闹的声音很快迫使她注意力转移了。

一群十八九岁的男生女生正朝着她小憩的草坪走来。六月的清晨，阳光斜斜地洒在她细腻而娇美的脸上。

“好素净的一张脸！”有人默默地赞叹。

十八岁的蒋书诚，有一种儒雅的风度，虽然看似有些单薄，但总不乏惹来异性亲睐的目光。

许梦珂不知道，那天有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曾站在不远处将她的情影深深刻在了心里。

大三开学不久，同舍生一起庆祝米茜的生辰。吃完饭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去唱歌，快到电梯口的时候，满脸喜气的米茜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抱住楼口的少年：“书诚啊，狠心的人，怎么开学这么久了，次次叫你，从来说没时间，今天知道对不起你姐了，才委屈来看姐？”说着拉过依然一脸平静

的少年，一一做了介绍。

蒋书诚没想到，在这会意外遇到一年前的写生女许梦珂，而且居然和自己的表姐还是一个宿舍的。他现在已经在表姐他们临近的大学上大一，平日在一家公司做兼职，抽不出时间来看她。

“表姐！我今天专门来给你庆祝生日。”

“那，走吧！”米茜拉住蒋书诚，“咱们一起去唱歌。”

他们一起进了歌厅。

歌厅里，大家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的歌喉，唯独梦珂坐在角落里，默默地不争不抢不唱。

“梦梦，你都坐了快两个小时了，也不见你唱一首歌，不行，你必须得来一首！”一帮人把坐在那里老老实实的许梦珂推到前面，她点了一首《再回首》。

包房里昏黄的灯光洒在那张娇美的脸上，声音有一种甜美的味道。

她的发型有些乱，你会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妆容的一张脸在灯光下透露出一种神秘感，如魔幻小说中的精灵一族。他如是想。

城市的霓虹闪烁在大街小巷，回去的一路，他一人故意落在人群后面，看着灯光下梦珂的身影隐隐绰绰地移动，他的双眸被点亮了。许梦珂，一个好美的女生。

五月的一个周末，几个学校的摄影协会组织会员一起相约去郊区的景点采风。蒋书诚和舍友一起参加了活动。在集合的地方，他看见了一脸微笑的女生与旁边的人亲切地交谈。

是许梦珂啊，那个从千万个人中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人！

“小蒋，我过去打个招呼啊。”舍友朝许梦珂所在的地方走去，跟许梦珂的朋友攀谈起来。

他也不假思索地上前去，还没说什么。就被舍友一把抓住胳膊拉到众人跟前，一一作了介绍。他看到许梦珂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想到了什么，朝他微微一笑。他想，她可能是想起了自己，心情不由地感到惬意。

一路上，一行人都拿着摄像机捕捉美景。不知不觉，他在转移镜头的过程中，镜头前就出现了许梦珂专心致志地调整摄像机的情景。他小心翼翼地把她专注的样子拍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他问了很多人的联系方式，包括她的，她痛快地给了他手机号。可是在知道了那个号码后，他的心又开始沸腾起来，他默记了那个号码，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过了几天，他又到她的学校打篮球。打完球的他大汗淋漓地路过她所在的宿舍楼的时候，一种莫名冲动涌上来，他掏出手机准备给她发个问候信息。

“小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我昨天等你电话等了一晚上。”一男生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地揉了揉女生的头。

他看到了，那个女生是她，正从路边走过。不再是温婉的样子，像所有恋爱中的女生一样，有些怒气的她用脚踩了男生一脚，扬长而去。

信息终是没有发出去，手机被他重新放了回去。回去的路上，他想，原来她有了男朋友了，我不能再打扰别人的生活了。让这份美好留在心里就是了。

他没有再打听过这个人，虽然他时不时想起认识她的点滴。他没有再听过那首《再回首》，他觉得那首歌似乎就是冥冥中注定了的结局。他再没有参加过摄影协会的活动，他觉得自己最好的作品就是被定格的专注女子。

他再也没进入过她的学校，那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撕扯着他的伤口。

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两年之后，他升迁到主管。他准备三个月后与相恋两年的女友结婚。唯一不顺心的是最近公司与一家广告公司在业务上出了点问题，作为洽谈人之一这几天他没有怎么休息过。

第二天，双方正式会谈前一刻，他们却被告知对方公司最近人事大变动，其中对方的主要洽谈人昨天才上任。突然的变动让他心情十分糟糕。刚坐到会议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了对方的主谈判位上，是许梦珂，她变了，变得成熟性感了许多。她坐在那里，

不知怎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大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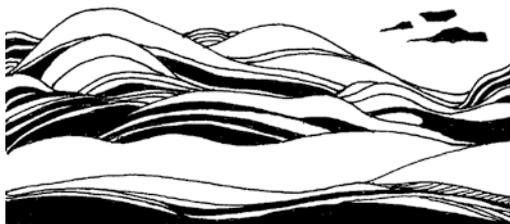
会谈比想象中似乎顺利了许多。散会的时候，她走在他旁边，客套地问他可否一起就餐。他寒暄了几句一起到了一个法国餐厅。两人谁也没有说生意上的事，从头到尾都是礼节性的客套。他看到了她手上的钻戒，她结婚了，他一点都没有意外。

她是真的不认得他了吧。回家的路上，他的思绪有些杂乱。

在家里的书房里，他电脑上网打开了她的空间。有一篇日志中提到她想背着画夹独自到西藏去写生。他听见未婚妻在电视机前的笑声。原来，不是什么梦都可以做，那些没完成的梦永远也只是一个梦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不要随意妄想脱轨。他们的结局是早就注定的事，是他自己纠结的梦而已，她从始至终不知道。

再回首，恍然如梦。

(作者单位：晋中学院文学院)



最美的风景（外二篇）

□ 邢兴平

那真是一处绝美的风景胜地。

蓝天碧海，椰林沙滩，阳光丽日。还有一群昔日的同窗好友相伴，他开心极了。

那是在一处南国海滨的同窗聚会上。他作为一名聚会的主要组织者，天天沉醉在为同伴服务与倾心交谈、喝酒狂欢之中。在多年后的难得相聚中，那几天他与大多数的与会者一样，充实、忘我、迷醉，与极度的兴奋。

景色迷人。还有亲密的同窗玩伴，一切都是那么地让人心情舒畅，流连忘返。

这真是难得的盛会。

然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短暂，稍纵即逝。短短几天的聚会，很快就要过去。转眼，大家开始收拾行装，准备撤离。

经过几天紧张的活动包括不停歇的狂欢，他感觉到了累。他也实在舍不得这难得一到的风景如画的胜地。他觉得没有欣赏够。同时，几天的喧嚣热闹，也让他心里有一些烦躁迷乱。他想一个人再静静地呆上一两天，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再好好放松放松。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改签了本来与同伴一同返回的机票，续订了两晚的酒店房间，准备在大家走后再多住两天。

预定分别的日子到了，他一一送走了依依惜别

的同伴们，独自留了下来。

送走了同伴，告别了大家在一起的热闹喧嚣，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可是，他的心却静不了。

他出去欣赏风景，可眼前的风景也好像黯淡起来，没有那么光彩夺目了。

没有了同伴的嘈杂吵闹，他本以为会宁静安定。可是，他的内心却莫名其妙地变得异常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他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孤独。

他不想再呆下去了。

于是他赶紧打电话，想把改签了的机票再重新订上，还好，机票还有。还是原来那一趟航班。

他匆匆地退了酒店赶往机场，终于在最后时刻登上了飞机。

他跟大家再一次相见了。他的内心突然一阵莫名的激动。

你不是还要住几天吗？怎么又赶来了？大家都很惊讶。

他掩饰地说，又有事不能住，就赶来了。

于是他又跟大家一起亲密无间地说笑打闹起来。

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安祥与感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

邂逅

他与她是初恋的情人。因为各种原因，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在她的心中，始终认为是他抛弃了

她。如今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互不通音讯。虽然，在偶然的时间里，他们也会想起对方。

分手二十多年后，一次极其偶然的的机会，他们邂逅相遇了。

他与她都不再年轻。岁月的风霜，在他们的脸上都留下了印痕。虽然他们还并不能说老。

不再纠结，不再有撕心裂肺的哭诉。他们很平静地坐在一起，聊天、喝茶。他们试探性地问起对方的近况。

你的那位一定比我强很多吧？她说。

不，她很一般。学历没有你高，也没有你漂亮。他回答。其实他心里清楚，他的妻子至少不比她差。

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不会吧，你的眼光一向很高，你不是嫌我——

不，你误会了。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原因很多。他顿了顿，你真的很漂亮，也很优秀。

算了。她的嘴角掠过一丝嘲讽。你总是骗我。

短暂的沉默之后，她又说：你不想知道我的情况吗？

我一直在关注你。他说。

她昂起了一直低着的头，目视远方。“他比你

优秀！”她语气坚定，充满自豪。

我深信不疑。他说。

他一米八九的个子，比你高很多。

他很有出息，在单位已经是很有地位的领导了。

他很体贴入微。

我们的儿子也很优秀。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脸上露着骄傲的神色。

祝福你。我一直认为你一定会找到比我优秀的人。他恭维地说。

我真庆幸没找你。她又说。

他连连点头。

短暂的相遇之后，他们再次分别了。他的心里释然了许多。她找到了比自己更优秀的男人，他真的为她而感到高兴。

不久之后，他碰到了一位老相识，说起她的情况。听说她过得不错？他问。

有什么不错，就那样吧。老朋友说，找了一个很平常的男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罢了。

他无语。

喜事

门卫老陈头给领导出了个小小的难题。

这天，他鼓起勇气，借给领导送报纸的机会，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将一份大红的请柬郑重地放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懦懦地说：女儿出嫁，想请领导赏光。

领导惊讶地看了看老陈，半晌才说：你嫁姑娘？不是儿子还没成家吗？在那儿办事？

是。先给闺女办了再说，反正儿子一时半会也找不下，不能把女儿耽搁了。在老家办，想请单位上派个人去捧捧场。老陈说。

领导盯着老陈看了半天，好像不认识似的。

喔。领导沉吟了一会，好，我知道了，你下

去吧。我们研究一下。

老陈走后，领导把办公室主任叫来，把老陈的请柬丢给他，有些好笑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老陈家嫁姑娘，居然也来请我们。

是吗？办公室主任把请柬拿过去，也笑了。他可是一个临时工啊！

领导说，是啊，一个临时工。嗯，这样吧，你先拿下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老陈是单位的临时工，就是一个门卫，平常干些打水扫地、收发看门之类的工作。要说这门卫，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得了的，总要有些来头才行。这老陈就是单位上级的一个大领导介绍来的，说是他老

家的一个什么远房亲戚。老陈干了有好几年了，人倒还老实勤勉。开始两年，这老陈还本份些，门看得挺紧。这两年就有些不大安心了，在门卫室偷偷卖起了冰棍方便面之类的小东西。因为工资低，又是上级介绍来的，领导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去了。

可现在他居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对于老陈的要求，领导们还是郑重其事地进行了研究。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多数人认为，老陈虽是个小门卫，但平常工作还是尽责的。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是鼓了很大的勇气，要是不去，一定会挫伤他今后的工作积极性。再说还是大领导介绍来的。因此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还是不应当驳了老陈的面子。至于说派谁去，则大家一致认为，主要的领导不能去，派办公室主任去祝贺一下也就足够了。

于是这重任落在了办公室主任的身上。老陈家在本省一个偏远小县的山村。办事那天，主任带了车前去道贺。那真是一个落后的穷山村，路远难行，荒凉破败。当办公室主任乘坐的小车风尘仆仆终于停到老陈家那破旧的院门口时，引来了全村人的围观。一村的人都对老陈刮目相看了。

这是我们单位的领导！老陈兴奋地大声向亲戚朋友、邻居乡亲介绍。办公室主任受到了隆重热情的欢迎，理所当然地被待为上宾，在婚礼上还代表单位讲了话，说了些祝贺道喜之类的好话。

在宴席上，村里有人偷偷地问办公室主任，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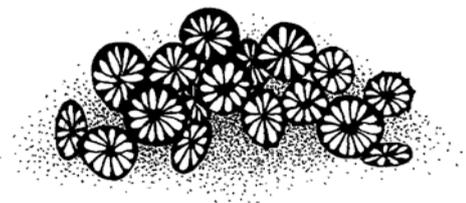
说老陈在你们那儿转了正？办公室主任含糊其辞地嗯、嗯了几声。

那一天老陈红光满面，异常高兴开心。不光是因为嫁女儿办喜事，更因为锃光瓦亮的小车开进村，单位来了人，一时感觉真的成了公家人，那面子大了去了。

参加完婚礼，办公室主任返回时，老陈一家千恩万谢，还特意给单位的领导们带了老家的特产，一种小米——据说过去是给皇上进过贡的。

老陈回单位后，工作积极性异常高涨，领导让干什么都没有二话。过了不久，听说老陈那年龄很大、久未成婚的大儿子也找下了对象。老陈整天乐呵呵的，笑得嘴都合不拢。

（作者单位：古交市第三高级中学）



永远的长安（外一首）

□ 潘洪科

永远的长安 是城壕里
男人的记忆与思念
城内与城外
阅尽苍桑与冷暖
城楼上的旌旗
与官道上腾起的狼烟
把一个朝代的传奇
沿城墙 走远……

西望长安

异乡漂泊的驼队
涉过阳关
秦王破阵的乐鼓
在玄宗韵事里重演
汉风盛唐的热风扑面
万丈红尘中 失意的诗人
由南门而出
留下秋风为茅屋所破的诗句
在跌宕中沉淀
超凡脱俗的思想
在西望长安的风中
相传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文联）

王宝的创业故事

白元杰

自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中国梦”以来，我就一直在想，梦是最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的，人们过去也说梦想，但总给人感觉是浪漫的，如果想严肃一点，还有另外一个词是理想，也可以用，但为什么郑重提出的是梦想，而不是理想，所以我一直在参悟，直到最近领导让我撰写创业青年王宝的事迹材料，我才深深地受到了启发。

王宝今年38岁，在西山煤电杜儿坪矿居住，没有正式工作，多年来，凭借勤劳致富的双手，积极进取，努力打拼，终于开出了一家婚纱店，取名叫“宝宝庆典”，不光经营婚纱，此店的一条龙服务十分周到，你想不到的它都替你办到了，因此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可谁也不知道，今天的辉煌竟然源于他儿时的梦想……

1976年7月，王宝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井下采煤工，母亲没有工作，他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五，上面是四个姐姐，正因为他是唯一的男孩儿，家中宝呀，所以取名叫“宝宝”。虽然物质条件严重不足，但宝宝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有一个姐姐就够幸福了，何况有四个，因此可以说，在精神上他过着贾宝玉般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特别能吃苦。用宝宝自己的话说，“全家都很爱我，宠着我，事事都不让我干，可我不那样想……”

真是要多巧有多巧，幼年时期的宝宝就有一个和贾宝玉非常类似的梦想，他天生爱美，又从小和姐姐们玩在一起，家中也净是些裙带、红头绳、抹脸油、指甲油、环环坠坠的东西，耳濡目染，就陶冶了他的爱美情趣，试想如果是四个哥哥，家中肯定是些刀刀枪枪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宝宝不但爱美，还爱动手操作，勇于尝试。姐姐们有时时间紧张，她们一边吃饭，他就在背

后学着帮她们扎辫子，调指甲油，或是搭配衣裙、衣裤。邻居们、学校的老师们渐渐就发现了，老王家的闺女们实在会捣迟（打扮）自己，但大家起初都不知道这些都来自宝宝的创意，姐姐们当然不会说，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男孩子干这些事情是没出息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数贾宝玉了。

然而宝宝不这么看，他认为这正是自己的梦想，将来还要做成自己的事业，为之奋斗终生，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别人想不到的，甚至不敢想的，等做成以后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为之赞叹，所以梦想并不是空想，也绝非理想能替代的。都知道家庭主妇炒菜做饭，但南北大厨男的居多；都知道白衣天使多为女性，但也有个别高级男护（郭冬临春晚小品就演过）；更不用说那名振中外的“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等大师，难道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缺少女戏子吗。

宝宝1995年初中毕业后，就能回矿上工作，而且当时比现在容易多了，但他没有，他一边在山纺从事纺织工挣钱，一边自己学习美容美发。也许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不能吃苦，非也，他随后的人生经历就会明确回答你，他被迫在小煤窑打过工，而小窑上的苦，远非大矿工人可比。即使是在山纺的这段时光，也是非常苦的，男工肯定要干许多体力活儿，他下班还要自学，但他心中有一个目标，在单位任劳任怨，自己勤学不辍，广泛地接触生活，体验生活，为他以后发现美、创造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宝宝结婚成家，很快有了一个儿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开始为养家糊口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宝宝决定去小煤窑下坑挣钱，这也许就是命运的捉弄，当初矿

上下坑你不干，现在同样是下坑，安排你到小窑去。然而外柔内刚的他并没有被吓倒，他把捉弄当成一种考验，开始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家，同时也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而奋斗。于是他用下小窑攒下、省下的钱先租了一个柜台，做起了小生意，有时商店不景气，让他彻夜不能安睡，父母姐姐们就都来资助他，但他有他的原则，每次总是一渡过难关，就马上还钱，从不拖欠。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资金，终于可以开启他的寻梦之旅了。他自己就有过硬的美容手艺，不用雇人就开了一个婚纱店，夫妻二人经营，一开始主要是给新娘盘头、化妆，后来才慢慢地做大做强，租了门面房，逐步搞起了婚庆一条龙服务。

刚开始干婚庆没有经验，于是他就求师问友，向别人学习做手持花，装婚车，以及婚房布置等。这些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付出很多，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他都要亲自到主家放拱门，策划婚礼现场，直到主家满意为止。在给新娘化妆时，他有时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对待每一位顾客都同样认真，不论贫富，因为这是他的拿手绝活儿，对他来说，这不仅是生意，更是创意，他的梦想就是实现美。他的化妆因人而异，各具特点，从不敷衍了事，有时遇到要求过高的新娘，他就耐心对待，直到满意为止。渐渐地，他的化妆水平出了名，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很多顾客远道而来，矿上举行活动也经常叫他来给主持人化妆。

宝宝经常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能让主家留下遗憾。”然而常常是顾了大家，就顾不了小家。今年5月19日，他的店里接了五家婚礼，而这一天偏偏也是他家外甥的婚礼，好日子经常就赶在一块儿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他只能放下外甥的不管，当时人员不够，他还又叫上妻子，结果是夫妻二人都留下了遗憾，但却把别人的婚礼搞得轰轰烈烈。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以前宝宝和父母住在一起，现在他是经理了，有了自己的房子，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不但自己过上了小康生活，还能照顾父母，接济姐姐们。八年创业，他在自己梦想的指引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路。

过去给我感觉，梦想一般适用于年轻人，甚至最好是孩童，实际上，梦想是一个人毕生的追求。譬如小时候课堂上老师就问过梦想，同

学们踊跃发言，我的梦想是科学家，我的梦想是歌星，我的梦想是清华北大，我的梦想是联合国秘书长，等等等等，总而言之爱扯多大扯多大，能不能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反正说了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同学们长大以后，很多回了矿上，凭借的是子弟的优厚条件，按部就班成为普通的职工，包括笔者也是这样，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回归现实，简单求稳，老实工作，平凡生活，父母也少操心，工作久了，还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晋升，也能实现很多理想。虽然这些理想也都是你想要的，但都是模式内的，缺乏创意，缺少自由，这正是理想与梦想的不同之处。对于国家来说，如果每个人只求实现理想，而不敢尝试梦想，国家不会得到任何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同样是一辈子，没有创意的人生实际上是有缺憾的，稳定这个词也意味着枯燥，也许你觉得平平淡淡就是福，但只要和人家创业的一比，就被比下去了，就会有虚度光阴之感。就从笔者与王经理短短的接触中，我就产生了由衷的羡慕，痛快吃苦，痛快享受，过程充满了创意和刺激，这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虽然企业内部也在求新求变，但和社会这个广阔的海洋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创业还得到社会中去，去大胆地实践，国家和企业都在大力支持。这次“好儿女志在四方”活动还附有一张自主就业创业青年人物信息表，上面专门有一栏就是“需要得到什么帮助”，可见企业的关爱，你有梦想，我就支持你。而王经理创业时还没有这些条件，完全是白手起家，他不但有梦想，而且织就了自己的梦想，开创了美好的人生，真的是我们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当今社会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果你也有梦想，那何妨放手一搏呢，也许就会另辟蹊径，开创不一样的人生。

（作者单位：杜儿坪矿）



置身兰台之中，我带着一派纯净和虔诚。我知道，这是我的选择。

……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八年前，大学毕业的我从校园走进校园，走上讲台，从学生变成老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工作中，我一直努力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履行一名教师的职责，把知识和爱奉献给学生。没有惊人的壮举，没有耀眼的光环，拥有的只是盛开的桃李。也许是冥冥中注定与兰台有这份情缘，一个偶然的机，我参加了集团公司档案馆的招聘考试，之后，便成为了一名专职兰台人。

初到工作岗位，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恐慌。陌生的档案工作、陌生的同事、并不优越的工作环境、还有那刺鼻的防虫剂味道，我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抱怨、懊悔。在新领导不断鼓励、新同事不断的帮助下，我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告诉自己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既然选择了，就要静下心来，做好为之奋斗的准备。我也常常戏称，进了档案的门，就是档案的人。在前辈的带领下，我逐渐知道了什么是打印稿、签发稿、底稿；什么是全引目录、案件目录、归档号；什么是永久、长期、短期；什么是归档大流水。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默默无闻地做起了默默无闻的工作，独立完成了股份公司2012年文件的收集、整理、分类、录入、编目、上架的工作。我欣赏地看着档案柜里整齐的档案，成就感油然而生。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档案人。

不知不觉，我已在档案馆工作了近两个月，虽然短暂，但已“渐入佳境”。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领略到了档案的风采和本真，这种貌似平淡寂寞，却底蕴厚实的工作不断吸引着我。也许是八年的教师生涯养成的习惯，我开始对“档案”、“兰台”寻根问祖，才知道“档案”一词早在清代就已经出现了，现存清代档案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起居注》中就有“档案”一词。有关它的文字表达最早见于杨宾所著的《柳边记略》（约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六年）中。该书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储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

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书于纸者，也呼为牌子、档子矣。”“档”和“档案”连用，就是存入档架的档案。而“兰台”则是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东汉时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又唐中宗曾改“秘书省”为兰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兰台”已成为用来泛指档案保管机

挥手讲台 情系兰台

高洁

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就被称为“兰台人”。这样，我终于明白了“档案”、“兰台”的含义。

平时，我喜欢穿行在排列整齐的密集架中，那些被珍藏的档案整齐又安静地摆放在档架上，经历着季节的变化。面对一份份档案，如同面对着楚楚可人的古典，每一份都是大智大慧的沉淀。一种特殊的平静，抵达内心深处。我仿佛又回到了奋斗过四年的象牙塔中，守护着一一直渴望着的精神家园。瞬间醒悟，这种感觉是我一直渴望却从未感受过的。透过缄默的档案，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自己的渺小，似乎穿越了时空，领略到了岁月深处阳光的凝重与生动，感受着古老的渊源与我不曾相约的命运。突然想起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一句话“一切归档！”无论岁月如何冲刷，无论时间如何磨蚀，历史的人和事都将归于沉寂，以一种最纯粹的姿态，变成档案的形态被保留下来。档案，不仅记录了成就，而且记录了获得成就的过程。“承载历史”，这该是多么有份量的四个字啊！至此，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档案工作是份多么神圣的职业，心中不断涌起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催我努力，催我前行。

有人说档案馆是个没有“油水”的地方，清贫成了档案人的“雅号”。这里远离喧嚣，远离迎来送往，远离高职要位，只有一群最平凡的档案人，一卷卷亲手装订整理、认真书写的案卷和目录，一排排无言的铁皮架和密集架是他们的全部财富。这一切，都默默地存在着。也许，人们常常会忘记了它的存在，只有在万分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了档案馆，才想起还有这么一个角落保存着真实的历史原貌和不可替代的确凿证据。尽管这样，档案人依然对查阅者报以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周到的服务，尽全力帮助他们找到原始的凭证。有人认为档案工作微

往常，人们见面打招呼习惯说“吃了吗？”；现在，似乎该代之以“买车了吗？”。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毋庸置疑。

大概不少人有过多次应答此类招呼的遭遇吧。老实说，宝马、奔驰、保时捷那是“款爷”们的坐驾，咱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可咱目前收入稳定且衣食无忧，拥有一辆中低档轿车以代步并非言过其实，用囊中羞涩作答显然有搪塞之嫌。咱算不上名人高士，也够不上格调高雅，当然没有“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境界，但，咱是打心眼里乐于以步当车的。

以步当车好处多多。小而言之，以步当车是健康之需。

生命在于运动，这早已成为共识。而行走是涉及全身组织器官的运动，有利于肌体的新陈代谢。有人给它总结出六大益处：一是有利于骨骼的强度，可使关节灵活；二是能使呼吸肌发达、肺活量增大、氧气的交换能力加强；三是能使心肌发达、血液的储备和输出量增多、心力得以加强；四是能使人胃口大开、食欲改善、消化吸收功能增强，使营养源更为丰富；五是能调节大脑机能，使人心情愉悦、思维敏捷、动作协调、记忆力增强、睡眠质量提高；六是能提高肌体免疫力。

湖北武汉的普通妇女陈玉蓉每天暴走十公

不足道，档案可有可无，但我们却深知责任重大。诚然，档案工作不是最伟大的事业，可是，任何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档案，离不开档案人平凡的辛勤工作。作为档案工作者，更需要一些特殊的品质，不羡浮华、不慕功利、朴实可靠、忠于职守，永远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淡定，保持着对档案工作特有的细致和认真，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姿态，脚踏实地地奋力前行。

告别挚爱的讲台，兰台成了我依恋的又一个家园。教师这个平台使我成长并逐渐成熟，而兰台则让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从陌生到熟悉，从无知到知之，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到相见恨晚的热爱，从抱着好奇感去接触到怀着神圣感去管理……我逐渐适应并喜欢上了档案工作。领导一个赞许的眼神，同事们暖心的言语，朋友的倾力相助

里，七个月风雨无阻，不仅使自身的重度脂肪肝遁迹销形，还成功地“割肝救子”，感动了无数国人，被尊为“暴走妈妈”。她是用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也成为得益于以步当车的最佳范例。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健康是生活质量的基础；健康是人类自我觉醒的重要方面；健康是小康水平的重要标志；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不相信，难道有谁会拒绝健康？

大而言之，以步当车是践行低碳生活、实现节能减排之需，也是缓解交通拥堵之需。

近几年，居住在城镇的人都会有同感，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或黄金节假日，好多地方会不约而同地发生道路拥堵现象，立体交通欠缺的城镇尤其如此。越是拥堵，汽车尾气的排放就越汹涌，整个城市很快就会被尾气吞噬。那些生活在交通干

线附近的市民们既要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还得忍受严重噪声污染，简直苦不堪言。难怪有人把汽车痛斥为“城市杀手”呢！

据说，省城每天新增汽车三百多辆，如果将其一字排开就会超过千米。且不论新增车辆给交通带来多大拥堵，仅尾气排放就不是个小数字。省城地处晋中盆地，我家处于盆地边缘，每日清

以步当车动起来

王培清

都转化成了我追求卓越的不竭动力和感动源泉，怀着对领导同事的感激之情，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感受着兰台大家庭的温暖。在兰台这个与世无争的天地里，给自己一个梦想，一个期待，积淀人生，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

有一种感情就生长在档案工作的梦里。

有一种渴望就漂游在兰台之中。

有一种挚爱就跋涉在档案工作的路上。

有一串兰台的故事唱得最惬意也最动人。

我爱兰台，记之，是为抒怀。

（作者单位：西山煤电档案馆）

早居高远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省城笼罩在一个硕大无朋的黑锅之下的情景。每每此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喟叹再三。

有人戏言汽车时代是“汽车代替了马车，喝油代替了吃草，尾气代替了马粪，拥堵代替了畅通。”还说有人因为塞车太堵心，索性下车后抽出皮带，冲着车后的蜗牛大动肝火：“我让你再跟踪！”再瞧瞧那些与车擦肩而过的匆匆行人，他们左右腾挪，自由穿行，既神气又得意，仿佛嘲笑有车一族是坐了禁闭、行为受限的待罪之身一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调侃，可笑却并不可乐。

前些天，我们一行几人要到一处风景名胜游玩，为了躲避塞车，组织者特意吩咐大家六点出发。刚开始，确实风驰电掣了一阵子，但经过一处设在采矿区附近的高速入口后情况就不妙了。只见，高速路上满载煤炭的重型卡车像一条不见首尾的巨型黑蟒横卧着。我们的小车见缝插针地往前挪动，很快就陷入这个庞然大物的四面围困，而进退维艰了。结果呢，短短十公里路程竟然耗时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个憋屈呀，简直没法说。当然，要比之于2010年那次拥堵百公里、日进千余米的京藏大塞车来说，我们的遭遇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资源的过量

开采已呈空前之势，水、电、油、气等能耗也日甚一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陡增，其直接恶果是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把实现低碳生活提到刻不容缓的高度，说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今天，党和国家倡导“绿色交通、低碳出行”，这无异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钟。它绝非表面文章，亦非应急之言。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呢？以步当车既能强身健体，又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无疑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作者单位：古交第十三中学)



西山武术队在“傅山杯”全国传统武术赛上获奖

简

在7月26日至29日由省体育局体育总会主办的2013年“傅山杯”全国传统武术邀请赛暨省第二十八届传统武术、散打擂台锦标赛上，西山职工武术协会组成的32人代表队分职工组和武校组，参加了各项赛事。经过四天紧张激烈的角逐，西山武术代表队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一举夺得金牌15块、银牌9块、铜牌7块的优异成绩，并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职工（6人）集体比赛第二名的成绩，为西山争得了荣誉。这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及俄罗斯、新加坡、亚美尼亚等国的92支代表队，1200余名队员和武林精英同场竞技。西山队员的出色发挥，震撼了整个赛场，受到了同行的赞誉。

(科文)

讯

老教师采访手记

陈士琴

沿着通往矿区的公路，穿过桃杏铁路桥洞不远，就会看到郁郁葱葱的西山脚下，在绿树环绕之中有一片被岁月冲刷而显沧桑的楼群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这就是我曾经工作过十多年的西山矿务局二中，她也曾经是西山矿区规模最大的中学。

昔日喧闹的教学楼，如今已听不到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老师们谆谆的讲课声；操场上，不见了学生们整齐划一的队列操练，没有了孩子们追逐打闹的欢声笑语，留下的只是一片寂寞，一片清静。

是啊，随着岁月的流逝，矿区的老化，工人的调离，学生的减少，编制的改革，二中——这个当年在西山广袤土地上曾经盛极一时，曾经为老矿教育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学，已经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离开了矿区人们的视线。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我退休离开二中，时间也不过十几年，我亲眼目睹了辛勤耕耘在老矿的那块土地上，踏踏实实在学校各个学科及不同岗位的教职工的努力工作，经历了我们红红火火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我不止一次地聆听过老教师们讲述的当年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矿区后代所作出的点点滴滴……

三十年啊，我每天跑家在这条路上

春暖花开的一个艳阳天，通过几次电话的询问，我辗转来到了位于市区五一路上马街一个宿舍楼，找到了居住在那里的王霏贞老师。上马街

是太原市的一条老街道，六十年代我曾经去过位于那条老街的太原六中。时间飞逝而过，这条老路早已斑痕累累，崎岖不平。

一进门，刚和王老师打过招呼，我就忍不住大声说起，您家住得这么远，几十年是咋跑家的呀？听到我的问话，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王老师哈哈大笑起来：“我家远吧，三十年啊，我每天跑家在这条路上。”（那时的人们，把从市里到西山上班，叫做跑家。当年，我们学校的跑家大军还是不少的。）

“那时候，我常常要带上午饭，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穿过小巷赶到火车站坐公交车，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天。遇上好天气还行，赶上个刮风下雨，或是交通状况不好时，一等车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些年，我们跑家的人坐牛车、搭便车、步行跋涉，都是常有的事。”

今年78岁的王霏贞老师早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原来在市里工作。在当时的校领导胡恒和孙滨的再三动员下，1965年，她毅然放弃了城里的优越条件，为支援矿区的教育事业来到了西山。

刚来时，矿区的总校设在白家庄三校。还是年轻人的王老师每天带着学生到河龙湾、杜儿坪背砖搬瓦，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建校劳动。

王霏贞老师待人和蔼，但在教学上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无论是给学生讲授课文、辅导作文，还是担任班主任，或是担任语文教学的教研组长，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当班主任，她非常强调课堂纪律，大抓教学

管理。每接一个初一新班，就和同学们一起订好班规，并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王老师不仅要求学生语文课堂上这样做，还要求同学们必须学好各门功课。她经常到班里听课任老师讲课，保证每堂课有良好的课堂纪律。所以她带的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作为班主任，王老师最注意的是对待每个学生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干部家庭还是工人子弟，她都是如此。她还要求同学们做到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教学中，王老师精益求精：“语文课的教材每年都有变化，需要在备课上下大功夫。我们就经常组织年轻教师一起认真备课，仔细讨论，争取每个老师都能较好地完成教学计划。”

“每周五的下午，学校召开教职工大会前，我总要给孩子们布置好作文题，争取每次写作要达到一个目的。比如，刚开始就要求同学们的文章语句通顺、标点符号准确等，慢慢再给学生加大任务和难度，逐步提高作文水平。我中午不回家，就让学生早点到校，当面一对一地批改作文，这样的效果很明显。”

“记得一年冬天下雪时，给学生上完晚自习回市里，一脚踩下去，大雪已经深到膝盖了。开公交车的司机都认识我们这些常年跑家的老师了，半路上一打招呼就给停了车。”

“八十年代末，我带了三年的一个毕业班，在中考中升入高中的就有三十多名。要知道那个年代，矿区好多学生还要报考中专、技校、师范和幼师啊！”

“又一年，局里举办语文、数学、英语比赛，我带的班三门成绩都是局里的第一名。1991年，局教育处组织作文竞赛，我带的两个班的孩子，就囊括了局里的前八名。”

说到这里，王老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说：“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教学水平还是挺高的嘛！”

为此，王霭贞老师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学生们爱戴，她年年被评为学校、矿区和局里的先进生产者，还三次当选为出席太原市的劳动模范。

退休年龄到了，学校又挽留王老师多带了一

年课。

如今，在家颐养天年的王霭贞老师，每天都要穿过那条走了几十年的狭窄老街，到附近的儿童公园参加晨练，去杏花岭体育场做健身操。她一辈子喜欢读的《读者》杂志，总放在她的枕边。

一辈子，我就是这样风风火火过来的

快满七十岁的王莲香老师，说话办事还是那样干脆利索、大大咧咧。她说，改不了啦，一辈子我就是这样风风火火过来的！

王莲香老师是太原三中的老高中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来到白家庄矿区，就在这个山沟里扎了根，安了家。她的爱人和最小的两个孩子都是矿区的职工。

我和王老师的年龄不差上下，说起话来也就随便得多了。她说：

“我来到白家庄矿，一开始在二校当小学数学老师，1970年到了二中后，就开始担任班主任。时间过得好快啊，三十三年里，我送走十几届初中毕业班，现在我的学生可以说是遍天下。走到路上、坐在车上，都有我教过的学生和我打招呼，就是在局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也不少。我还辅导过我们学校培养出去的两个少年大学生呢！”

王老师接着说：“我教数学，总爱举一反三。做题时，我常常鼓励同学开阔思路，动脑筋多用方法思考。对于做题的速度，也是很重要的。在班里，我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竞赛，看谁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做准确。比如出了五道题，要求同学们用五分钟做完，再检查大家是否真正弄懂没有。”

“说到这些，就要感谢当年在任的胡恒校长了。他给了我多次机会，让我去听胡敦钊、徐子嘉等几位老教师的课，还让我辅导他们所带班的学生，帮助他们批改作业。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我既学习了老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又学到了他们宝贵的讲课技巧，真是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积累了好多实践经验啊！后来我的一些教学

方法，好多都是从这几位老教师那里学来的，得谢谢他们啊！不是吹牛，那几年高中的老师都愿意带我教过的初中毕业生。”听到王老师说“吹牛”两个字，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她没有吹牛，我听过她的课，确实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每年还要在放假期间找地方，把我们班的一些双职工家庭中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特别是在矿井工作的职工子弟召集回来补课。家长们都很欢迎这种做法。这没有啥好说的，我觉得当班主任就是要做学生的知心人。每当我接上一个新班，只用一个星期就要了解清楚学生的各种情况，便于针对性地做好孩子和家长的思想工作，管理好这个班。”

说到这里，王莲香老师叹了一口气，感叹地说：“要想办好一个学校，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啊！当年的胡恒校长就很注重学校的教学管理和人才的使用。就是他听课的事吧，他从来不是只待在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绕着圈地深入到各个年级听课。看到哪个老师的字写得不好，甚至还有错别字，他就在周五的教职工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指正。那可是一个得人心的好领导啊！”

我的采访就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只是二中的一个普通教职工

来到白家庄二中小区一座家属楼的六层，我见到了已经74岁的贾永兴老师。好久不见，贾老师的身体比退休前壮实了，脸色也红润多了。

看到我夸他的身体，贾老师高兴地说：“是啊，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健康就是咱们最重要的大事。我现在每天早起早睡，中午保证休息半个小时。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生活规律可是非常关键啊！我早上出门锻炼身体，不吃肥肉，吃饭总是七、八分饱，特别是晚饭更不多吃。保护身体主要是看自己的态度行为啊！”

贾老师停了一下又问我：“你记得以前我还抽烟吧？”我“嗯”了一声。“为了自己的身体，在八、九年中我曾经戒烟五次，最后一次才戒掉。那是我的牙疼上火了一个月，终于下了决

心才成功戒掉，现在我是烟酒不沾了。你看我现在上六层楼也不气喘，在同龄人当中，我爬楼的速度算是不错啦！”贾老师兴奋地讲起他戒烟的故事，脸上都泛起了红光。

我也想起贾老师在学校时又黑又瘦的样子，现在真是不一样了。

“别看我年龄大了，现在的任务还不少呢！”贾老师接着说：“前几年孙女上幼儿园，每天接送是我的任务。去年孩子在白家庄附近的公园路小学上了一年级，接送的任务更大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多就要从白家庄出发坐公交车去学校，接上孩子送到儿子家吃了午饭，稍微休息一下，又送回学校上课。这一天挤几趟公交车，没有好的身体咋行！周末孩子学舞蹈，我还得送她去上课呢！”

说到上课，贾老师又讲起自己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当老师开始，一直到1997年退休的经历。

“1973年到了二中后，刚开始让我担任班主任。那时候学生多，一个年级就有18个到20个班，什么农业常识、生物、地理、政治，我都教过。1985年，我到了体育组库房管理器材，一直干到退休。我只是二中的一个普通教职工，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我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认真负责，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特别是管理体育库房，不能丢失一点东西。每堂体育课或是课外活动，同学们需要领取或退还体育器材时，我都要一一登记，仔细检查，不能有一点闪失。那些年里，在我管理的体育库房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说到他熟悉的体育课，贾老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胡恒校长在任时，二中初中的—个年级就将近20个班，三个年级有60个班，加上高中—个年级有10个班，全校就有七、八十个班呀！做课间操时，因为学生太多，领操老师都得站在主楼顶上，才能看到全校做操的情况。哎，那可是二中的一道风景啊！”听到贾老师说到这里，我好像也看到了操场上那片如同小树林—般的密密麻麻的场面。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贾老师由衷地说：“现在呀，我觉得人的心态很重要，啥事都要想得开。对于孩子嘛，能帮多少就帮多少，长远观念是怎么培养。不过，主要还是靠年轻人自己的努力，当老人的是管不了他们一辈子的。我们工资的高低也不能太计较了，够生活就行了。”

贾老师最后的这几句话，无疑也是给我上了一堂课。

我这辈子没有离开过西山的教育岗位

连着采访了三位老教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胡恒校长——一个在二中建校和发展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决定去拜访这位认识但不太熟悉的老人。

在集团公司老干处的帮助下，我慕名来到了胡恒校长的家，老两口热情地接待了我。胡校长今年已经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和我说起当年在二中工作的经历，还是头头是道，记忆犹新。

“1949年初，我考进了北京华北大学，4月份提前分配到太原，两个月后来到了太原西北实业公司，就是现在的白家庄矿业公司。上级分配我到煤矿工作，就是让我来搞教育的。那时候太原刚刚解放，矿区的学校也是新成立，地点就在白家庄解放街的老君庙。当时只有五、六个班，七、八位教职工，十来间校舍，后来陆续建成了二校、三校等。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领导让我担任了总校校长，管理着5个小学和中学。再后来又让我到局教育科当负责人。

1958年大跃进时，我回到了白家庄矿。那年头的学生虽然还不很多，但矿区条件不好，上课的教室不够，我们就分二部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我们组织师生打土坯、烧石灰、捡石头、背砖，积极参加建校劳动。四校、五校和二中就是在那段时间陆续建起来的学校。记得先后盖起了50间教室，建筑面积大概在3000平方米左右吧。因为我们是自己动手建的校舍，成本很低，每平米的造价才四十来块钱。我们还种了几十亩地，打下的粮食放到学校的食堂，有时给老师们分点蔬菜。”

说到这里，我看到老校长的神态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跟着他的回忆，当年老同志们在那艰辛岁月中奋斗的那一幕幕也似乎浮现在我的眼前。

“矿区的职工子弟，有的入学年龄晚，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现在，咱们西山的子弟在太钢、重机、太纺上班的都有，那时上大学的孩子还不算多。

七十年代开始了，在市里好多学校还停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复课闹革命，除按时上课外，还组织学生学工、学农，一切保持正常运转。矿上给我们派来了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帮助开办校办工厂。同学们轮流去参加劳动，打铆钉、修变压器、做无线电三极管。销售产品挣下的钱，学校统统交到矿上，只留一少部分给学生买书包。当时二中在市里和河西区、局里都是很有名的，我还去市委礼堂做过报告呢！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二中发展到大约七、八十多个班，4000来个学生，光高中生就有2000人。”

胡校长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次全矿职工大会上，当时在任的郭荣开矿长在说到矿区教育方面的時候，就自豪地大声说到：不用问咱们老矿有多少职工，就说二中的学生下了学，那马路上都是“乌央乌央”的一大片！郭矿长那得意的神态，夸张的语言，我至今记忆犹新。

胡校长又高兴地说道：“西山第一个女劳模韩凤仙，太原市第一个少年科技大学生张亚勤，都是从咱们二中培养出来的呀！12岁的张亚勤在报考大学时，有些老师还担心他的年龄太小。我说，没有事，让孩子出去闯闯吧。记得张亚勤穿的一双大号的解放牌球鞋，里面灌上凉水，说是怕他上课打盹。中午休息，头上盖个枕头，是怕影响他休息。1978年，张亚勤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成为了一名少年大学生。毕业后他又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还回到国内投资。去年中央台还做过他的专访，这是咱们二中的骄傲啊！这孩子很懂得感恩，母子俩逢年过节还来电话向我问好呢！”

胡校长哈哈笑过，又回忆起说：“反正那个时候，局领导看见哪儿乱，就把我派到哪里干。

解放初期把我分配到白家庄，成立二中后，我到了局教育科。后来去了一中，又返回二中，再到技校，直到离休。从我开始从事教育，这辈子就没有离开过西山。我这个人，从来都是重才不看人。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停课、停产，社会上乱哄哄的。我才不管那些，直接从市教育局拉来一卡车四十多个正规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在二中坚持复了课，这可是给咱们二中加上劲了呀！现在，每年都有以前调走或是退下来的老师来看望我。我知足啦！”

看着一直在旁边操劳的老伴，胡校长说：“我爱人也是从二中退下来的老师，如今已经86岁了。小女儿是我们的骄傲，当年在太原市的一次初中数学竞赛中还获得了第一名。后来搞了金融工作，现在是西山医院部门的负责人。西山领导对我们这些离休老干部照顾得也很周到，如今好好活着，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

听胡校长兴奋地讲了这么多，时间也到中午了。我怀着敬佩的心情，离开了这位在二中的发展历史中做出过贡献的老领导。

二中，是我教学生涯的起点

二中作为西山地区的老学校，为矿区培养和输送了不少好老师，多年来，这些老师都成了各个学校的中坚力量和佼佼者。后来在西山高中工作的杨生明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和杨生明老师在二中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的一个外甥却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现在在北京工作的外甥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到二中读高中时，遇到的班主任杨老师就是他一生难得的恩师。杨老师不仅教给他很多学习语文的方法，还教会了他不少做人的道理。从此，在外甥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杨老师的故事，我们之间也渐渐地熟悉了起来。

杨生明老师从小就是在白家庄矿区长大的，小学在老君庙读过书，是1963年矿中毕业，考入太原十中高中的三名优秀学生之一。1969年，他来到白家庄矿南坑掘进队，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三年后在参加一次井下会战中腰部负了伤。矿教

育科招聘教师，经过层层选拔，1974年，他成了二中的一名老师。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他，从此开始了全力以赴培养后一代的教学生涯。

杨老师刚到二中时，担任初中部的语文老师。一个学期后，认真负责的他就被推选到学校高中部，还挑起了班主任的重担。说到这里，杨老师感慨地说：“二中是我教学生涯的起点，能在讲台上站四十年，不容易啊！1982年，我去了一中工作，两年后又脱产到市教育学院进修，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回到二中后，领导安排我担任了学校高中部的班主任，还兼任了语文教研组长和年级组长。那时的二中号称亚洲第一大学校，可见学生和班级之多啊！”

“记得在一次全国煤炭系统的公开课活动中，学校把唯一的指标给了我。我带了一个班到一中讲课，经过几次民主测评，都是第一名。我给学生讲怎样写作，以一个学生的文章为底稿，效果还不错。这期间，我也多次获得矿劳模和市先进生产者称号。有一次，教育科让我去给小学老师讲作文课，大家也挺满意。”

说到这里，杨老师又翻出他保留多年的一堆厚薄不一、大大小小的册子让我看，这是他当年和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在一起办的文学周刊。在一本本发黄的手工刻写、油墨打印、装订简陋的名为《清泉》、《秋声月影集》——“中秋节诗会”选、《兰欣集》——“世纪随想录”等小册子里，我看到了杨老师在学校任課期间，为精心培养学生兴趣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每周一期的文学周刊，杨老师都是担任编外总编。他多次在现场给孩子们悉心辅导，并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写作、编辑、刻印，鼓舞了同学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大家的写作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学校，杨老师除了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组织同学办校内刊物，出黑板报，还经常参加各种级别的学术活动，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聊起我外甥的近况，杨老师说：“当年这孩子年龄不大就用繁体字写作文，还读过《鲁迅全集》，老师们都很器重他。他学着写短篇小说，当时学校的语文老师柴建国（后来调到临汾师院，现在也算是国内的一位知名学者、书法家）

帮他改稿，还在矿务局的杂志上发表了。这本杂志我保存了好多年，几次搬家找不见了。这孩子挺有主见，记得他考上大学来看我，和我谈起《高山上的花环》这本书。在当时社会上一片赞扬声中，他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微软副总裁张亚勤也是我当年在二中带高中班时的一个学生。虽然我没有直接给他讲过课，但经常有联系。前几年我退休时，他已经是世界级领头的科学家之一了。张亚勤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还在太原理工大工作了一年。2004年回理工大做报告时，局教育处也想请这位从西山走出去的学生回来，就找到我去联系。教育处领导赵怀信和我等一行人前往，张亚勤还记得我这个老师。后来因为日程太紧未能成行。”

1987年，杨生明老师来到西山高级中学任教。

1995年，已经是高级教师的他到了学校教研室工作，2005年退休，现在还经常外出讲课。

如今，退休在家的杨老师把一门心思放在了聪明可爱的小孙子身上，每天和爱人骑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学书法、练钢琴。他自己的各种情趣也丝毫不减，年轻时就会吹的长笛、箫、陶笛、葫芦丝都捡起来了。精力充沛的他还新添了许多乐趣：网上阅读文章、学习和创作格律诗词、整理个人文章等等。

出门时，杨老师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我自己这辈子几乎都在学习和进修。我们做老师的，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任务艰巨啊！”

从事教育39年，我当了35个班的班主任

6月中考的那天上午，在局老干处活动室，我与约好见面的彭士亮老师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匆匆离开了。彭老师是和今年参加中考的一个学生家长，商讨有关孩子报考的事情去了。

75岁的彭老师，看样子有些消瘦，他说，年纪大了就得注意适当减肥了，只要精神好就行。

1970年，为了充实老矿的师资力量，在西山

矿中担任英语老师和班主任已经八年的彭老师调入二中，当上了班主任。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重要的岗位。彭老师掐指算了一下告诉我：“从事教育工作39年，我当了35个班的班主任！”啊，工作39年怎么就能当了35个班的班主任？“是啊！有时刚把这个毕业班送走，领导又让我接替上了一个毕业班。”看见我有些疑惑，他补充地说道。

我在学校工作过，很清楚当班主任的辛苦。不论是男女老师，每天都得早起摸黑，基本是不能离开学校的。他们和学生、家长直接打交道，任务最重、责任最大。彭老师听我这样说，又笑着说起来：“当班主任确实很辛苦，但和学生的感情最深，学生最记得我对他们的好，总觉得我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无话不说。过年时，孩子们给自己的父母买一份礼物，还要给我送来一份，都认为自己的成长是和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八六届的一个班长李永胜，现在晋源区委工作，每年春节都要来看望我，让我很感动。这些事多了……”

“刚退休那几年，我还在矿区办了九年的英语辅导班，每周六下午给孩子们上课。这两年岁数大了，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那些早年毕业的学生把他们的后代或是亲戚的孩子都送来让我辅导。一个学生把外甥女送来说，彭老师，你教我们放心。她的音标总是学不会，放到你这里，肯定能学好！其实，我采取的也是每个英语老师最应该用的方法。比如要求学生发音必须准确，弄懂音标与字母组合的关系，做到会念就会写，看见单词就会读出来等。我还帮助学生从课文中选择优秀的文章，要求他们读顺、背会那些典型的、常用的句子。要知道，这其中都贯穿了英语的重要的语法关系啊。让孩子们有目的地去学习，是非常受益的。哎！这些小事都不值得提，主要是坚持。”

彭老师谦虚地说了一连串，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回家后，我也要给小外孙讲讲学习英语的这些方法。

现在，彭老师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身体，白天就在家帮助爱人适当地干些家务，看看报

纸。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也时不时去孩子们那里住。去年，儿子、儿媳带着孙子陪他们和亲家同去日本、韩国旅游了一圈。

我在物理实验室就工作了十七年

夏日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集团公司机电厂的一处旧家属楼，拜访住在这里的退休老师尹婉贞。

进了尹老师居住的屋子，老伴出门活动还没有回来，家里的陈设虽然有些简陋但还是干净整洁。看见尹老师单薄的样子，我不禁为她的身体状况担忧起来。

尹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别看我这个样，我都是得了两次大病的人了，现在已经恢复得好多了！想起那年，我的半个身子突然不能自如活动，我都没有去住医院，硬是靠坚持服药、锻炼身体和自己照顾好自己扛过来了！”“哎呀，太厉害了！”我禁不住为尹老师顽强与病魔斗争、战胜自我的良好心态叫起了好！

接着，尹老师讲起了她二十多年在二中的工作情况。

“今年我已经是72岁的人了。1962年，我参加了市里教干校的培训后，分配到阳曲县农村的一所七年制小学当了老师。1973年，我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当时爱人在局里的机修厂上班，没有人帮我照顾孩子，我就调回了二中。”

“刚来学校时，我是缺什么课就带什么课，都快成‘万金油’了。那时我还在市里住，每天坐公交车跑家。我的身体太虚弱了，那时的交通也不太方便，一次挤车时，就被别人挤出车外，把怀的孩子流产了，还是个男孩呢！1974年，校领导安排我和六个老师挤着住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几间平房里，生活很是艰辛。后来我又有了第三个孩子。有段时间，我在四校兼任小学老师，每天拖着三个年幼的女儿行走在四校通往二中的路上，尽管路程不长，但简直狼狈极了。记得我曾经和当时的胡恒校长说，我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累赘。胡校长风趣地回答我，你不是学校的累赘，是学校的宝贝！领导这句鼓励的玩笑话，让

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拼命地想办法克服家庭负担重、住宿条件差等具体困难，努力地尽自己的能力积极工作着。”

“1979年，领导分配我到了二中的物理实验室，负责管理教学仪器，准备物理课的各种实验。有时候，电教和生物课的实验室缺人，我也去帮忙。1981年，爱人在厂里分下楼房，我才搬出了学校的平房。”

“刚到物理实验室工作的那些年，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教室里也没有暖气，每天要和冰凉的水及各种器皿、电器打交道，一个女同志干起来确实有些受罪。夏天还好办，冬天来了，学校拉来一车炭，我得撑着瘦弱的身体去抢着往实验室搬运。上课前，我得抓紧时间把几个火炉生着，让空旷的教室暖和了，把物理老师需要的各种仪器准备妥当，保证老师和同学能在较好的环境下完成实验。没有教具，我常常自己制作；为给学校节约开支，我多次叫上没有课的学生，和我一起拉着小平车，到市里大北门街的仪器站，往回拉仪器。17年过去了，我虽然弄上了一身风湿病，但我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我按照学校的教学规程完成了应该做的各种物理实验，并且实实在在地记录下物理老师做实验的次数和上课的学生人次等，配合他们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通过动手操作，也帮助同学们从实验课中更好地学到了物理课的相关知识。”

尹老师一鼓作气地给我说了这么多，我真是为她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奉献而感动。

我对尹老师说，你也应该叫几个女儿多回来帮帮你呀！“咳，孩子们忙的忙，嫁到外地的回来又不方便，自己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尹老师微笑着说。

又到午饭时间了，我谢绝了尹老师的挽留，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好

认识并交往田慕荆老师，可以从二中图书馆、老年骑游队、老年大学校友几个方面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二中图书馆工作时，

田老师是我们的一位常客，看书、借阅，经常能见到他。

1990年，田老师退休后参加了局里组织的自行车老年骑游队。我常常看见他和那些热爱运动的老伙伴们，穿着统一的红色运动服，骑着插着小红旗的自行车，飞也似地驰骋在矿区的大街上。

去年底，作为老年大学的校友和曾经的同事，我荣幸地得到了田老师新出版的一本《诗词书画集》，看到了他热爱生活的又一方面。

这天，我如约来到了田老师在市里的一处居所。现年84岁已经退休多年的田老师，还是那么高大魁梧、开朗健谈。他的老伴也是一位退休教师，还是市里一位比较有名的业余作者。共同的爱好和对两位老师的敬仰，让我们很快地熟悉了起来。

“1957年，我从北京煤炭管理学院毕业，来到山西省煤管局教育处工作。1961年，上级把我调到了西山矿务局子弟中学教外语。文化大革命中，子弟中学解散，我又去了白家庄矿运输区当了三年工人。我能来到二中教书，还是靠当时的张文兰局长的一句话呢！”田老师爽快地说着自己的经历。

我忙问怎么回事——“一次劳动中，我遇到了张局长。他说，你这个大学生，怎么还在矿上劳动，赶快回学校吧！于是，我就来到了二中教外语。什么俄语、英语，我都教过，有一年我还带了七个班的外语课呢！”

说到这里，田老师问我，你知道咱们学校考上科技大学的张亚勤吗？我说知道，前段时间央视一套的“开讲啦”栏目，他还是其中的嘉宾呢！

“我没有教过张亚勤，也是给他辅导过。那时，这个孩子的个子还没有桌子高，上自习就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地背单词。才上初二的他找金孝思副校长借高二年级的三角课本看，几天后还了书，说是看完了。那真是用功的孩子啊！1987年，因为局里统一办高中，我才离开了二中。”

田老师又笑呵呵地给我讲起来他在老年骑游队的一些趣事：“1999年，我都快70岁了还参加

了局里组织的骑游队。在赵忠厚队长的带领下，我们骑游一队可是跑遍了太原周边的好多地方，光是跑车，我就置备了两辆。刚开始我们没有专门的骑游装备，就是戴个普通的帽子，背个水壶就出发。清徐、榆次、平遥、汾阳、文水、交城、阳曲、寿阳、盂县都去过，最远还到过介休呢！我们常常是凌晨五点半就出发，半路累了就躺在路边休息一会儿，饿了找个地方随便吃一口或是吃点自己带的干粮。天气热了，我把薄秋衣的袖子剪下来套在胳膊上，身上晒得一层层的掉皮是常有的事。那时我的血压已经高了，但大夏天骑车，不吃药都没有事。”田老师如数家珍地说着，我也佩服地频频点头。

说起他钟爱的诗词格律写作，田老师说这是1957年刚来太原工作时开始的。“那次和三个同学去晋祠公园游览，触景生情，一时诗兴大发赋诗三首，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格律诗词的学习和写作。九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局文联的赵克诚老师对我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但还是不太规范啊！应该多读些怎么学习写诗词格律的书来看。听了赵老师的忠告，我买了不少有关书籍，认真拜读，仔细研究，按格律诗词的规矩慢慢学着写起来。就这样，我越学越爱学，越写越爱写。五十年代去晋祠写的那三首，就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才定下稿来。

2007年，我又加入了市里的两个诗社，向老师和爱好诗词的朋友们学习取经，还常常一道外出采风。近年来，我的一些作品先后被西山文联办的杂志《七色花》及太原晚报、并州诗汇等刊物选用，在全国性的典籍中也收入了一些。如：

《中国奥运冠军题赠嵌名大典》、《中国当代山水诗词选》、《大中华千家词》、《百年辛亥颂词一千首》等。另外，在省总工会和山西诗词学会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省职工诗歌大赛》等比赛中，也有作品获奖。我的书法作品还参加过南宫、迎泽公园、双塔寺等部门举办的比赛，获得好评。去年，我又将自己创作的一部分诗词和书画作品集一体，自费出版了《诗词书画集》，也算是对我多年学习的一个小结吧！”

翻看着田老师精心创作出来的这本精致的

书集，我又问起他学习书法的事。“刚退休时，我在局书法组学习书法。后来局老年大学成立了书法班，我又积极参加了，现在我在老年大学的书法研究班学习。我着重学习魏碑体等，经常动手写写画画，自己图个高兴吧！”田老师回答我。

餐桌上，放着田老师刚刚为太原诗社约稿写好的两段以顺口溜和词牌（忆江南）两种体裁的《珠算情》初稿，他还煞有兴趣地高声朗读了一遍。田老师笑着说，退休后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好着呢！每天都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旅游、读书、骑游、创作书画和诗词作品，参加社会活动。我还喜欢唱歌和唱京戏呢！以前那些电影插曲和流传经久老歌，我都会来几句，我赶忙欢迎田老师表演一段。田老师随意地唱了一段京戏，真是底气十足、字正腔圆，我不禁为八十多岁的田老师的表演鼓起了掌。

我在田老师家的收获真不小，认识了他那位热爱写作的老伴，又有幸讨到了她的三本刚发表不久的文集。

从北京到山西，一晃已经五十多年了

这天下午，我刚走到胡敦钊老师所居住的小区，就遇见了外出取报的他。胡老师灰黑色的头发，整齐的衣着，爽快的话语，精神极了。

跟着胡老师进了门，小孙女在家。今年升高中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寄宿学校的宏志班。说起自己的孙女，胡老师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胡老师知道了我的来意，开门见山地说起在二中工作的那些事。

“1964年9月，我从外地调回局教育处，年底就被派到二中当了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那时，全局只有一个中学，就是人们常说的矿中。二中刚成立不久，但不是正式中学，只能算是走读学校。三个班录取的学生都是来自杜儿坪矿、官地矿和白家庄矿的职工子弟。当时的学校很破烂，学生们就在几间平房上课。文化大革命后，二中正式成立了，我带了重点班。记得王莲香老

师那时还年轻，也要强，常常到我带的班里来听课。

六十年代末期，好多地方都停了课，但我们还是一直坚持上课。我和外语教师金孝思、语文教师刘瑞祺搭班，我是班主任，教学生的数学。

1972年，二中成立了高中班，这是咱们局里最先成立高中的学校，这时我已经到了学校教导处工作。1978年的时候，学校简直是在超负荷运转。高、初中每个年級的班级数和班容量都大大超过。连一中的初中毕业生都从矿务局跑到二中来读高中。二中的学生多得呀，在全国来说都数第一、第二！学生做操时没有地方站，连教室前的过道和树荫下都挤满了人。你知道什么原因吧？那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分配来的一批大学生给了力啦！那几年，二中的师资力量最兴旺，人心也齐。好多老师带着二十来节课，我在教导处工作还带了重点班的18节课。那个时期，哪有什么班主任费和补课费呀！但大家和我一样都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从不考虑这些得失。

我是个不想当领导的人，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让我在学校担任了文革组长，负责全校的工作。我就经常给学生们做工作，告诫他们千万不能去参加打砸抢。

到了1986年，我当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但还在给学生上数学课。一直到1988年，送走最后一批高中班，我才在第二年调回局教育处，1994年退休。”

胡老师歇了口气又说：“我很怀念1977年到1982年这几年的时光。这几年可以说是咱们二中的一个兴旺期啊！一个国家、一个学校都有它的兴旺期，就是看领导重视和管理的程度了。我可以坦率地说，从1964年来到二中担任数学老师和班主任开始，到1986年我当了学校的领导后，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领导的奖励以及班主任费呀，补课费等等。就连看病，也没有去过当时还不收费的矿区医院。

如今，我教的学生的学生都当上了数学老师。最后带的一批高中生，大学毕业后还有不少人担负了所在单位的重任。”

说起他当年教过的少年班大学生张亚勤，胡

老师更是高兴不已：“这孩子在高中一年级时，是我的数学课代表。上课时，我经常叫他到黑板上演题，让其他同学向他学习。12岁的张亚勤在读高一时就自学了高二的功课，到了高二年级时又去高考补习班学习了几个月。科技大学少年班来招生时，天赋与勤奋的他就被大学顺利录取了。到美国继续深造后，仅发明获得的专利还几十项呢！”

听到胡老师滔滔不绝的一番直白，我又问起他当年怎么从北京到太原上大学的事。胡老师兴奋地说：“1954年，我们北京的几百个高中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是坐着专列到山西上的大学啊！那个热闹的情景至今我还常常想起。我上了山西大学的数学系。1958年大跃进时，国家提出了“教育要发展”的口号，我服从分配来到了缺乏师资力量的贫困山区宁武县。在那里的八年，我带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呢！我教的第一批高中生，升学率就达到了80%，考进山西医学院的就有三个学生。后来好多学生成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前几年还邀请我们回到宁武，好好招待了一番。

我和白老师就是在那个时期成的家，五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过了金婚庆典。今年正逢我的80岁生日，孩子们也给我庆贺了。”望着墙上那张儿女成群、一家人喜气洋洋的大幅照片，我也跟着胡老师高兴起来。

正说到这里，每天上下午坚持锻炼的白老师推门回来了。白老师为人正直，原来是西局高中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还是和我第一批参加局老年合唱团的朋友。

白老师一见到我就说，你还没有看见我们的金婚照吧？说完就拉着我进了卧室。一张大大的、有十来张不同时期的黑白和彩色照片做成的水晶片，立在床头柜上，也印证了他们多年来从事教育事业的一路风尘。

后记

能和我尊敬的老教师们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听他（她）们唠唠家常，讲讲自己的故事，是我

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我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老同志们为老矿教育事业做出的最平凡的事情告诉大家，让我们矿山的职工，让那些曾经毕业于二中的学生——今天的企业的中坚力量和年轻的职工朋友们，还能想得起给他（她）们授课的老师，回忆起自己在学校时度过的那些岁月。

今年的3月上旬到8月初，我几乎一直在忙碌于这件事。从上半年开始，好多地方又在修路，交通的不方便，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我的采访进度。通过多次的电话联系、登门拜访，再到无数遍的反复改稿和一个个人的回访，终于告一段落。将近五个月的时间，我陆陆续续地采访了九位老教师。我很庆幸在他（她）们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初步完成了我想做的事。

遗憾的是，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只是一个口述的倾听者，有些地方不一定十分准确全面。但我能让这些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老同志们，在我的面前或是开怀大笑，或是低头沉思，讲出自己心中的那点故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同时，在这次采访中，我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老同志们在工作中的敬业、钻研和为教育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以及在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一次次感动和敬佩。他（她）们在离休或退休后，幸福快乐、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更让我感到欣慰。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将来临，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作者为原西山二中教师）



忘不了漫山遍野的翠绿；
忘不了两江交汇的澎湃；
忘不了“棒棒”的声声吆喝
——忘不了，重庆的山，重庆的水，重庆的

人。

不知不觉，毕业三年了，却时不时会想起研究生三年，在“山城”重庆生活的日子。

虽然，在重庆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在离开重庆的日子里，才发现，

我已经爱上了那座城市；那山，那水，那人，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清晰可见。

记得初到重庆，是在2007年的四月，细雨绵绵，持续了将近十天。撑着伞，漫步在三峡广场，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欣赏着南方城市特有的温婉与柔美，轻嗅着空气中弥散出的香草味道，顿觉心旷神怡。在细雨的笼罩下，重庆显得更加静谧与甜美。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在蒙蒙细雨中，带回澎湃，将水浪一次次拍打在岸上，刚毅但不凶猛，依旧保持着绅士应有的风度。暮色降临，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安静了下来，人们开始娱乐活动。散步、逛街、K歌，人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卸下满身的疲惫，放下所有的不愉快，心情的放松自己，为第二天的生活，积蓄更多的力量。霓虹灯下的重庆，显得更加迷人，所有的张扬，在这一刻，都全部抹去，只有心灵的平静与安逸。在重庆的日子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重庆的四季是没有风的，而绿色问题遍布在你的生活周围，问题那么养眼，那么舒服。在重庆，用不着担心沙尘暴的肆虐，也感受不到逆风前行的艰难，它问题那么安静的伫立在那里，欣赏着人们的萧瑟与凋零。在树发芽的春季，你会看到，每棵树的枝头，都会最先长满嫩绿的叶子，而原先挂在枝头的叶子，则会慢慢陨落，直至整棵树都长满了新生的叶子。因此，春季，是新旧生命交替的季节，在这个生命律动的日子里，你会觉得，生命真的好神奇。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因此，街道也是曲折不平的。“地无一里平”是最能概括重庆的道路特点的。起伏的街区，盘旋的山路，蜿蜒的小道，形成了一幅高低有别，错落

有致的景象，整个城市，有点儿园林的味道，总有那么一小幢建筑物会遮挡住你的视线，让你无法领略所有的风景。因此，更能激起人们欣赏的欲望。

在绿树的环绕下，重庆的清晨，显得更加秀美，云雾缭绕，鸟语花香，远山宛若是人间仙境

一般，忍不住升起想要一探空间的欲望。爬山，是当地人们最普遍的休闲方式之一。顺着盘旋弯曲的羊肠小道，踩着清晨草丛的

露水，呼吸着新鲜清爽的空气，欣赏着路旁的风景，登上歌乐山，站在半山腰，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所有的汗水，所有的疲惫，皆因这美丽的景致而烟消云散，神清气爽。

了解了重庆的山，目睹了重庆的水，最难忘的还是重庆的各色小吃，酸辣粉、担担面、炭火烤鱼、麻辣火锅……真是令人垂涎三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朋友念叨起这些美食。火红的辣椒，嫩绿的香菜、晶莹的白糖，扑鼻的浓香，由不得你不食欲大增。尤其是重庆的火锅，是我吃过的火锅中，最好吃的。虽然辣的满头大汗，辣的舌头发麻，还是忍不住想吃，那是何等的畅快淋漓呀。

重庆的“棒棒”，是城市的一大特色，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所独有的。“棒棒”指的是一帮人，一帮以出卖劳动力赚钱的可爱的劳动人民。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根不到两米长的木棒，木棒的一头，都绑有麻绳。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火车站、超市门口……由于重庆是个山城，道路不平，因此这些“棒棒”为来回搬运东西的人们，提供了诸多方便。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彰显了劳动人民特有的勤劳与质朴。“棒棒”，是令我感动与尊敬的一批人。

重庆，一个令人难忘的城市，一个令人回味的城市，那山，那水，那人，已经是我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渐行渐远，渐珍惜……

（作者单位：霍州煤电白龙矿）

那山，那水，那人

黄艳

用智慧引领生活

张来香

人生的经历，尽管千差万别，但都会留下丰富的沉淀，犹如大浪淘沙，淘尽沙砾留下黄灿灿的金屑，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种财富就是智慧。智慧可以引领生活。

一位老者，丧偶多年。在他八十又二之年，出版了一本古体诗集，封面设计，书名题写，扉页插图，均出自自家之手。鼓励他出书的，就是他黄昏恋再婚伴侣。老伴也已年过古稀，接近耄耋，也有过失偶的寂寞孤独，在她的支持和推动下，出了一本《现代诗三百首》。这对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老夫妻，平日里行影不离，悉心关照着对方的饮食起居。春风送暖，简装出游，观赏名川大山，笑看云捲云舒，喜迎百花盛开，静听虫鸟吟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真是“青春何许年少，枯木也可泛绿”！逢年过节，回归各自原来的家中，与儿女团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国庆或春节，长假休息，两位老人精心安排。两大家庭欢聚一堂，彼此笑脸相迎使每个人如沐春风，温馨的话语如一股暖流在所有人的心里流淌。

“叔叔，我妈和您一起生活，脸上增添了笑容，气色比以前好了许多，谢谢您！”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阿姨，我爸晚年能这样快乐，感谢您的悉心照料。”

“要谢的是我，是你妈让我又扬起了生活的风帆。”

“哥哥姐姐们，春暖花开，我们一起去踏青。”

“弟弟妹妹们，葡萄成熟时节，我们一起去采摘。”

小家变成大家，如同潺潺的小溪水汇成涓涓的河流，亲情友情爱情融为一体，情浓浓意绵绵，这是一种智慧的组合。

和这对黄昏恋夫妇不期而遇，诗文成为大家滔滔不绝的话题，但很多的时候是这对老夫妇的内心表露。

“他的现代诗在随意中流露真情实感，很少有刻意雕琢的痕迹。”

“他的古体诗功底深厚，书法也有研究，最近

双塔寺书画展，他的书法获二等奖。”

看得出，这对老夫妇彼此很欣赏对方，彼此爱慕尊重，犹如一副粘性很强的凝固剂。为印证他们的爱情更稳固，生活更甜蜜，他们讲述了一件小事。一天晚上，写了一首由悲转喜的诗，“顿时”“刹时”“霎时”哪个更好，切磋了许久，没了睡意，索性到路上走走，真有同唐代诗人贾岛“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年夫妻过了年轻伴侣那种急风暴雨活力四射的岁月，这种相互赏识相互扶持也能使爱情保鲜。这就是智慧。

一群银发族坐在一起晒幸福，热烈的争论后终于找到了“幸福点”。结论是：能结伴来公园唱歌就比独自坐家中哼歌幸福得多；能拄着拐杖行走在阳光下就比坐着轮椅晒太阳幸福得多；能坐着轮椅在街上观看车水马龙的景象就比终日卧床看电视幸福得多；终日卧床但神志清醒能与人交流就比失去知觉成为植物人幸福的多……大家总结了一句，这是老年人的“下坡理论”。古人云：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夕阳西下，为回归之美。有了这种理念，吃得下想得开睡得着。自然地，就会度过喜寿（七十七），迎来米寿（八十八），憧憬白寿（九十九）。有了这种理念，就少了“活一天少一天”的恐惧，而多了“活一天多一天”的欣喜，命运掌握在自家手中，与其恐惧苦捱何不欣喜豁达呢？

转换思维，更新理念，这就是智慧，让智慧引领生活，生活质量能不高吗？

（作者为原西山高中教师）





挪威印象

5月2日，从瑞典卡尔斯塔德驱车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约300公里，沿途我们欣赏到的是与城市迥然不同的田园风光。一路上基本上是丘陵地带，虽然草场还没有完全返青，但一片连一片黄里透绿的草场，远处山坡上茂密的白桦林，以及森林与草场间，偶然有几座红白黄相间的木屋；奶牛、牧马、羊群、悠闲地在田园里吃草漫步。路边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明镜似的湖泊，天空象被水冲洗了似的，湛蓝湛蓝，几朵雪白的云在蓝天上飘忽。我们行进在高速路上，车流量不是很大，感觉清爽宜人，真是一片世外桃源。湖光山色旖旎婀娜，让人心旷神怡，别有一番情趣……

中午十二点到达挪威首都奥斯陆。挪威也是个千岛之国，与北极圈相连，是地球上最北端的国家，又称“通往北方的门户”，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国土面积狭长，南北长2518公里，最窄的地方仅有6公里，有20000公里的海岸线。1905年独立，是君主立宪制。该国多山，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3%，森林水资源丰富，也是峡湾最多的国家。世界著名的峡湾——“松恩峡湾”就

在距奥斯陆400公里的挪威境内。

我们直接来到奥斯陆市政厅广场，市政厅的建筑像一座纪念碑，它有两座高塔，一座63米，一座66米。市政厅广场一直延伸到海边，它的正门口有个展翅高飞的天鹅雕塑。市政厅对外开放，只要没有会议，人们便可进去游览。这里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地，厅内宽敞明亮，墙上巨幅壁画，充分体现了挪威国的风格。广场的两侧有十余座各种类型的石头雕像，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故事。广场北边是一条奥斯陆最长的街道，与皇宫正前方的卡尔·约翰大街相通。在这里，我们对奥斯陆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第二站来到十三世纪挪威王国为抵御外来侵犯而建的阿克胡斯城堡。这里居高临下尽览奥斯陆市峡湾及海滨建筑，市政厅红色的建筑，蓝蓝的海水，点点白帆，海鸥在低空盘旋，各种水鸟在水面上嬉戏，风光迷人。

奥斯陆地处挪威第五长的峡湾深处，四周风光秀丽，城市中心直指峡湾，周围有连绵的森林环绕，山脉近在咫尺，因此在奥斯陆乘船游览峡湾、散步、骑马、滑雪、爬山都很方便，其位置独一无二，城市交通非常发达。公路、地铁、海

底隧道把这个多岛的城市连接起来，出行非常方便。

从阿克胡斯城堡出来，我们乘车穿越海底隧道来到博物馆岛。岛上有破冰船、海盗船、文化历史等诸多博物馆。我们参观了其中曾先后去过南北极的破冰船，该船有39米长，总排水量800吨，名字叫“弗勒姆”号，由该国设计师南森特设计并制造。开始并不被人看好，人们都以怀疑的目光，这艘船能上北极？绝对不可能！但最终不仅前往了北极，而且还征服了南极。让人不敢想象的是，破冰船竟是木制而成，可见其工艺之独到。在此博物馆外的海滨广场上，至今还竖着曾经征服南北极的五位勇士的雕像。我在五位的旁边与他们合影，心想是否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后我们参观了维格兰雕塑公园。这里展着192尊人物雕像作品，由著名雕塑家古赫塔夫·维格兰（1869-1943）花费了40余年的精力所留下的伟大杰作。它所雕塑的题材以描述人生百态为主，分四部分展示了他的作品，分别为：生命之桥、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环。构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生主题公园。雕塑有的是单一的形态，有的是两三个人的形态，有的是群体的形态，个个都是裸体，个个都仿佛在向游人倾诉着自己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个双手握拳、怒目圆睁题为“愤怒的小孩”的雕像，十分动人。这里就是作者一生观察人生喜怒哀乐，爱情、家庭、和谐、友谊的人生真实写照，它凝聚了维格兰先生毕生的经历和心血。向他致敬！

难舍难分地离开这里，经过海底隧道，我们又来到前几年刚刚落成的奥斯陆地标建筑——歌剧院。此歌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歌剧院之一，2008年建成开放，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边缘，位置绝佳，它是世界上第一座能在其屋顶行走的歌剧院。除地上几层外，地下低于海平面16米还是演出厅。真可谓宏伟博大。站在歌剧院顶部，可以鸟瞰奥斯陆全城的风光和现代化的城市设施。我们分别参观了歌剧院内部和外景，宏伟壮观，作为奥斯陆地标性建筑当之无愧。

奥斯陆的地下隧道也值得称道。它弯弯曲曲覆盖于全市各个岛的地下、海下。巧夺天工的建筑，巧妙地把市区各个岛屿之间连接起来，有些

地方纵横交错，为了避免冲突，还分上下两层，从不同的深度穿越，可见其工程之艰巨、之伟大，充分展示了人的智慧和能力。

奥斯陆的入海口（峡湾）也是非常美丽的一道风景线，一张名片。真羡慕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上帝赐给他们这样美轮美奂的福地。当然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是极强的，有污染的企业是不允许在有峡湾的地方建立的。几天的行程，我们所看到的到处是清澈见底的海水，市区整洁干净，看不到垃圾。当地居民是非常珍惜上帝的恩赐的。

街道上偶尔看到幼儿园的阿姨带着一群群小孩在市区游玩的场景，看到孩子们个个身套安全反光衣，俨然像一个个小警察。可见挪威对孩子们的保护是匠心独具啊。

5月3日，因今天要赶到400公里以外的著名景点松恩峡湾，所以早六点多我们就出发了。松恩峡湾全长240公里，水深1300米，号称全世界最长最深的峡湾，被称为“峡湾之冠”。这里两边悬崖飞瀑，景色壮美无比。挪威的山峡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却独一无二。从港湾里的船上往内陆看，你会看到这些山脉急剧下降，扎进宝石绿的海水中，与此同时瀑布顺着山坡飞流直下。在挪威的峡湾王国，你会体验到无法抗拒的自然既似田园诗，又充满幻觉感。就是奔着这个憧憬，我们走向这个被导游介绍的梦幻之地。

出发后一路上用导游的话叫“洗眼睛”。美



丽的风光始终伴随着我们一路行来，一路画廊：苍松、翠柏、白桦、雪山、湖泊、红黄白黑色的木屋镶嵌在半山坡上，树林中嫩绿的草场，黑色的弯弯曲曲的盘山柏油路犹如一条长蛇缠绕在山间丛林中，景色是那样的美妙、和谐动人。导游特意为我们放着韩红唱的“天路”，与窗外景色相映相衬，真让人目不暇接，如醉如痴。

车行进了近三个小时，天气由多云转阴，变了脸，由于车不断爬高，气温也由6度降成0度，甚至零下1度；紧接着，天上洒下毛毛细雨，渐渐又转为小雪，而且越下越大，直至飘下鹅毛大雪、暴雪。当车行至山顶峰时，眼前已是一片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山、树、草场包括尚未解冻的湖泊全披上了厚厚的白衣。根本分不清哪是草地、哪是湖面、哪是道路。车被困在山顶，寸步难移，好在除雪车及时赶到，在我们车前开道，慢慢前行。浓雾绕山顶，黑沉沉的，能见度只有20米，给我们的前行增添了许多神秘加恐怖的感觉，刚才的好心情顿时一扫而光。紧紧为司机捏着一把汗，雪天下坡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都瞪大眼睛盯着前面窄窄的刚刚铲出的下坡路，车内鸦雀无声。好在这位南斯拉夫籍的司机非常敬业，车开得特别稳。沿途有无数个隧道，而且大多都很长，少则两公里，多则十余公里。其中最长的一个隧道有24.5公里，我特意看了一下车上的时钟和温度显示，进隧道时是11点29分，气温是3度。随着往隧道深处进发，温度一度一度升高，最高升至17度，然后又一度一度下降，直至出隧道时又降至4度，出隧道



的时间是11点46分。在隧道内，80迈的速度走了17分钟，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长的隧道。

山上气候千变万化，山头白茫茫一片。随着车逐渐下坡，进出一次隧道，外边就又是一个世界，要么大雪纷飞，峡谷清翠；要么雪停风静，湖清树绿；要么是蒙蒙细雨，神秘莫测。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雪时下时停，等我们到达松恩码头，雪已下的没膝厚，踩上去，一脚一个深深的脚窝。码头边，雾松亭亭玉立，厚厚的雪挂，白茫茫的峡谷，碧绿的海水，一艘峡湾游船正停泊在那里迎接我们。因这个季节还未到旅游旺季，所以人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只是不拥挤而已。

整个峡湾与导游介绍的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导游说：“往常在这个季节下这么大的雪也是少有的，让你们赶上了，别人想看这样的峡湾雪景还赶不上呢。”随后我们上了船，这艘船上载有两个团队一个是我们分在二层；另一个团是俄罗斯人在一层，三层是甲板。随着游船的开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雾濛濛雨濛濛，峡谷两边被薄薄的云雾笼罩着，除了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倒是一群海鸥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游船，团友们看不到两边景色，索性拿出所带的食物逗海鸥。这帮小精灵倒也乖巧，和团友们近距离嬉戏玩耍起来，把游客手中拿的和抛向空中的食物一叼无遗，个个都是高手，给大家带来不少乐趣。海上气温很低，海风也很大，好在我们都是有备而来，大家穿着户外服，这种场景，这种气温，仿佛又把我们带回隆冬季节。这也许就是峡湾带给我们的遗憾吧，有遗憾才可能再来。约下午三点，船靠了岸。随即我们又登上峡湾火车，车厢宽敞明亮，座椅都是沙发式的，干净舒适。刚刚坐定，列车就开动了，行程20公里，要穿越20个隧道，行驶一个小时，从出发地的高差零米，一直爬到终点的高差866米。当初铁路工人在修建这条铁路时费尽了千辛万苦，全部用手工开挖，平均每前进一米就要耗时一个月，就这样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峡湾铁路。

看峡湾美景有两段，一段乘船，一段坐火车，乘船观湾，乘火车观峡。开车后，天色已有所放晴，逐渐放亮，所以两峡风光偶露真容，瀑布、小溪、木屋、山峰、峡谷、教堂尽收眼底。只是由于不是雨季，瀑布水量不大，树木还未吐

绿，但沿途的雪、树、屋、流水还是构成了一幅素雅的图画，别有一番情趣。

傍晚五点，我们仍乘来时的大巴走上返程，约行两小时来到途中的盖罗小镇。入住具有山区特色的盖罗酒店，温馨舒适，窗外皑皑白雪，室内温暖如春，很惬意。晚饭后，我携老伴到镇周围转转，看看古镇的风貌，四面是山，周围全是针叶林和白桦林环抱，一条小河绕镇流过，针叶林中点缀着一座座别致的各种颜色的木屋，白雪覆盖着大地，树梢上的雪轻压在上面，小木屋顶上炊烟袅袅，真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5月4日，清晨醒来，拉开窗帘一看，外面漫天洋洋洒洒飘着雪花，又是一个雪的世界。反正今天10点才出发，拉住窗帘继续睡，外边满地雪也不好出去了。回笼觉醒来9点整，10点出发返奥斯陆。由于连续两天降雪，所以返程的景色



与来时迥然不同，薄雾缭绕在路边半山腰，像一条白丝巾，缠绕在长满松树和白桦树的山间，山下湖水中的冰一半已融化，另一半还结着薄薄的冰层，白雪盖在上边，水鸟在已融化的水中游荡，溅起的水波纹向外推开，一道道涟漪，别有风情，真想让司机停下，好抓住这一难得的美景留在镜头中，可惜为了赶路，不能停车，只好继续“洗眼”了。

车行了约四个小时，下午两点赶回奥斯陆市政厅广场旁的金山餐厅就餐。然后导游宣布了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解散自由活动。我和老伴从市政广场徒步约20分钟来到皇宫广场，一睹皇宫及附属花园的风姿，广场正中央是一尊骑马武士

的雕像，它就是挪威卡尔约翰国王昂首前进的雄姿，在皇宫大门口卫兵持枪守卫，我过去站在它旁边合影留念，它很配合但不失威严的军姿。然后顺着广场往东走，就是卡尔·约翰大街，街左边是著名的奥斯陆法学院，右边是皇家剧院，剧院门口竖立着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雕像，再往东走，两边全是商业大楼，中间林荫道上是一连串的喷泉。今天不知是什么日子，显得特别热闹，帐篷商铺沿街搭起，一边是百货杂物，一边是饭店饮食。风很大，但也挡不住当地人携家带眷来一起逛街。甚至还有人推着童车，带着小宝贝来逛街的，风吹的连我们都觉得冷，真担心把孩子冻感冒了。人们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街边还有自由乐队在那里演奏。据说这条街是奥斯陆最繁华的街道，遇有节日，这里是集会游行的地方，平时则是逛街的最好去处，再往东走就是古



老的议会大厅，这里的议会大厅是对外开放的，包括召开议会都可以进去旁听，再往东走就是中心火车站。一边走一边看，累了进商场休息厅坐坐，喝杯咖啡，不知不觉中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旧回到市政厅集合，晚上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

5月5日，从挪威奥斯陆出发，气温4度，随着我们的车向东南方向进发，气温逐渐温暖起来，途径瑞典的哥德堡、赫尔辛堡气温不断升高，下午两点已是17度，两边的田园明显绿油油的，小麦已长了一尺多高，沿途的树叶嫩绿嫩绿的，到处充满着生机。下午四点车行至瑞典与丹麦隔海相望的港口，我们的大巴直接开到一艘轮渡上，

二十分钟后便到达了丹麦港口城市赫尔辛格，站在船上，望着港口城市，一幅幅城市美景映入眼帘，尖尖的教堂，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海鸥在低空盘旋。港口的长廊直通丹麦赫尔辛格的火车站大厅，可以看出这个小港口城市十分整洁漂亮。下船后我们首先来到离码头不远的“哈姆雷特”城堡，逐一参观了城堡内珍藏的许多国宝级的文物，有中世纪的挂毯、油画等物。“哈姆雷特”城堡原名叫“科隆堡”，后来因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写出著名的《王子复仇记》，就是在这个城堡首次公演的，所以后人把该城堡叫“哈姆雷特”城堡。此城堡建筑风格既有巴洛克风格，又有哥特式模样，城堡建筑宏伟壮观，主楼尖顶高高矗立，像一尊坚不可摧的哨兵屹立在海边，时刻注视着前方，忠于职守地守卫着自己的海防。



在赫尔辛格用过晚餐后，继续驱车直奔北欧之行的第四站国家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丹麦览胜

5月6日在丹麦游览，丹麦是北欧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也是连接西欧、北欧的桥梁与纽带，是西北欧商品的批发和中转市场。国土由5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100余个岛屿有人居住，它还有两个殖民地即格陵兰岛、法罗群岛。丹麦意思即为“沙滩的国家”。海岸线长7500公里，于公元985年形成统一，玛格丽特一世曾征服了英国和北欧。后保持中立，但二战时曾被德国侵

占，1945年解放，实行君主立宪制。

丹麦是美人鱼的故乡，也是童话的故乡，著名作家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作品，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只有《圣经》的读者能超过安徒生童话的读者。”可见安徒生的作品是多么的受人喜欢和爱戴。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外，至今还留着他的铜雕塑像。

丹麦人也是个争强好胜，自强不息的民族，中世纪丹麦国一直是北欧几国的统治者。丹麦虽是个小国，但丹麦人为自己的历史倍感骄傲，他们说：“小的总是最好的。”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有个举世闻名的歌剧院——悉尼歌剧院，它的总设计师就是来自丹麦的依尔森，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哈姆雷特》就是描述丹麦王国政变而写的《王子复仇记》。1836年莎士比亚去世，首次在“科隆堡”演出话剧《哈姆雷特》而一举成功。



一早，我们首先来到《海的女儿》童话主人公——美人鱼雕像的哥本哈根海边，一睹这位神女的风采，它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而来，为了追求爱情（即与王子的爱情），她宁愿牺牲说话权而让自己变为鱼尾为代价，最后在海中变为泡沫。而王子却把另一位姑娘当作鱼美人。后人为了纪念这个凄美的故事在海边铸了铜像来表现她为爱情至死不渝的品格。美人鱼就这样日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守在海边，扭脸羞涩地注视着远方，表现她无尽的思念。它已成为哥本哈根市乃至丹麦的象征。

“神牛喷泉”是离美人鱼不远的哥本哈根长线码头的一个著名景点，建于1908年，称为“杰

斐昂”喷泉。这个喷泉是本市最大的喷泉，这幅耕作场景喷泉是一个农夫赶着四头牛在奋力耕作的形象，它源于一个北欧的神话。相传，北欧丰饶女神杰斐昂得到瑞典国王格尔菲的许诺，她可以得到24小时翻耕出的所有土地。于是杰斐昂将自己四个儿子变成牛从斯德哥尔摩西边切下一块土地，这就是哥本哈根所在地西兰岛的来历，而斯德哥尔摩却因为切下这块土地而留下梅拉伦湖。为了纪念杰斐昂的这一功绩，所以建了这个喷泉让后人观赏。

在杰斐昂喷泉的河对面，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歌剧院，建筑甚是壮观。

来到丹麦王宫，如今玛格丽特女王和亨利克亲王就住在这里，王宫广场的中央竖立着国王腓特列五世的骑像，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骑像之一，花费了18年创作这部作品，1771年揭幕。王宫卫队还定时在广场表演换岗，边奏乐，边行进，卫兵身着红色军礼服，头戴高高的筒式绒毛黑军帽，甚是壮观，我们有幸目睹了这一场景。

安徒生的雕像坐落在哥本哈根市政厅靠马路的一侧，它是丹麦人的骄傲，他出生在丹麦菲英岛上的欧登塞斯市，家境贫寒，14岁来到哥本哈根，实现了他进入皇家剧院的梦想，他先后尝试过芭蕾舞演员、戏剧演员和歌唱演员，一一失败后，成为剧作家。然而使他成为丹麦人不可比拟的世界性声望的是他独具一格的童话作品，他的作品曾被翻译成120多种语言文字享誉世界。

自古以来，市政厅和广场就是哥本哈根的中心。网状的道路向南、西、北三个方向辐射，界石上标注着“0”公里，表示所有的距离都从这里开始测算。市政厅是市中心最高大的建筑之一，它的位置奠定了市中心的基础，这座将丹麦古典式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相结合的、令人赞叹的宏伟建筑占地约1500平方米，现在主要用于官方的招待会和重大婚礼。登上110米高的塔顶，我们领略了哥本哈根成片红色屋顶的奇观。

今天是北欧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后半天。很多团友向导游提出既然这里是西北欧商品的集散地，为何不给安排些购物时间呢，导游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把我们拉到市中心，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宣布自由活动三小时。团友们纷纷拥向所需要的名表店、钻石店、箱包店……

哥本哈根是丹麦唯一的大城市，位于西兰岛的东海岸，与厄勒海峡对岸的瑞典遥遥相望，全国52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即150万人居住在这里，它也是北欧最大的城市。早在公元1000年前后就有了这个城市的大型遗迹，在15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和首都。统领着北欧地区的文化和商业，大名鼎鼎的克里斯钦四世1588年至1648年在位期间，建造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其中玫瑰宫、证券交易所和圆塔均称为哥本哈根的标志。这些精美建筑均在我们自由活动的范围之内，每个精美宏大的建筑都有着它的故事和沧桑的历史。我和老伴抓紧时间，逐一浏览了这一带的名胜古迹如玫瑰宫、博物馆、证券交易中心、皇家剧院和腓特列教堂、跨海大桥、海港等，并毫无干扰地漫步其间，拍照留影，给脑海中存进了永恒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集结点新港，这里景色旖旎，美轮美奂。哥本哈根最早原本是一个小镇，定都后请荷兰设计师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这条街沿海河而建，完全是荷兰风格。步行街的两旁是一幢连一幢不同风格、不同颜色的楼房，楼下是宽敞的步行大街，中间是一条海河，河中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把各地的货物运到这里，岸边是各种颜色的“帐篷商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新港北岸仍旧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环境，有250年历史的特色楼房鳞次栉比，倒映在水中，与码头停靠的各式木船相映成趣，精致的路边餐馆和昂贵的宾馆比邻而列。一些船只已改成餐馆、住宅和剧院，让人不禁驻足赞叹，流连忘返。在新港拍了几张照片又成为我影集中不可多得的美景，予以收藏。下午两点，结束了北欧之行，驱车前往德国首都柏林。

(作者单位：西山文联)





古镇润城 自驾游

□ 马小君

端午小长假到了，趁着天气还不是太热，我们几个相约自驾出游，到晋城市阳城县的古镇润城去游览。

车驶出太原滨河东路，过收费站，上了太长高速。近看，路两旁的绿化带一片葱茏，把高速公路和大地原野隔离开来；远眺，蜿蜒的公路像匍匐在晋中平原上的一条长龙，向着东南方向的太行山深处延伸而去。

太原到晋城300多公里，小车保持着每小时110公里左右的速度飞驰。晋中、太谷、榆社，到武乡服务区了，我们离开主干道，拐进去停车休息。自驾游嘛，要的就是行动自如，所以我们每次出远门，总要在沿途的服务区休息几次，放松放松。服务区广场上，大货车、旅游大巴、中巴，更多的是私家小车，车来车往，出出进进；快餐厅、小超市、报刊亭、洗手间，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像赶集一样。在封闭的车里坐上一两个小时，到服务区下来走走，透透风，接地气，舒展一下筋骨，的确别有一番滋味。

停留十几分钟后，车再进入高速主干道，继续向东南方驰去。过了长治，高速路开始向右慢慢拐弯，又走了一个小时便到了晋城。在晋城西服务区稍事休息，正准备问路，服务区出口处立一个告示：高速阳城段修路，请润城出口下。哦，不用问路了，此路现今终点就是润城！

实际上，去润城就是去全国著名景点“皇城相府”的那条路。这样我们又走了三四十公里，润城到了。下高速，交费，车向右拐入一条整洁的林荫大道。

润城三面环水，所以得名。镇中有座城中城“砥洊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桥，拐弯，停车，一座城堡式的建筑群出现在我们面前，高大的城墙中间镶嵌着一个砖雕匾额：砥洊城。

门口没有别的旅游景点那么多的商业摊点，我们径直从城门洞进去参观。砥洊城内，是一条条纵横的小巷，典雅，干净，整洁，安宁。小巷临街，一座又一座飞檐式院门比邻而立。跨进院

落，便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四合院了。和其他地方的普通院落不同的是，这里的四合院，几乎全是由二层楼房环筑而成，可见当年主人的显贵。窗棂上、栏杆上、廊柱上、庭院的墙壁上，砖雕、木雕比比皆是，虽油彩脱落、斑驳陆离，却更显得时光久远、历经沧桑。整个建筑群尽管是国家级的文物所在，然而各所院落里却仍然居住着普通住户。几位穿戴整齐的大妈，坐在门口，手里做着针线活儿，有的在那里扶着婴儿车在逗着小孙孙、小外孙。窄窄的小巷深处，三两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在追逐着玩耍，一只小花猫被她们撵得倏地钻进了大院的墙洞。

在靠西面的一处大院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健谈的房主。他告诉我们，这里的院子楼和楼都相通的，家家院子地下都挖有地道，也彼此相通。他说，这里明清时代是大户人家居住，战争年代曾经做过野战军的医院。他们在早些年花几百上千元买了这住所，现在几十万、上百万也不出手。

我们东家串了西家串，每所院落都让我们唏嘘不已，几位业余摄影家更是忙坏了，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

在砥洊城北面高高的城墙断垣上，我们驻足瞭望。洊水就是沁河环绕小镇向南流去，远处高山绿树丛丛，山顶上一座红色亭楼伫立在蓝天之中。山脚下，两座石拱桥彼此相连，在波光粼粼的河水映衬下，犹如梦幻般晃动。收回目光，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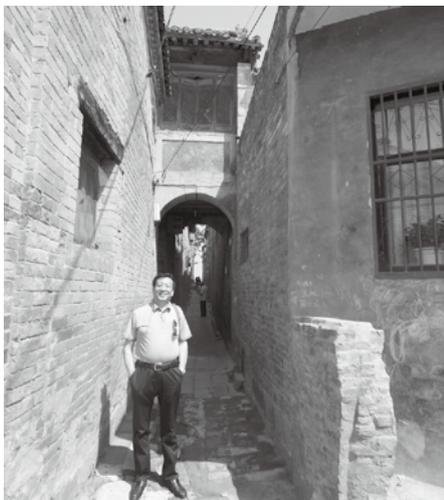
近处一看，一座清亮的建筑突然映入眼帘：在这青山绿水之畔，紧邻砥洊城边，豁然矗立着一座清真寺！这，让我这个回族同胞惊讶不已。不用说，中午吃饭找“清真”先是不用发愁了。

出了砥洊城，我们穿过好长好长的小巷，来到镇上的东岳庙门前。这里地处闹市，却一片宁静，两排古树郁郁葱葱，直插云天。东岳庙，建于金代，也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庙虽是古迹，但现在和镇上的幼儿园在一起，端午节放假了，锁门了，不让进了。我们东找西找央人开门未果，只能扒在铁栏杆门上往庭院里探望探望。当然，这难不倒我们的业余摄影家们，他让你在门口摆一个姿势，“咔嚓”、“咔嚓”快门按下——不用遗憾了，相机能证明你确实曾经“到此一游”。

中午，在清真寺门口的回民饭店，我们解决了午饭，又到寺里大院一览。阿訇不在，和回民乡亲们聊了聊，得知润城有二三十户回民，他们拥有这么宽敞明亮的清真寺，真得感谢政府和出资人啊。

每个人的水杯都加满了开水，我们问清路线，又向着阳城县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天官王府”驱车前去。

(作者单位：西山文联)



把心境放走在青山间

——神农山行记

□张宏霞

中原热地，载誉着上古的人文气息，神农的传说更为这片土地增补了天的灵光，地的灵气。

炎黄子孙流动的血脉，撷掇着追踪始祖的动能，在八月这样一个成熟的初秋，“古交市文联诗词协会采风团”一行，在青山绿水间放飞心境，寻觅神农始祖从上古流传至今，生生不息的人文命脉。

神农山位于河南焦作的沁阳西北，在太行山的南麓，与山西毗邻，系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相传上古时期的炎帝神农，辨五谷、尝百草，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农耕文明。

抵达神农山时正是中午过后，热的感受抢先扑面而来，让我们这些从清凉避暑胜地前来的人们，有点防备不足。

吃完午饭几乎所有的人都已大汗淋漓，我和另一女文友在不经意间发现：饭店的洗手间里竟然有热水淋浴！我俩便未拍即合，鬼脸窃笑，迅速地行动，忙里偷闲冲洗了一个热水澡，多少缓解了点热的侵袭。

用过午饭，稍加休整，我们便开始进山。进入景区验票门，绕过正在修建的中间广场，走过桥，前面就是神农塑像的高台。这是一尊用青铜铸造的塑像，高9.9米，重29吨，据说这尊神农

塑像之大目前名列中国第一；神农塑像在烈日的光照下既威严又慈祥。抬眼看，神农头生双角，手捧五谷，那神情，让人油然间望而生敬！仿佛瞬息间，自己的血脉便与祖先息息相通，融为一体。

听导游讲解，知道了此处高台是炎黄子孙祭祖坛，祭祖坛共分三层，其中寓含的意思是：天、地、人三界；主坛设有4个登坛的步行道，其中寓意是：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登坛的步行道之间个有3块浮雕，其中寓含的意思是：每个季节有三个月；这12块浮雕，其中寓含的意思是：一年有十二个月；祭坛最底层环绕祭坛的步行道路，总共分铺成24圈，其中寓含的意思是：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每圈均由365块青石板铺成，其中寓含的意思是：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登坛的步行道设计有9级台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数之极，是最受尊重的，表示至高至大，象征着神农的地位至尊至上。围绕着祭祖坛，在神农塑像的八个方位上分别摆放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八方神兽。

基于天气炎热，时间有限，我们选择了坐索道上山。下索道后，我们从一天门整集，开始往山顶攀爬，实际上就是在热的“烧烤”里，用脚

数台阶呵。

虽然我们在热包围里累的气喘吁吁，但快乐的心情却超过了热的温度。从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到紫金顶，这途经的旖旎风光，美景美物，各取所好，尽收摄在照相机的镜头中，沿途形状各异身姿曲奇的白松树格外吸引眼球。

在我们来的这个时间段，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紫金顶等地方还处在修缮状态中。

神农山的最高处就是紫金顶，海拔1028米。紫金顶的平台上有一棵白松树，据说树龄有3800年，整体看去此树形似展翅的仙鹤，故此人称长寿松，这棵长寿松独成一景，但凡到此的游客竞相拍照留影，取其延年益寿的吉祥寓意。

长寿松旁有一块大石头，上书“神农坛”三个大字；拾阶而上就到了神农坛的平台，神农坛平台上刻画着八卦阵图。站在神农坛放眼远望，纵深处便是补称作“龙脊长城”的山脉了，由于时间不允许，我们没有行走“龙脊长城”。留下点遗憾给以后吧，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有遗憾才越加显得更美了。

真可谓：神农坛上五谷香，百草祛病民安康，炎帝始祖高台坐，巨龙蜿蜒脊背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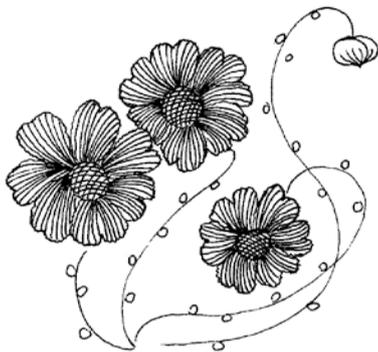
返回到一天门步行下山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进入一天门下行，明显的阴凉了许多，身处其中心境轻松而宽畅。

看山林青秀鲜丽，云空灵动，幽谷里蝉声传

唱，树丛深处的鸟儿们此起彼伏地亮赛着歌喉；猕猴活跃在山间曲径，猴宝宝或吊在猴妈妈的身上，或围绕在猴妈妈的身边，或攀援在树枝上，左右翻腾上窜下跳，猴子们一边嬉戏，一边寻找食物，阵阵啼鸣在山谷里回荡，人猴狭路共处山间林道，一下子热闹了山谷的清凉。

链接了天的灵光，接纳了地的灵气。神农山峰已经在我们身后，在逐渐模糊了的轮廓里，昭示着神秘的诱惑力，感觉神农始祖的气息正从山谷中蔓延传递，疑似血管中的血液在加速流动。

(作者单位：金信公司)



西山乒乓球队参加 焦煤“乒协杯”巡回赛（霍州站）获佳绩

简

山西焦煤“乒协杯”乒乓球巡回赛（霍州站）比赛7月12日至14日在霍州吕梁山煤电公司文体中心举行。此次比赛设副职级和矿处级领导干部组单打、职工男女组团体、职工男女组单打六个项目，共有来自焦煤子、分公司的12支队伍，10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三天激烈的角逐，西山职工女队、男队分获团体冠、亚军；徐达、郭永明分获矿处级领导干部组单打第一、第四名；赵庆、常易飞分获职工男子组单打第二、第五名。

(王强)

讯

阳光心态

□ 孟有贵

前几日上班时，看见我们领导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书，不觉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眼书名，《阳光心态》四个字很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心也不觉得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仿佛真的有一缕阳光射进我的心房，让我疲惫甚至是阴霾的心在那一刻好温暖好惬意，也更感动。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我们领导确实很辛苦，他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便起床，先打电话询问本单位的生产运行情况，然后还要参加矿上好几个单位的例会，一年中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单位的工作中。从和他的闲谈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那是一种我也有的压力，而我却经常困顿和疲惫于这种压力下，好多次要退出或放弃，心底里很自然地多了一些抱怨牢骚和烦恼。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经常会和我谈一些书里的故事，或者对书的感悟。在他的影响下，或者说在“阳光心态”这四个字的影响下，我逐渐打开自己的心扉，也学会了换一个角度，并且转换自己的心态去看一些问题，就这样我觉得自己也变得开心起来了。

一个人活在世上，很自然地要面对一些无奈，或者是工作上

的不如意，或者是家庭的不太和谐，加上市场经济下日趋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难免会感到一股很强烈的压力，因而保持怎样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一切，便显得尤为重要，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其实当我们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生活中有好多东西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既然我们要开心地生活，那么我们为何不试着改变自己呢？而要改变自己我们就应该放下一些东西，我觉得首先应该放下的便是名利与欲望。

对于生命来说，名利都是过眼烟云，就是这一种让好多人趋之若鹜的虚荣，让人们拼命地角逐于人生的舞台，直到鲜血淋漓，直到疲惫不堪后的奄奄一息，而回头望去，又有多少人会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感慨，尤其在自己当初的撕咬中，又失去了多少的纯真与美丽，更失去了多少生活的精彩。而欲望则会让人变得贪婪，在丧失本性的索求中，人们丑化了自己更丑化了这个社会的和谐。

人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短暂是因为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转瞬即逝，错过了就不会再有。而漫长是要我们走好自己脚下的

每一步，有时候错了就不可能再回头，因而要我们时刻约束着自己，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便觉得很漫长起来。

太阳每天都从固定的地方升起和落下，似乎日子永远那样平淡，但当你试着用心感悟的时候，或许你会感觉到生活中也有了许多不一样的美丽，你会发现柔弱的小草在寒风中吟唱，你会发现美丽的花朵在短暂的绽放中极尽妩媚和娇艳，你会发现天下万物都在阳光下骄傲地灿烂着自己。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计较那么多呢？我们为什么不打开自己的心扉，让自己也阳光起来呢！人活着是一种心态，而有了一个阳光的心态，我们的生活才会有更多的快乐，而真正快乐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致青春

龚成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虽然已经不太记得其中的情节，但已成功地勾起了我对青春的记忆。这部电影网上炒得很热，票房也不俗。但对于我来说，只是借用作为本文的开头，就像两人见面打招呼说“今天天气不错”后才开始对话一样。

青春就像爱人，从你年少时就与你私定终身。你的春心萌动，你的情窦初开，你的无痕春梦，你的波澜不惊，随着你的成长，她也在逐渐地从稚嫩、青涩走向成熟、丰盈，直至衰老、凋零。没有青春是不朽的，不朽的是青春的记忆，而不是青春本身。当你年老时，对着镜子，仔细打量着你倍受摧残的面容，你会看到，你的青春已经寿终正寝。正因为已经逝去，所以才值得怀念。而当你开始怀念的时候，你就已经老了。怀旧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也见证了一个人的迟暮。是的，迟暮，“自古红颜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刀枪入库，英雄没落，黄卷青灯，美人迟暮，“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虽然最美不过夕阳红，然终究不过是夕阳罢了，恐怕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吧。都说青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到了老年，

就成了夕阳。其实不论朝日还是落日，都是一个过程。红日初升有红日初升的活力，落霞满天也有落霞满天的温情。“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只有新陈代谢，才能吐故纳新。人生是一个圆，走到了终点也就回到了原点。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路上前行，并不是得不到就是最好的，或者已失去就是最值得怀念的，须知一程有一程的风景，谁也不必猴急地奔向自己的终点站，重要的在于慢慢走，边走边欣赏。

“缤纷的秋花已凋尽，直到冬季终了，好似满头白发，呆呆地一个劲在风中摇曳，只沉湎在往事的样子，像极了人的一生”，《枕草子》中描写秋末风景的话，曾经惹得我无限感慨，久久沉湎于过去而不能自拔。如今，我已站在三十而立的节点，真切地感受到青春正在逐渐远去，但我已不再彷徨、不再沉湎，虽然东隅已逝，然而桑榆未晚，人生路漫漫，青春我依然怀念，但更多地是享受现在，承担人生的责任，为社会多做一些好事。

(作者单位：屯兰矿)

假如我是一首诗

阴丽娟

假如我是一首诗，一首现代压力中的诗。我将把悠犹的心情带进我诗的田园中，这里有无心出岫的云缭绕在美丽的花间，还有飞过喧闹城市的小鸟在栖息，“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田园的四处充满着诗意，这里的百鸟鸣山鱼戏水，这里的花虫共雨兽同风。

纷繁忙碌的生活里出现这些，以部分人的观点来看，皆是虚妄，不务正业，时间被闲置。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从古到今的经典诗歌也不必陪伴我们成长，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大众从自己的层次上感受了生活，并从中获益。当今诗人包容冰写了《空门独语》，他用诗歌与佛祖对话，涤除了心垢，他做了我喜欢做的事。

假如我是一首诗，该经历的事情也一定不会回避。诗中虽有“桃花瘦尽春无奈”的喟叹，还有“轻翔燕影共神游”的往事，那么，更有“苹果圆成秋有恩”的收获。即使众事生寒，雪映斜阳，我“欲辩已忘言”，

拼却一杯淡酒，轻许梅魂月下枕寒冰。人生坎坷好似波浪，诗歌像涛声一样，在汹涌中告诉我如何理智，人生得失又如明月，盈亏中让我觉而不迷，净而不染。

愈演愈烈的世界，只会不断地制造着旷世的孤独与孤愤。有多少人能够改变现实呢？

假如我是一首诗，一首现代精神虚空下的诗。我将把悠犹的心情带进我诗的田园中，将尘世里的离殇幻做烟云，让风一笔带过。我希望自己是一首诗，就是为了让心“乘物以游”，不再孤独。我欲成诗我学诗，古往今来的书都是我的座上嘉宾，他们让我笃定安闲，不再仓皇。

作为一个女人，希望身处闹市的我内心波澜不惊，在生命反省后能保持自我，把一种悠犹的心态，在举手投足间影响到我的生活格局里。而要把这种理想止于田园，不一定是让自己回归大自然，只是让内心有一方不荒芜的田园，得到人生中一种朴素的安宁。

(作者单位：西曲矿)

合：竹板一打笑嘻嘻
矿建公司庆七一
卡拉OK刚唱罢
七一颁奖歌又起

九十二年风和雨
党把旗帜高高举
历经千难和万险
才迎来，神州万里飘红旗

甲：矿建公司了不起
西山矿区有名气
党委成立两年整
各项工作创佳绩
齐：对，各项工作创佳绩

乙：安全生产严管理
规章制度高严细
两个例会坚持开
上级精神记心里
齐：对，上级精神记心里

丙：生产组织抓得好
区域化管理实行了
集团领导都说好
重点工程传捷报
齐：对，重点工程传捷报

丁：经营管理招数高
企业效益年年好
去年产值十二亿
今年还要再拔高
齐：对，今年还要再拔高

甲：环境治理是大事
经常检查要细致
公司面貌变化大
基层队组要坚持
齐：对，基层队组要坚持

乙：党建工作最重要
虚功实做是诀窍
党政工团齐抓管
创先争优呈英豪
齐：对，创先争优呈英豪

丙：夸完公司夸基层



先进总支是他们
率先垂范做表率
职工群众都信赖
齐：对，职工群众都信赖

丁：三公司的党总支
基础工作挺扎实
组织生活经常过
整体工作都不错
齐：对，整体工作都不错

甲：还有机关党总支
组织建设不懈怠
堡垒作用是关键
各项工作走在前
齐：对，各项工作走在前

乙：钻机项目党支部
开拓市场上项目
工程质量严把关
客户满意齐称赞
齐：对，客户满意齐称赞

丙：义城项目党支部
作风过硬靠得住
虽然井下条件差
千群同心来克服
齐：对，千群同心来克服

丁：福巨源的张富山
党支部的好领班
还有咱们陈公平
机电管理是精英
齐：对，机电管理是精英

甲：彭新贵、韩树命
陈东山和柏金生
工作认真负责任
以矿为家是他们
齐：对，以矿为家是他们

乙：钻机二队石计林
吃苦耐劳又聪明
脏活累活抢着干
爱岗敬业求上进
齐：对，爱岗敬业求上进

丙：李绪栓、王利民
综安队里很有名
生产管理过得硬
不愧是队里的领头人
齐：对，对，不愧是队里的领头人

齐：七月的党旗真火红
矿建的儿女表赤诚
党的恩情要牢记
今年再创新业绩
对对对，今年再创新业绩

(作者：矿建公司)





乙：大家好！今天那——我给大家说一段。

甲：（唱山西民歌）人说西山好风光、地肥水美——

乙：停！停！停！

甲：你是什么意思？

乙：您唱的不对，那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甲：去你的吧！我就唱西山、我就唱西山、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管得着吗你。

乙：你这人哪，真是拿好心当驴肝肺。

甲：您呀，别生气，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乙：要给咱讲故事！

甲：我爸爸和我妈妈相识在西山矿区、相恋在西山矿区、结婚在西山矿区。

乙：噢！是这么一回事。

甲：（学婴儿哭）哇——哇哇……

乙：怎么有小孩在哭？

甲：只听得“呱叽”一声，我——出来了。

乙：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掉地上。

甲：我生长在西山矿区，我又工作在西山矿区，我对西山矿区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目睹了西山矿区多少年来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我们西山矿区，我们西山矿

区的发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乙：是呀！这都是我们大家耳闻目睹的。

甲：所以我要用最优美的、最高昂的、最动听的歌声，来歌颂西山、赞美西山。

乙：应该！应该！那您继续。

甲：（唱）人说西山好风光，地肥人美有宝藏，左手一指庙前山，右手一指是煤矿，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成车的原煤，啊，轰隆隆运往祖国四面八方。

乙：他还真会编呀！

甲：（唱）人说西山好地方，采煤职工好年华，男儿挖煤能吃苦，女儿勤俭操持家，人有志气永不老，您看那白发的婆婆，啊——笑得那个好像一朵花。

乙：哇！他唱得真是那么一回事，你能不能把西山矿区的变化向大家谈谈呢？

甲：谈谈，好吧，就从我家的变化说起吧！

乙：首先说说吃吧！

甲：说起吃，不怕大家笑话，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小。

乙：一点点大。

甲：那个时候，经济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买粮用的是粮票，买布要用布票，买副食要用副食票，买油要用油票。跟你说吧，没票寸步难行。

乙：可不是吗！

甲：记得一年快要过中秋节了，妈妈用两张副食票买了二斤月饼。

乙：那就吃吧！

甲：妈妈从中拿了一块，用刀切成了两半，分给了我和姐姐。

乙：妈妈舍不得吃。

甲：妈妈把剩下的几块月饼，放在筐子里，用绳子吊在房梁上。

乙：怕你偷吃！

甲：那几天真难过，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着，天天盯着那小筐筐。我再吃上一块多好！

乙：他快馋疯了。

甲：这一天中秋节到了，等着妈妈给我分月饼。



乙：过节了。

甲：妈妈放下吊在房梁上的小筐筐，一看傻眼了。

乙：怎么了？

甲：（哭）妈妈！妈妈！咱家的月饼都让老鼠给吃掉了。

乙：老鼠就没有给你留点？

甲：老鼠它真有人情味，还真给我留了点。

乙：是吗？

甲：留下一堆老鼠屎。

乙：咳！

甲：那几天我天天守在老鼠的洞旁，心想老鼠啊，老鼠，你吃了我的月饼，我就当月饼把你吃了。

乙：咳！你就别跟老鼠叫劲了。

甲：现就不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到中秋节，各式各样的月饼那是应有尽有。老鼠啊老鼠！送你三个字。

乙：什么字？

甲：撑死你！

乙：咳！还没忘了。你说说穿吧？

甲：我小时候，家很穷，衣服肩上一块补丁，腿上一块补丁，前胸露着“肠子”，后

背露着“肚子”。

乙：瞧这模样。

甲：不瞒您说，我小时候常尿裤子。

乙：为什么？

甲：因为我的裤子是姐姐退下来的，父母都忙着上班，我穿着姐姐的裤子没有留尿口，所以我每天都尿裤子。

乙：你呀！真没出息。

甲：现在好多了，各种各样的服装满大街都是，矿区的职工群众穿得是休闲、大方、上档次，所以到现在我就不尿裤子了。

乙：你就别提这个茬了。

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家住的是一间小平房，人口多房子小，非常拥挤。

乙：那是肯定挤。

甲：跟您说吧！走路侧着身、茅房外边蹲、睡觉要排队，一二再翻身。

乙：好嘛！

甲：有一次我睡觉，翻身时没有喊一二，就把我摔到地上，到现在头上留有一个大包。

乙：是吗？

甲：在党的关怀下，咱们矿区的

居住条件有了明显的改观，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许多职工搬进了新居，我也住进了一套百平米的楼房。

乙：你也住上了楼房？

甲：那是自然。

乙：好嘛！

甲：我住东来，儿住西，买了一套新家俱，购电脑，洗衣机，又添了两台液晶电视机。儿子看的是球赛，老子我看的是西山煤电怎样抓好安全生产的。

乙：哇！你家实现现代化啦。

甲：可不是吗！现在咱矿工吃的是美味佳肴，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厦，上班开的是精美的小汽车。

乙：是呀！矿区美极了。

甲：咱们西山矿区美，美不胜收，你往远看。

乙：我往远看！

甲：远处是群山峻岭，苍松翠柏，云雾缭绕，景色怡人。

乙：景色壮观。

甲：你往近看！

乙：近看什么？

甲：近看是入云的煤仓，运煤的列车，车水马龙。

乙：一派繁忙景象。

甲：左看是，虎峪河潺潺流水，右看是绿色草地鸟语花香，

(快板)

班前讲安全

韦忠会

甲: 哥们请注意, 听我说几句。
安全工作大家一定要牢记;
乙: 党的政策好, 矿工地位高,
科学协调安全发展理念转变了;
甲: 安全投入大, 管理人本化,
井上井下齐心协力大搞标准化;
乙: 采煤自动化, 监测智能化,
工作环境已改善矿工乐哈哈;
甲: 井下地面化, 地面星级化,
对照标准积极行动不能说空话;
乙: 设施本安化, 硐室家装化,
安全设施和设备人人爱护它;
合: 对, 安全设施和设备人人爱护它。

甲: 综采工作面, 出口有两个,
高度达到一米八才能算合格;
乙: 出口最重要, 措施要可靠,
顶板管理宁强不弱处处要搞好;
甲: 超前支护距, 长度二十五,
支柱牢固一条线加打三排柱;
乙: 需要进机道, 提防煤滚帮,
敲帮问顶不偷懒时时把它防;
甲: 监控设探头, 位置有规定,
瓦斯浓度怎么样全靠它反映;
乙: 路过风门时, 随手把门闭,
瓦斯超限立即撤人不能有二意;
合: 对, 瓦斯超限立即撤人不能有二意。

甲: 操作运输机, 集中注意力,
耳聪目明手脚麻利不敢有大意;
乙: 要开采煤机, 先要发信号,

三米之内没有人才能把电送;
甲: 遇到无炭柱, 先放震动炮,
“一炮三检”要做到支架保护好;
乙: 液压支架工, 担子不轻松,
胆大心细移架后必须要接顶;
甲: 配比乳化液, 细心要勤动,
严禁清水坏密封直接往里送;
乙: 设备修理工, 要有责任心,
超前预防精心养护才能保运行;
合: 对, 超前预防精心养护才能保运行。

甲: 管理军事化, 操作规范化,
时时遵章不违纪才能有钱花;
乙: 三员和两长, 配齐大胆管,
安全把关生产组织现场指挥官;
甲: 关口要前移, 管理要加强,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永远不能忘。
乙: 质量促安全, 安全促生产,
严抓细管出效益人人盼平安;
甲: 闲话不多说, 个个要注意,
安全关系我和你、孩子和娇妻;
乙: 安全发展好, 矿工人心齐,
共圆西山“腾飞梦”人人出大力。
合: 对, 共圆西山“腾飞梦”人人出大力!

(作者单位: 镇城底矿)



上看是蓝天白云, 下看是百
花盛开。

乙: 好吧!

甲: 哇! 庙前山啊! ——庙前
山! 你真是一个——庙前
山——啊!

乙: 您就不用朗诵诗了, 我看你
唱比说好。

甲: 唱比说好?

乙: 唱比说好!

甲: 那我就唱一唱, (唱) 一道
虎峪河水, 一座庙前山, 西
山矿区就在这山下边, 地下
深处是煤炭, 抬头远望蓝
蓝天, 抬头那个远望蓝蓝
天, 矿工都是英雄汉、英雄

汉……

乙: 唱的真好听!

甲: (唱) 我站在庙前山上, 迎
着朝阳, 放声歌唱、歌唱社
会主义好, 歌唱伟大的共
产党。

乙: 好!

(作者单位: 杜儿坪矿)

洒满矿山的阳光

——读张杰的《斜沟组诗》

马明明

张杰的《斜沟组诗》发表在《七色花》2010年第三期，在此组作品中，矿山的崛起和发展一样被作者注入更多的人文灵气，无论是群居的现代生活区或是储存乌金的八百米深处，以及有着现代文明特色的矿山标志性建筑，无不给作者以文思潮涌、诗兴勃发的冲动与激情。

张杰出生在豫东大平原上，自小家境窘迫，苦难的童年造就他勤劳朴实与真诚的品质，以及追求美好理想的远大志向，这一点在其作品中可以读到。在矿山工作20余年的他，对矿山可谓一往情深，对矿山高速发展感触尤深，且受益匪浅。矿山的一草一木都曾被他注入笔端，形成一行行闪耀着乌金灵光的诗句。张杰的诗贯以现实主义与诗歌艺术的空灵有机融和，而孕育出构思精巧、语言绚丽、意境优美、神韵明快等特点。他写过不少矿山题材的诗歌，其作品在古交地区和西山诗歌界受到欢迎，并多次荣获省市级和国家级作品奖，收到良好的效果。2009年，张杰调到晋兴能源公司斜沟矿选煤厂工作，晋西北革命老区的风土人情、异域文化特色和大型现代化矿井的建设及高速发展，再一次给予作者创作的冲动和素材。张杰的《斜沟组诗》就是最好的例证。“谁能像岚漪河/以倒述的方式抒情/大西北古老的韵律/在轻轻流淌中抚摸现代/朴实好看的山姑/身着枣红布衣/踏着西北民歌/从马蒲滩的传说中走来。”（《岚漪河》）这些典型的诗句不但给予了读者美感觉悟，又使人产生许多

艺术遐想。也彰显出百里矿区闪烁及迷人的诗意光芒。诗歌是心灵与艺术的应和，交替着缤纷的情感，借助诗意的灵魂和表象，使我们读到矿山那些一度被人们忽略的事物，也使我们从中感触到作者对诗歌的再度开垦及思考，借助对实物的感受和想象力，及细腻情感的表述，再次突现出其对诗歌的情感一次次在进行优雅的放纵，直到跃进一个理想的天空。

诗人不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对艺术的深层次领悟、再造、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和语言的驾驭能力，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张杰通过对身边诸般事物的观察，发现了他所热爱的矿山中无处不在的诗意和情韵，因为斜沟这片土地上有着极为真挚浓醇的民风民情及厚重的文化底蕴。在作者笔下，“一双鬼斧神工之手/却开辟一条斜沟/因此便有了河水西流的故事/世代山里人/在斜沟里/做着沟外的梦/蓄量丰富的煤炭/在地下/很是斜乎……/引来众窑哥/要沸腾河东煤田/憨厚的山里人/用惊讶的目光重新审视这片热土/面对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群/他们真切地感到/这条沉寂千年的斜沟/愈加斜乎起来。”（《斜沟》）不难看出，斜沟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土地，斜沟人的品格是质朴和真诚的，这也注定了“山里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也无不体现出质朴与真诚的品性来，我感到从诗人笔下流出的，大都是出自他的胸臆真情以及从真情升华的真谛。这正是其作品得到读者认可的根本原因。

沁园春·太原吟

□赵克诚

北国龙城，
龙脊西山，
龙脉汾流。
慨晋阳宝地，
岭关叠叠；
平畴沃野，
绿浪悠悠。
晋祠涌泉，
双塔凌霄，
溯古观今话春秋。
抒胸臆，
接云天浩渺，
眷恋难休。

诚邀嘉客优游。
唐槐引、何须拜冕旒。
钦窦犖狄相，
兴邦除弊；
王维米芾，
翰墨风流。
济世仁医，
傅山风骨，
一袞朱衣耻列侯。
倡崇德，
展并州美景，
正赖鸿猷。

(作者单位：西山文联)

此时，我在温和的太阳下，认真地阅读着张杰的这组诗作，一首又一首，我的情绪随着他的诗情流动而涌动着。我感到诗人的作品已达到娴熟驾驭晓畅的语言，巧妙的构思、深刻的意蕴和真挚的感情，尤其是在用词上比较讲究。《魏家滩有感》一首诗这样写道：“弹丸小镇/几处败落的老宅/还坚守着一段历史/被时代唤醒的人们/视街上刺耳的流行歌曲/为小镇的繁华和骄傲/他们学着大城市商贩的样子/在街上叫卖商品和水果/偶尔蹦出一两句串味的普通话/也让街坊四邻好生羡慕/他们追求幸福/他们向往现代文明/他们生硬地模仿着城里人/穿衣打扮/下馆子喝酒/他们努力想生活得富裕而体面些/至少不再像从前/土里土气。”这里没有一点艰深晦涩的句子，却常常蕴含深意，彰显出作品的意境深远与厚度，那既是农耕文明下不露声色的原生态朴拙，更是现代文明下矿山与乡土不可避免的碰撞。而这些，也许正是我们日益远离土地而又依然被土地养活着的人们需要面对的，如同自然一样真切现实。

与此同时，《斜沟以西》这首诗的最后几行，令人思索，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首诗中哲理的闪光，深印在读者的内心：“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以诗人的目光阅读风景/一种空灵与现

实的碰撞/激起一次次浪漫的遐想/和梦幻般的诗意。”如果说有一个人很早就有诗名，如果一个人进入中年竟然出现了更强的诗歌写作欲望和创造力，且整体写作出现了超越高峰期的迹象，那么我要说，这个人就是张杰。他的诗作再次暗示我们：他在晋西北这片红色土地上又找到了属于自己诗歌的源泉，并很可能会为诗坛带来更大的惊喜。诚然，张杰的诗作，也并非完美无憾的，我认为，张杰的诗在思想内涵上还是有一定拓宽空间的。但我还承认，读完张杰的《斜沟组诗》，我的心魂许久都没有从斜沟这个梦幻中走出来。

(作者为古交市诗词楹联协会副主席)

